

나재집(懶齋集)

신열도(申悅道)

2022-11-11

鵝洲申氏 시조바로세우기 協議會

申有植(신유식)

나재집(懶齋集) 신열도(申悅道)

형태서지

권수제	나재선생문집(懶齋先生文集)
판심제	나재집(懶齋集)
간종	목판본(木版本)
간행년	간행 연도 미상(1796년 이후 간행)
권책	9권 4책
행자	10행 18자
규격	19.9×16.9(cm)
어미	上下二葉花紋魚尾
소장처	국립중앙도서관
소장도서번호	古 3648-文 40-46
총간집수	한국문집총간 속 24

저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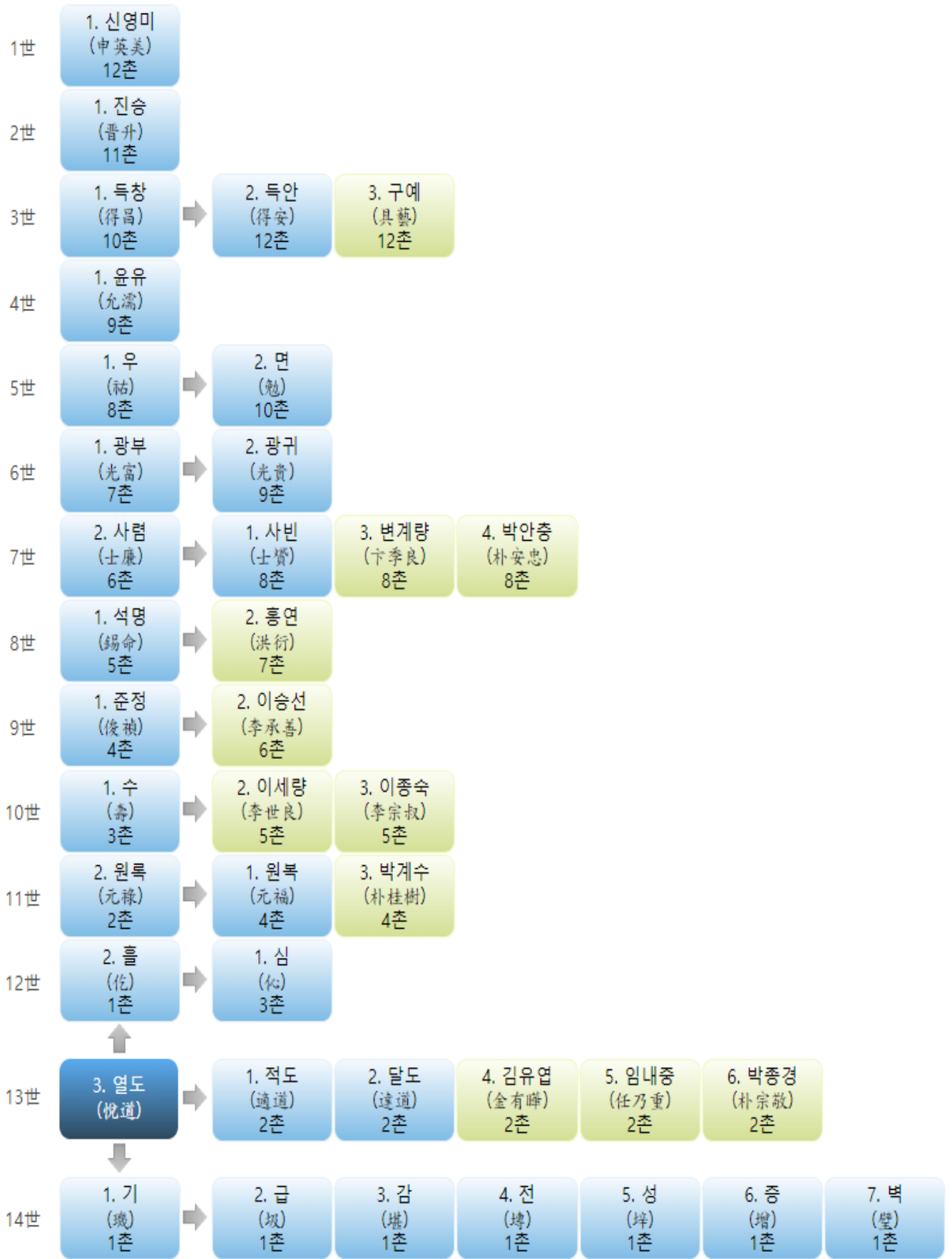
성명	신열도(申悅道)
생년	1589년(선조 22)
몰년	1659년(효종 10)
자	진보(晉甫)
호	나재(懶齋)
본관	아주(鵝洲)
특기사항	장현광(張顯光)의 문인. 김응조(金應祖), 김세렴(金世濂), 장응일(張應一) 등과 교류

행력

왕력		서기	간지	연호		연령	기사
선조	22	1589	기축	萬曆	17	1	12월 21일, 義城 鄉校里에서 태어나다.
선조	36	1603	계묘	萬曆	31	15	9월, 의성 현령으로 부임한 張顯光에게 수학하다.
선조	39	1606	병오	萬曆	34	18	사마시에 합격하여 성균관에 입학하다.
선조	40	1607	정미	萬曆	35	19	聞韶金氏 金汝의 딸과 혼인하다.
광해 군	6	1614	갑인	萬曆	42	26	4월, 모친상을 당하다. ○ 6월, 부친상을 당하다.
인조	2	1624	갑자	天啓	4	36	가을, 증광문과 을과에 합격하다.
인조	3	1625	을축	天啓	5	37	7월, 저작이 되다.
인조	4	1626	병인	天啓	6	38	박사, 전적이 되다.
인조	5	1627	정묘	天啓	7	39	江華에 호종하고, 仲兄 申達道와 함께 斥和를 주장하다. ○ 2월, 강원도 관찰사 崔暎의 종사관이 되다.
인조	6	1628	무진	崇禎	1	40	3월, 형조 좌랑이 되다. ○ 7월, 冬至使 宋克訥의 書狀官이 되어 海路로 朝京하다.
인조	7	1629	기사	崇禎	2	41	5월, 復命하다. ○ 사행의 일로 송극인과 함께 사헌부의 탄핵을 받아 추고되다. ○ 예조, 형조, 호조의 좌랑이 되다.
인조	8	1630	경오	崇禎	3	42	2월, 부인상을 당하다.
인조	10	1632	임신	崇禎	5	44	3월, 예조 정랑이 되다. ○ 元宗 追崇 때의 공으로 半熟馬 1필을 하사받다. ○ 鏡城 通判이 되다.
인조	12	1634	갑술	崇禎	7	46	2월, 장현광의 명으로 聞韶縣(義城縣)의 地誌를 편찬하다.
인조	14	1636	병자	崇禎	9	48	직강, 병조 정랑이 되다. ○ 11월, 정언이 되다. ○ 남한산성으로 호가하다.
인조	15	1637	정축	崇禎	10	49	2월, 蔚珍 縣令이 되다. ○ 9월, 장현광을 곡하다.
인조	17	1639	기묘	崇禎	12	51	張應一, 趙任道 등과 「旅軒先生文集」을 編次하다.
인조	22	1644	갑신	順治	1	56	醴泉 郡守로서 응지소를 올린다.
인조	23	1645	을유	順治	2	57	병조 정랑이 되다.
인조	25	1647	정해	順治	4	59	9월, 장령이 되다.
인조	27	1649	기축	順治	6	61	사도시 정이 되다.
효종	3	1652	임진	順治	9	64	가을, 장령이 되다. ○ 겨울, 綾州 牧使가 되다.
효종	6	1655	을미	順治	12	67	사간이 되다.
효종	10	1659	기해	順治	16	71	4월 19일, 졸하다. ○ 8월, 飛亭山에 장사 지내다.

가계도

13세 열도(悅道) 父 : 흘(佺) 祖父 : 원록 (元祿) 음파(邑派) 난재공파(懶齋公派)



편찬및간행

저자는 朝天錄, 仙槎誌, 聞韶誌, 拜門錄 등의 저술과 약간의 유문을 남겼다. 본집은 家藏草稿를 바탕으로 수집 편차하여 목판으로 간행하였으며, 序, 跋이 없어 편찬 경위와 간행 연도를 정확하게 알 수 없다. 다만 6세손 申致教가 家狀과 鶴沙 金應祖(1587~1667)가 지은 墓誌를 가지고 立齋 鄭宗魯(1738~1816)에게 행장을 부탁하였는데, 행장 말미에 정종로의 관직이 '持平'으로 표기되어 있으므로 지평에 제수된 1796년 이후에 간행된 것으로 추정할 수 있다. 《초간본》 이 본은 현재 국립중앙도서관(古3648-文40-46), 연세대학교 학술정보원(811.98/신열도/나-판), 성균관대학교 존경각(D3B-2753) 등에 소장되어 있다.

본서의 저본은 1796년 이후에 간행된 초간본으로 국립중앙도서관장본이다. 본 영인저본 중 권6의 제35~36판은 상태가 불량하여 동일본인 연세대학교 학술정보원장본으로 대체하였으며 권9의 제1판은 板次가 누락되어 있다.

行狀(鄭宗魯 撰), 墓誌(金應祖 撰), 本集內容 등에 의함

구성과내용

본집은 9권 4책으로 구성되어 있으며, 각 권마다 目錄이 있다.

권1은 詩(123題)이다. 書狀官으로 赴京할 때 上使 宋克訥과 수창한 시 및 使行 중 각처에서 소회를 읊은 시가 가장 많으며, 張顯光, 冶隱 吉再, 伯·仲兄 등의 시에 차운한 시, 申之梯·洪璋 등을 애도한 만시, 金榮祖·申楫 등에게 준 증시 등이 시체 구분 없이 연대순으로 실려 있다.

권2는 敎書(2), 賜祭文(2), 疏(4), 啓(9)이다. 강원 감사 朴遜, 황해 감사 李鼻에게 내리는 교서와 漢南君 李必榮, 형조 참판 李民寅을 위한 사제문이 있다. <戊寅應旨疏>에서는 結役의 편중과 軍額의 과다로 인한 蔚珍縣의 폐해를 진달하여 도움을 청하면서 '多難興邦'을 역설하였고, <請勿遣信使仍自劾啓>에서는 강화 사신을 보내지 말 것을 주장한 鄭蘊을 옹호하고 諫官의 소임을 다하지 못한 자신의 체직을 청하였다.

권3은 <朝天時間見事件啓>로, 서장관이 되어 1628년 7월 11일 辭朝하고 海路로 부경하여 1629년 윤4월 18일 平壤에 도착할 때까지의 여정을 자세히 기록하여 왕에게 보고한 것이다.

권4는 明의 都督 毛文龍, 登州 軍門, 禮部에 올린 明文(8)이다.

권5는 장현광, 沈之源, 金世濂, 金光繼, 金應祖 등에게 보낸 書(30)이다. 장현광에게는 父母, 妻, 長子의 喪禮에 대한 問目 등 6편이 있고, <寄諸兒>는 1636년 남한산성에서 척화를 주장하며 아들들에게 비장한 마음을 전한 것이다.

권6은 雜著(2), 序(3), 跋(7), 上樞文(4), 祝文(12)이다. 잡저의 拜門錄은 장현광의 문하에서 40여 년간 가르침을 받은 내용을 기록하였고, <懶齋說>은 齋名을 '懶'로 삼은 연유를 설명한 것이다. 黃臯, 申弘望, 金光岳을 위한 送序와 仙槎誌(1640년)와 聞韶誌(1656년)의 발, 장현광을 배향한 東洛書院 등의 상량문, 1621년 使行 중에 폭풍으로 사망한 柳澗, 朴彝叙 등을 위로하는 제문 등이 있다.

권7은 祭文(17), 墓表誌(6)이다. 정구, 장현광, 신지제, 李民歲, 崔暉 등을 애도한 제문, 父母의 묘표, 중형 申達道와 중형 申志道の 묘지 등이 있다.

권8은 이민성, 伯祖 申元福, 신달도, 이민환의 行狀이 있다.

권9는 附錄으로 鄭宗魯가 지은 行장과 金應祖가 지은 묘지가 있다.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白雲洞次李汝純 希音 韻 癸丑○寓榮川葛山時

境幽人不到。還與鹿爲羣。盡日時牕掩。方知臥白雲。

金烏書院。敬次旅軒先生韻。

長夜日星煥。狂瀾砥柱高。遺編跪讀地。猶足會遙遙。

原韻

P 竹有當年碧。山依昔日高。清風猶鬢髮。不覺古人遙。

謹次冶隱先生集中韻

栗里田園老此生。儻來軒冕不爲榮。一身扶植三綱重。東土千年永有聲。

謹次趙龍門 昱 贈別先王考韻。奉饒趙上舍殷輅 軾 世兄。

朔雪暗前途。迢迢驚遠別。心期在歲寒。離恨那須說。

敬次仲氏 晚悟公 韻

P 書劔功名兩不成。恨無奇策答昇平。青海久聞傳虜箭。天山誰復血胡兵。光陰鼎鼎隙中駒。心緒搖搖風裏旌。雪滿窮廬無酒勸。不知何計破愁城。

以歲晚何以黔吾突。分韻詠懷。奉呈伯 虎溪公，仲氏求和。庚申

白屋一寒士。中宵獨流涕。擗風吹虐雪。九野玄陰閉。無衣又無食。卒歲將何計。方知米似玉。更覺薪如桂。長年任寒飢。三十有二歲。

吾將上怨天。九萬何悠遠。吾將下尤人。此心誰 P 度忖。悶默不敢言。於心卒自反。流光疾如梭。逝水無由返。只恐此心衰。不恨功名晚。

太平竟何時。四海多干戈。王師二十萬。魂骨委風沙。元戎亦解甲。烈哉金應河。蒼生未蘇息。賦役仍煩苛。天運固如此。吾將柰爾何。

國事日已非。謨訐者誰子。妖星芒角長。天變固有意。年饑又兵革。盜賊四方起。朝廷尚虛文。可笑賑恤使。黎民盡顛壑。爾來將何以。

나재집(懶齋集) 신열도(申悅道)

冬夜苦未央。霜月入茅簷。起來獨惆悵。有淚衣襟霑。謀生太疎闊。不能繼米鹽。吏胥曉經過。督責官令嚴。租稅從何出。歎息彼黎黔。

人皆謂我愚。我亦知我愚。人皆謂我迂。我亦知我迂。愚迂自天性。四海一棄儒。無聞近四十。陋窮命矣夫。平生多感慨。白髮先知吾。

出門何所適。北風吹不歇。遂令南山巔。松柏半摧折。已驚屋茅卷。又見高岡裂。鶉衣露兩肘。豈免凍死骨。輾轉不能寐。終宵臥寒突。

奉次金荷潭 時讓 見寄韻 二首

邊關近日虜塵驚。禦侮何人似衛青。西浦曾中藏萬甲。要須一起作干城。

西風昨夜動寒聲。一樹庭梧半殺青。惆悵故人今不見。可堪秋雨暗空城。

到陶巖舊庄。感懷有作。呈伯仲氏。辛酉

孤露年來尚此身。鬢邊贏得雪華新。庭闈依舊音容隔。獨立斜陽淚滿巾。

偕任李諸友遊冰溪

千山錦步障。一水玉鏘鳴。邂逅逢佳處。悠然却忘行。

綠野亭。次金東籬 允安 韻。壬戌

斷岸登臨處。長江一望餘。汀楓初下葉。野菊尚餘花。把酒秋光晚。憑欄夕照斜。斯遊真盛事。聊且寄吟哦。

次金藏菴 昌祖 韻

霞佩鏘然刮病眸。忽驚黃色兩眉浮。溫醇氣度崑岡玉。灑落曾襟湖海樓。半夜論懷成夙願。三盃遣興滌閒愁。煩君且莫憂時事。時事聞來欲白頭。

次金以直 光岳 韻

霏霏新雨滿空來。暗暗清香一樹梅。送君此日魂銷盡。寂寞柴扉晝不開。

奉呈金忘窩 榮祖 丹城觀行

此別何須苦斷腸。應知歡意溢萱堂。頭流萬疊行看盡。贏得瓊琚滿錦囊。

贈別金孝徵 應祖 赴洛

握手離亭欲暮天。三盃酒盡一悽然。君門要獻三千字。尺劔行裝指日邊。

輓宗丈梧峯公 之悌○甲子

光嶽千年淑氣鍾。斗南人傑是吾公。青春冠冕聲名重。白首丘園譽望隆。聽履未登金殿裏。驂鸞遽上玉京中。大德誰教位不滿。悠悠無路問蒼穹。

門庭拜謁自髫童。承誨平生擊我蒙。孝友有光先祖烈。清修無讓古人風。蘭摧蕙槁嗟何及。虎逝龍亡運已窮。先友卽今零落盡。解教悲淚滿雙瞳。

輓洪西潭 璋

小少提杖履。于今卅餘春。葭莖情義密。鞭策訓誨頻。宿德今無在。斯文便長湮。誰教位不滿。無路問蒼旻。

輓外舅金公 法○乙丑

上世既混茫。風氣質而樸。人心自無爲。天然去雕飾。世道日以降。俗尚漸巧黠。一一使機智。駸駸遂汨沒。公生百世下。乃能還其朴。稟受本分外。何曾加毫末。無慮又無思。陶然而自樂。不關事是非。焉知世榮辱。有時思解渴。牆頭送醪濁。快飲一大椀。醺醺耳自熱。俄然玉山頹。形骸任土木。神遊混沌世。夢入羲皇日。俛仰宇宙間。生涯聊自適。謂必享期頤。奈何嬰衰疾。小子陪杖履。十有四歲月。余時作南行。適丁公疾革。意謂神明佑。那知便永訣。儀音杳如夢。古宅空寂寞。丹旌啓前路。薤露增悽惻。不忍寫哀詞。有淚泉下徹。

重過星山舊橋。感而有作。

少年爲客此曾過。百尺虹橋臥渡頭。十載重經消息斷。江花無語水空流。

丁卯春。自江都赴關東幕。過昭陽亭次板上韻。

羈縻經年不勝愁。東征今復近瀛洲。風塵滿目無歸日。魂夢長尋故國遊。

登召公臺

ㄹ 煙雨霏微暗碧空。三峯特立勢奇雄。誰將羽翼凌青海。咫尺仙區若可通。

清澗亭次板上韻

使蓋遙臨碧海畔。東來奇勝正無雙。憑欄不但遊觀富。斗覺靈臺洞八牕。

贈別申都事汝涉 楫

莫辭一盃酒。明朝難再持。孤燈耿不滅。心事兩相知。

丹陽奉別洪使君 霽

丹陽太守吾年友。芹泮相隨似鴈行。嶺嶠重重ㄹ音信斷。那堪衰暮黯然情。

奉次仲氏歸去來曲

西江風浪起。無處可安泊。世俗好進取。邊幅競修飾。吾兄任自然。去留無繫著。勇退錢若水。無欲孟公綽。掉臂歸去來。天台數間屋。梅菊呈新態。煙霞增舊色。劬書恣探討。非爲媿青白。俯仰天地間。嘯傲聊自樂。恨未共此味。悵望空躑躅。

輓李察訪 挺南

溫醇氣度自天真。美質由來席上珍。蓮榜小成才未展。郵丞薄宦志何伸。流景駸駸纔七袞。佳ㄹ城鬱鬱幾千春。岳川風月今無主。忍見瑤琴鎖綠塵。

輓趙司果 孝元

孝友傳家範。醇良稟自天。生涯任耕釣。身世老林泉。龜鶴宜長筭。龍蛇遽促年。承顏今已矣。題輓一潸然。

戊辰七月。以冬至使書狀官赴京。夜泊龜岸。次許都事春容 稷 寄葡萄韻。

風雨孤舟夜。心肝說得明。葡萄今更寄。終始荷深情。

舟過清風。次主倅洪景澤 儼 韻。

吾友捩髭子。相逢一笑開。臨分還惜別。離恨屬三盃。

宿驪州清心樓

明月三更夜。鄉園萬里情。客心元愴別。何處杜鵑聲。

夜泊廣鹿島偶吟

清淮激灩一湖水。可笑當年比汨羅。自媿平生仗忠信。那堪今日任風波。莫言舟楫顛危甚。未見魚龍出沒多。海上無由辦酒債。斜陽何處聽^P漁歌。

夜聞蟋蟀有感

化翁以爾鳴於秋。爾之稟性固如是。下土茫茫廣且大。胡爲來此孤舟裏。孤舟有客作遠遊。木道凌波千萬里。脊令分散各一方。羽斷鱗沈音信稀。閨中病婦坐長歎。稚子呼爺苦相思。爾聲唧唧何太苦。此地聞來寧不悲。爾自無心聽有心。輾轉中宵不得眠。吾當放爾海岸上。趨趨莫近愁人前。

泊平島憶仲氏

^P去歲江都怨別離。今年平島苦相思。天長海闊音書斷。排悶聊題一小詩。

次李學官 壽百 韻

浮海如今脫世塵。孤舟蕩漾入無邊。三洲十島饒奇勝。欲寫新詩句未圓。

九日泊沙門島有感

憶昔九月初九日。高堂獻酌祝南山。手折黃花插滿頭。舞蹈永夕怡親顏。自謂百年內。歡樂長如斯。那知事大謬。永纏風樹悲。每歲值此日。悽然傷我情。今年充國价。越海朝神京。忽逢^P佳辰絕嶼中。秋光爛熳霜葉紅。山河雖異節物同。感念往事心忡忡。歡娛已矣難再得。東望家山恨不窮。

登鼉磯島。次上使宋公 克訥 韻。

水國逢重九。登高不勝愁。微茫臨碧海。迢遞望丹丘。累日淹孤嶼。何時放葉舟。遙憐籬下菊。爛熳故園秋。丹丘卽所居里

舟中憶金孝徵諸友

一別居然歲再周。故人消息鳳城秋。孤舟萬里朝天客。夜夜相思欲白頭。

萊州途中

平生自笑井觀天。眼闊滄溟似地仙。蓬島艤船超渤海。東牟跨馬向幽燕。川原曠邈乾坤大。煙樹迷茫道路懸。斗覺宵中豪氣發。聊將巨筆寫新篇。

過晏平仲故里 在濰縣二十里舖

清濰如練柳絲垂。平仲遺墟十里涯。功烈雖卑猶可取。狐裘節儉後人思。

過孔文學甘棠牌門 在濰縣東十里

我愛孔文學。高名千載流。棠陰留古蹟。憑軾且夷猶。

過伯夷廟 在濰縣西孤山上

當年玉立馬前爭。萬古綱常日月明。凜凜清風猶豎髮。爲瞻神宇暫停行。

過王裒故里 在青州

華扁四字想斯人。孝子芳名萬古新。曾對蓼莪空起感。今過遺址更霑巾。

過細柳營 在景州十里

夕烽照甘泉。塞北煙塵驚。天子拊髀歎。推轂須豪英。將軍仗金鉞。列竈開新營。雄威破賊膽。號令迅風霆。天子自勞軍。前驅道路清。都尉奉軍令。墨守堅壁壘。軍中有將軍。不知有天子。天子按轡行。玉節久夷猶。將軍請軍禮。舉手揖冕旒。至尊興歎美。灞棘真兒戲。却胡不血刃。長城竟有恃。得君如彼專。際會真千一。嗣皇胡不仁。覆盆未照日。嗟哉大理中。壯魄空飲血。細柳今猶在。青青雪中色。千秋客來吊。故壘寒曦薄。

過董子故里 在濟南府

下帷三載討遺經。對策丹墀道誼明。故里荒涼人不見。斜陽立馬更傷情。

過易水 二首

寒日沉西崑。悲風吹渡頭。悠悠不盡恨。英魄倘來遊。

吾友鄭靜而。千載肝膽傾。來時一句語。寄我吊荊卿。

十月初八日達上京

航海梯山萬里程。聊將筐篚致丹誠。莫言跋涉重勞勤。天日欣瞻白玉京。

聞奴賊東搶。夜不能寐。

聞道東方兵馬起。重溟消息杳難憑。彷徨遶壁^P終宵立。戀闕思家涕滿膺。

十一日朝參。次上使韻。

曉入端門銀燭明。隨班賀拜幾賢英。微臣自幸天顏近。朝退猶聞劍佩聲。

連夜夢陪先君子。感而有作。

陟降精靈在左右。夢中依舊覲儀刑。幽明縱隔情何間。應慰孤兒滯上京。

冬至晝夢。被仲氏喚起。覺後吟成一律。

多病昏昏氣似灰。客中無處好懷開。南柯一枕遊魂遠。西日三竿急景催。雕朽却忘先聖戒。喚^P醒旋賴我兄來。蘊蘊未吐心中蘊。悵望東天恨不裁。

二十七日。參冬至賀班。用前韻。

吹葭六管動浮灰。南至佳辰闔闔開。日照金墀仙仗列。天回玉輦賀班催。衣冠蹈舞千官集。筐篚玄黃萬國來。賤价叨忝真幸事。區區頌祝意難裁。

元日次上使韻 己巳

初秋作客又逢春。孤館羈留我二人。對局疎燈爭道幾。題詩殘雪舉杯頻。世情自是分寒熱。交^P誼何嘗問故新。聊託忘年期歲暮。不須膠漆讓雷陳。

次老杜韻。奉呈上使令公。

孤館無人到。春來倍寂寥。音書迷故國。恩眷荷皇朝。路遠青齊隔。雲深碧海遙。思歸歸未得。何必旅魂招。

次韻

旅館淹衰病。重門鎖寂寥。飄零身萬里。荏苒歲三朝。夢裏家鄉近。天涯客路遙。分華曾有約。終負故人招。

拈園隱集中韻。奉呈上使令公。

牢鎖烏蠻館。重門深復深。孤燈長作伴。夜夜故鄉心。

初二日夜夢。拜旅軒先生。仍成一絕。

拜違函丈已經年。一念長懸洛水邊。玉色今宵承入夢。覺來東望倍依然。

仲春望夜獨坐口占

朝天遠客幾時回。碧海茫茫鴈不來。明月寒牕鄉思苦。浮生半向此中催。

詠壺魚 華人造羊角燈。光如琉璃中藏雙鯉。動躍閃鑠。掛壁可觀。

一勺冰壺雙鯉魚。疑如青石硯池魚。掛壁昭昭天理著。何須濠上翫鯈魚。

謁國子監

巍巍夫子廟。肅肅展吾誠。壇杏花初白。庭槐葉正青。麗牲銘剝落。石鼓字分明。文獻徵猶在。斯遊冠一生。

往天壇

配極玄壇祕。登高紫籙長。雲霞迷繡戶。日月近雕梁。滿地蒼松影。飄空丹桂香。遠人祇對越。歸路已斜陽。

長相思

長相思長相思。無日無時不相思。夢見在我傍。夢覺各天涯。天涯萬里鱗羽斷。杳杳影響無因緣。長相思長相思。冬之夜猶不眠。以吾長相思。知爾長相思。夜闌更挑燈。離懷說向誰。人生莫作遠遊客。兩鬢蕭蕭如雪白。

謝陳允中，韓孔麒兩序班。惠詩與扇。

溪藤湘竹搃堪珍。健筆新詩更有神。便覺清風生兩腋。歸程萬里爽炎塵。

歸路登蓬萊閣

傑構巍然碧海頭。秦皇當日搆斯樓。波連河漢通眞界。地接蓬瀛認別區。一去仙童終不返。三神靈藥竟難求。登臨便覺塵襟爽。自詔男兒辦壯遊。

濟河縣值雨

行人愁遠道。欹枕夢難成。戀闕千行淚。思家一片情。空堦疎雨響。遠店曉雞聲。羸馬衝泥滑。誰憐使者行。

到大井店後口占 在河間府

趙北燕南縱遠眸。男兒何幸辦奇遊。朝來強醉城東酒。豪興猶堪滿九州。

到甌山縣。次板上韻。

葵藿微忱向太陽。夢魂常近御爐香。幾日天門祇肅命。趨班虎拜紫宸傍。

敬亭李公 民成 輓

一夜文星隕海陲。此生無復聽箴規。蘭摧蕙槁香猶在。虎逝龍亡事可知。鶴洞煙霞誰主管。冰溪風月共淒悲。他年忍過西霞路。哭送丹旌涕自垂。

訪金孝徵不遇

空齋終日對寒梅。苦憶經年恨未裁。安得西湖鶴一隻。雲端喚起主人迴。

次李虞卿韻

苦雨淫淫晝掩扉。故人遺我一篇詩。慇懃寫出相思字。多少交情也自知。

元朝有感。次仲氏除夕韻。庚午

雞鳴而起獨無眠。莊誦鄒書更憮然。工夫默檢身心上。未覺今年勝去年。

寄洪無住 鎬○時洪公寓春陽

閒將瓶水養叢榴。聊且逍遙慰客愁。咫尺思君君不見。春風獨上海山頭。

贈鄭靜而 復亨

五馬南來眼忽明。數宵聯枕不勝情。天風也解留人意。吹送簷端小雨聲。

輓權參判 泰一

妙齡簪笏上蓬瀛。踏盡青雲滿地平。部竹初年留惠績。憇棠當日藉英名。島中接價纔承命。客裏沈痾已隔生。千里松楸旅櫬返。不堪南望涕霑纓。

輓洪處士 璞

高臥林泉祕姓名。縹緗宿業任平生。情深菰葛同憂樂。路異雲山阻合并。急景居然催噩夢。清儀儼爾閉佳城。如今已作幽明別。題寄哀詞涕淚橫。

輓金持平 奉祖

八龍翹秀世稱英。厚德如公是乃兄。戴豸霜臺推直氣。割雞湖邑著仁聲。文星一夜淪精彩。旅魄三春返舊塋。可惜重泉埋玉日。謾教吾輩淚霑纓。

次金仲亨 遇秋 韻

堪笑浮生迫暮齡。重逢更覺老多情。牕前積雪鬢兼白。壁畔殘燈眼共青。把酒要須傾滿酌。臨歧且莫問前程。時危此別偏增感。西塞妖氛不盡晴。

次金松隱萬年松韻 二首

松隱栽松問幾時。蒼髯猶帶老龍姿。盤桓得意安龜縮。騰踏何心到鳳池。灑落遺風今不泯。清疎餘韻晚愈奇。三槐古事君休說。百代遺芳此可知。

却掃松陰謝世塵。一亭蒼翠滿園新。簞瓢自得顏淵樂。華戶猶甘原憲貧。興發詩情雲繞筆。涼生醉面露霑巾。經今百載晨如隔。凜凜清風起後人。

輓李持平復初 性源

溫其如玉粹如金。雅望由來重士林。媿我浮生終寡偶。許君深契共知心。官纔三品才何展。年止中身

理莫諶。天道茫茫無可問。斷絃那復續瑤琴。

登侍中臺 壬申○判鏡城時

鯨波萬里滄溟開。螺髻千重白岳來。遊子停驂看未了。日斜猶倚侍中臺。

高山館。次李芝峯 睟光 韻。

芝老詩名白日懸。颯颯意味儘無邊。祇今剩馥留人世。在昔仙踪飛上天。庭樹風高饒落葉。孤村日暮起炊煙。鮎竹功名良可笑。隄窮無悶慕前賢。

贈別鄭評事 斗卿

去歲送君菊花節。今年別我柳條時。菊黃未賦登高興。柳綠還添送客悲。元帥臺前誰勸酒。鬼門關外莫吟詩。年年一度長離別。休怪星星兩鬢絲。

登磨天嶺 六言

脚下千重雪嶺。眼前萬里滄溟。快若乘雲跨鳳。斯遊最冠平生。

渡夕陽橋

白岳連天起。成川入海遙。年年芳草路。人渡夕陽橋。

留城津

經年關外作羈遊。歸袂飄飄八月秋。千里鄉山何處是。強扶衰病獨登樓。

沃原阻雨。次板上韻。

客行關苦雨。虛館傍秋林。獨坐無人語。挑燈夜向深。

輓柳教官 禔

匡老堦庭玉樹叢。溫醇雅度說吾公。鄉園屢忝芳樽會。京洛頻成逆旅逢。二豎偶嬰身不起。一官終薄命還窮。年年哭送南歸櫬。忍見丹旌遡晚風。

輓金察訪 允思

壯志當年欲掣鯨。薦書寥落晚登名。郵丞職事何嫌慢。野老生涯不厭清。白首鶴原生死別。青冥鶴馭後先行。雪山絮酒妨衰病。厚誼深慙范巨卿。

輓洪都事 善慶

華緒縣縣自益城。吾君令德稱家聲。性耽麴蘖遺塵念。身臥林泉謝世榮。七袞添三宜鶴壽。八龍除二摠人英。如今親友凋零盡。欲寫哀詞淚滿纓。

輓蒼石李公 竣○乙亥

往年愚老逝。今年柳子亡。末學猶倚仗。先生幸康強。忠義是骨髓。道理爲肝腸。文章乃餘事。談笑軼班揚。青雲騰踏早。經幄被寵光。遣懷詩千首。匡時疏萬言。片句關世教。隻字皆至論。進難知退易。遂初返丘園。年高德彌邵。舉世推達尊。彼天不憖遺。德星遽沈淪。末疾竟難醫。易簣反元眞。斯文嗟已矣。旨訣傳無人。小子辱提獎。從遊廿餘春。台昔北征日。先生在洛辰。高駕枉敝館。教語何周諄。瓊琚贈遠行。再拜遂佩紳。南還過三載。憂患互紛紜。門屏違一拜。此恨難重陳。音徽今永隔。無復坐上春。題詩堪痛哭。末路漸荊榛。

輓同知宗丈 之行

託契青春到白頭。宗盟雖遠氣相求。有才不市嗟東野。無子傳家惜鄧攸。忽忽人間雞十里。茫茫華表鶴千秋。病夫杜戶違臨穴。題輓那堪涕泗流。

飛山松亭。祇候旅軒先生。

千仞松臺俯碧流。長郊十里聘雙眸。蒲輪消息無人問。立馬青莎半日留。

敬次旅軒先生行中五言詩

召命自天降。先生不敢越。扶病冒炎熱。行行向九闕。蒲輪漢家始。養老周文作。聖恩雖欲報。氣力少壯別。尺疏告退歸。徽言多裨益。至誠豈不動。天意應密勿。進退關時運。行藏付命物。舟中幸陪遊。此樂豈易得。十句五言篇。乃是紀行錄。珍重出處義。莊誦永後日。

次張經叔 應一 韻却寄

雨後長江月色妍。扁舟上下興悠然。主人謾負良宵約。悵望南山洞裏天。

用前韻奉呈金梅園 光繼

月白江清霽景妍。論懷終夜意超然。何時枕洛書齋下。共汎仙舟十里天。

次清陰金相公 尙憲 贈別詩 丁丑

廣陵時事那堪說。回首東溟媿古人。相公詩句尤增感。馱病南歸淚滿巾。

輓金藏菴

八龍今代俊。公是第三人。雅性清如水。高標迥出塵。子淵甘陋巷。原憲任長貧。冒祿誠非願。殘郵轉益辛。驅馳戎馬際。荏苒嶺湖春。旅館仍觀^P化。鄉山遽反真。重泉嗟永闕。良覲杳無因。舊契今誰在。幽懷竟莫伸。巡簷憐短日。引領望寒旻。絮酒妨衰病。題詩淚滿巾。

輓崔完海 山輝

總卽相隨共業文。兩家情義倍慇懃。藥冰素節無雙士。帶礪新盟不世勳。半世風塵音信斷。百年人事死生分。春堂永隔晨昏省。題輓那堪涕淚紛。

旅軒先生輓

門牆出入自成童。父母神明愛敬同。晦陶正脈^P傳江左。濂洛餘風振海東。典刑昭代人皆仰。開詔方來道益隆。攀輦此日終天痛。白首紛如未發蒙。

伊院次諸友贈別韻 戊寅○赴蔚珍時

百年膠漆寸心明。披對終宵話舊情。曲罷驪駒重惜別。行人臨發又停行。

登泣嶺

山從碧海畔。鬱起特嵯峨。行行到絕頂。極目天一涯。煩襟忽爽然。花鳥引興多。如何名以泣。我且浩浩歌。

登觀魚臺

丹陽東畔有高臺。眼際滄溟萬里開。勝景森羅吟不盡。且將豪興屬三盃。

季秋詠月

碧海陰雲捲。青天素月明。鈴齋無一事。敲枕喚惺惺。

輓李上舍 時幹

哀哉吾友李孟堅。松柏之操雪月姿。蘭芝爲佩蕙爲裳。本之孝弟立根基。自從樞衣泗水上。聞所未聞知未知。言行相顧寡悔尤。於道固已窺 P 涖涯。念昔初從大荒落。君我之鬢始生頤。金蘭託契情莫逆。幾年冰岳相追隨。春風溪上訪花柳。冬雪寒霜傾酒卮。連牀交衽日復日。切磋組織相箴規。顛蒙開發賴吾子。子非吾友真吾師。雲龍上下期生死。不道人間有別離。那知分散斗南北。別時常多見時稀。川原浩浩兩無因。時致尺素瀉離思。闕逢之歲天禍我。酷罰相因逢百罹。君時匍匐至四五。感銘厚誼知不貲。悲歡離合苦無常。握手重逢未易期。年遇重光君在疚。我往弔之中心悲。終宵未展滿腔懷。愁聽寒 P 雞鳴喔咿。惘然告別不忍別。豈料永訣在是時。君持憂服過悲哀。積毀沈綿餘一碁。中間收得十全功。意謂神明所扶持。如何將息失其方。病入膏肓終莫醫。幽音忽報海門秋。仰天長吁却然疑。病未診問喪未斂。九原他日將何辭。蒼黃策驢哭君廬。風月淒涼缶水湄。哀哀鶴髮與孤鸞。歲月漫漫將誰依。上帝福善而禍淫。此理於君殊參差。蒼蒼無信固如此。得非高高聽不卑。眼中吾老今已矣。海內親朋知有誰。落月滿梁見顏色。未死精魂儻來歸。情不可窮言有盡。和 P 淚題輓更霑衣。

貢稅浦別金以直

仙槎館裏幸團圓。却憶從遊廿載前。情話匆匆還未了。不堪分手夕陽邊。

輓訥齋崔公 睨○庚辰

才傑當年第一人。玉堂金馬媚楓宸。君民志願存堯舜。獻替謨訏聳搢紳。有子有孫先夭折。無知無信彼蒼旻。迢迢仙馭歸何處。忍見荒原閉窅窀。

次蒼石韻贈別李子長 慶培

P 悲歡人世飽更餘。滾滾年光逝水如。一語慇懃重寄子。桑榆至樂在看書。

用前韻。慰金司書貫之 宗一 失火。

數歲長沙賦鵬餘。參元失火楮垣如。倚伏冥冥難可識。要須忍性學鄒書。

輓金溪巖 玲○辛巳

溫其如玉粹如金。山斗高名一世欽。軒冕儻來非素願。丘園棲息遂初心。忍聞天上催仙馭。無復人間領士林。秋水精神應不死。烏川月色古猶今。

輓柳應教 穎○壬午

英姿雅望擅當時。至行平生我最知。袞袞悲歡猶石火。悠悠聚散各霜髭。半年荼毒沈痾積。五紀光陰大耋虧。有美賢郎能繼述。儻來餘慶此應推。

丹丘幽居 甲申

險阻艱難費幾年。晚來占築小溪邊。川流宛轉同朝海。山勢嵯峨共插天。茅屋松門當職分。碧雲明月好因緣。風軒盡日疎簾捲。長對蒼巖意自然。

輓金梅園 丙戌

宣城文獻冠吾東。淑氣由來鍾我公。灑灑曾襟流素月。溫溫眉宇挹春風。操存旨訣迫陶老。踐履工程襲後翁。尚喜脩齡猶未艾。豈知斯道便終窮。梅園寂寞清芬歇。枕洛荒涼逝水空。道義交深吾仲氏。夤緣契遇我顛蒙。提撕懇懇逢迎際。勸勉諄諄往復中。十載睽離勞夢寐。三春違約歎衰癯。誰教天上催仙馭。無復人間啓瞽矇。剛恨沈痾違執紼。荒詞寧盡此生恫。

輓睦監司 性善○丁亥

金榜聯名始見親。每欽風調出凡塵。經筵獻替優承渥。陝右旬宣大得民。纔喜福星臨嶺徼。忽驚仙馭駕鸞輪。空留篋裏瓊琚句。披讀那堪淚滿巾。

輓俞參議 省曾

出入軒墀飽德馨。承顏如拜我先兄。詩書宿業三韓老。忠孝純誠一代英。木稼呈妖悲殄瘁。庭槐留慶耀恩榮。從今忍過西門路。題罷哀詞涕淚橫。

輓李紫巖 民寅○己丑

人間七十七年春。厚德如公世幾人。二品恩榮曾赫赫。八株蘭玉更振振。天涯凶報初疑夢。別後英姿似隔晨。耆舊卽今零落盡。不堪題輓涕霑巾。

次李壽翁 爾松 洛阜亭韻

龜厓南畔創新堂。蕭灑幽居夏月涼。隱几坐看山靄動。鉤簾吟對水流長。爭傳公擇藏書所。自學玄珥養性方。從此儻堅鷗鷺約。傍人錯道也無妨。

輓梧峯夫人 庚寅

○ 宜家綏福履。爭慕壺儀賢。一德從三日。八旬又七年。風旌飄羽谷。雙劍會重泉。孝子攀號處。親朋涕淚漣。

甲午除夕

病臥漳濱老此身。歲除明日又新春。年年守歲成何事。自媿平生醉夢人。

輓柳監司 碩○乙未

灑灑風猷貌若心。堂堂論議聳儒林。烏臺鳳閣蜚英早。霖雨丹青屬望深。誰遣姓名刊北籍。獨留聲譽重南金。涼涼末路知音少。欲寫哀詞涕○淚淫。

輓張晚悔 慶遇

先生設教有章程。雅飭如公一世英。插架詩書專志業。盈庭蘭玉藉聲名。幾回函丈同趨夢。尙憶巖齋共把觥。白首人間惟我在。不堪梁月十分明。

丁酉冬至夜吟

灰飛半夜響春雷。動靜由來閉又開。默向邵窩探易理。循環萬古一元來。

次權子正 守經 自樂堂韻

○ 碩人卜築此山中。眞趣依然安樂翁。精神灑灑丹岡鳳。襟韻飄飄碧落鴻。妙句驚人雲遶筆。雄才動俗氣成虹。端居一室無塵雜。羨子幽棲邁古風。

又次子正天雲臺韻

正值溪山八月秋。故人迎我坐林丘。澄潭曲曲天逾遠。翠嶽重重雲自留。野菊經霜開爛熳。沙鷗浴水對浮沈。一笑登臨如羽化。方知人世是仙區。

輓裴君 尙虎

○ 昔我從遊道川子。每說吾君眞可人。偶然傾蓋己巳夏。披豁宛對吾元賓。一見能消鄙吝萌。道川許可知有以。去年重逢成一歡。瓊樹相思魂夢裏。凶耗忽承夢非眞。善人如何天不福。驂騮未展千里足。鵬鵠空摧九霄翮。吾輩如今零落盡。知音末路更誰託。欲寫哀詞淚先垂。瞻望南雲長太息。

輓鄭晉州 好仁

生死公何有。飄零我自傷。盛名循吏傳。遺澤左符鄉。風範今如昨。重泉杳不暘。題詩當筵缺。悲咽不成章。

己亥正月夜夢。吟清風明月是故人之句。覺後足成一絕。

病臥匡牀歲又新。終宵轉輾苦吟呻。世間莫道知音少。明月清風是故人。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教

教江原監司朴遜書

王若曰唐虞之世。旣勤岳牧之咨。文武之時。尤重棠芟之化。茲將方面之寄。庸畀國耳之賢。粵惟穢貊舊壘。實是畿輔左臂。海濱山麓。風氣自別於中區。土瘠民貧。租賦實艱於上供。矧經兵火瘡殘之劇。繼以饑饉癘疫之災。白屋盡空於閭閻。老羸靡孑。黔首太半於流逋。少壯疇依。有懷于四境嗷嗷。不寐而中心耿耿。顧茲安集撫^P摩之任。不其重歟。必得慈詳愷悌之人。無如卿者。惟卿才華卓犖。見識高明。爲諫諍耳目之官。輿望允洽。處論思喉舌之職。衆心咸推。雄州佩符。已騰袴襦之頌。价藩持節。克殫原隰之勞。旣中外茂著於厥庸。宜緩急必屬之大事。茲授卿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卿其益懋殊績。將多前功。江西大侵。庶追韋丹之存撫。青社賑救。須效富弼之勞來。農桑衣食之源。寧忽勸課。學校風化之本。要務作興。黜陟幽明。茹柔吐剛之當戒。平反奸獄。雪冤伸枉之是^P先。均賦役而布鳴鳩之民。整卒伍而嚴桑土之備。至若弛張施設之策。惟在權度商量之宜。罪大辟則上聞。官通訓而自斷。於戲。予旣深於眷注。肆不免臨軒懇惻之辭。卿可篤於對揚。庶毋負攬轡澄清之志。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黃海監司李曼書

王若曰自古方伯連帥之職。蓋重甸宣。卽今危急存亡之秋。詎輕付畀。予得人矣。卿往諸哉。惟卿溫粹之資剛方之氣。論議正直。聳風采於臺端。見識高明。判是非於朝右。通才何碍於劇務。^P利器要別於盤根。眷惟黃海之蕩殘。實在青丘而爲最。弊痼難一二計。征徭剝膚。饑饉又七八年。老羸顛壑。民其無祿。國將疇依。念恒軫於中宵。憂益切於西顧。丁按臣秩滿之日。伊誰代歟。申廷僚僉同之謀。無如卿者。茲授卿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卿其毋替予命。往盡乃心。一策應一撫摩。自可便宜以從事。或稟處或自斷。合遵成憲而奉行。卿固已籌。予不多誥。於戲。攬孟博之轡。佇聞郡邑澄清。褰郭伋之帷。庶見旄倪歡忭。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賜祭文

賜祭漢南君李必榮文

惟靈。名公之後。王國之特。率由先訓。允蹈吉德。氣宇端方。文彩炳蔚。昔在先朝。早登桂籍。翰苑簪筆。銓衡刀尺。銀臺玉署。柏府薇垣。靡不歷歟。朝有其人。暨試州牧。亦著茂績。嶷然典刑。黑頭宰列。斂退昏朝。孰撓可奪。建余踐祚。荐膺拔擢。入參卿月。出守藩服。隨遇盡職。望實愈洽。心焉嘉乃。眷注彌切。頃鎮松都。屢見移疾。謂言微恙。庶幾勿藥。還朝未久。凶訃遽徹。胡天不愍。俾予驚怛。茲遣禮官。代陳河酌。不昧者存。庶冀歆^P格。

賜祭刑曹參判李民奐文

惟靈。名卿之子。王國之特。氣雄神邁。才俊局嶷。昔在先朝。妙齡釋褐。穩步花磚。秉簡薇垣。雙壁輝煌。咸有令聞。中年蹇滯。蟻屈丘園。人或言。予實知卿。俾守萊府。蘇我邊氓。遂長隸院。摘伏嚴明。地部擢用。會計允當。東都宣化。政績居上。予用嘉乃。中心藏之。如何不淑。二豎莫醫。訃來亟且。殊甚驚怛。茲遣禮官。陳此泐酌。不昧者存。魂其來格。

疏

戊寅應旨疏 知蔚珍時

伏以臣於上年二月。除授本縣。今已一周歲有餘矣。上之不能承流宣化。下之不能蘇殘祛瘼。難逃尸曠之責。只切兢惶之憂。然於一邑生民之痼弊。蓋嘗講之已熟。且值大無之餘。旱乾連仍。闔境嗷嗷。莫保朝夕。思欲一晉瞽言。仰瀆宸嚴。俾此海隅遐遠之氓。獲蒙朝廷惠鮮之澤。而顧念疏逖之臣。人微言淺。誠不足以上動天聽。僭越是懼。遲回不敢矣。頃者因本道^P臣行會。敬奉明旨。令中外大小臣僚。草野韋布。極言闕失。手札十行。丁寧懇惻。其遇災寅畏反躬修省之意。溢於言表。臣奉讀再三。感激于中。若於此際。終始含默。則臣之負殿下多矣。敢陳一縣之弊。次及修省之實。以備聖明之財擇焉。臣竊見蔚之爲縣。東濱滄海而地不滿十里。西麓太白而率皆高山峻嶺無人之境。北至三陟。南接平海。而俱不過三十里。壤地窄小。瘠薄最甚。旱田無非礪确。水田皆是沙磧。五穀不蕃。木綿不產。只靠販賣魚鹽於嶺南。以資^P衣食以供賦役。雖在上熟之年。尙有啼飢之患。流亡相繼。戶口日縮。積弊因循。以至于今。究其所以然。則蓋以結役之偏重也。軍額之過多也。所謂結役偏重者。臣謹攷本縣田案。原摠爲六百三十二結五十餘負。而其中癸卯量田時加出十三結。乙巳川反三十餘結。甲子陳荒四十五結。辛未川反七結。各年自覺又三十餘結。皆是隨墾隨陳黃茅白草之場。而猶稱實結。渾入應稅之數。原初一結之地。今以十結而責之。從前十夫之役。今以一夫而應之。如所謂大同作^P木也。三別田稅也。六斗米十斗米之役。名目多端。責應煩瑣。而至若六斗米則計減之外。移給於嶺西他邑者多至九百餘包。夫以一邑之所出。供一邑之賦役。尙有不堪當之患。况移給他邑。爲弊滋甚者乎。三別田稅。既督於北運。大同作木。又催於上納。族徵鄰侵。一時叢沓。擔石無儲。瓶缸已竭。民之存者。既不免鬻馬牛賣田宅。而嶺西移受之民。又從而索米焉。民非木石。其何能支。臣誠不忍其刻迫。論報道臣。姑緩麥秋。而如干麥農。未及成熟。殺青幾盡。其收於飢民^P口吻之餘者。不過滯穗與遺秉耳。麥秋雖居。枵腹猶前。而勒徵科外之斂。以塞他邑之需。剝却心頭。冤呼徹天。嗚呼。虛結病民之害。一至此哉。臣聞往在反正初。三陟府田結過重。伊時府使臣趙澈陳疏上達。朝廷特許蠲減。今日之蔚珍。卽前日之三陟也。三陟之民。既蒙恩於前。同仁一視之澤。寧有彼此之異乎。夫三陟地方之廣。戶口之繁。倍蓰於本縣。而目下應稅。不過爲六百四十八結。與本縣田結之數。略相上下。本縣虛結之濫觴。從可知矣。且嶺西列邑隨起^P隨稅。民以蒙惠。而嶺東九邑則只做舊帳。逐年勒加。苦歇懸殊。民情呼冤。尤當如何哉。所謂軍額過多者。臣謹攷本縣軍案。騎兵正軍二百七十九名。保人六百二十一名。而以此而爲束伍者一百九十三名也。爲京砲保者四十四名也。御營軍八名而正保并十七名也。監營牙兵及忠壯定虜

樂生司僕諸員。合十九名也。蓋本縣之男丁載籍者。實摠爲一千七百四名。則以是而專責軍保之役。尙不無闕伍之患。况籍後逃故。其數不貲。品官校生。不在此例。而至若武學^P業武等二十八名。驛吏日守等一百九十八名。衙前官屬等二十一名。寺奴內奴校奴等五十一名。磨造匠雕刻匠及藥夫等許多名色。舉在勿侵之科。則其中見漏於雜役。僅合於充軍者。殆不能三之一。以若箇羸殘之丁。充近千偏苦之役。搜括已甚。虛闕尙多。纔離襁褓。勒定加年。父子而混侵。兄弟而並役。一室之應役者。多或至於五六。每當正軍上番之際。督捧番價則辦出無路。舉家逃避。不得已徵之於族鄰。甚者徵之於族之族鄰之鄰。而猶不得收刷。貸用月利^P於京中。而物主催督之患。不日且至。今年如是。明年亦然。扶攜轉徙。勢所必至。餘丁價布則自號牌之後。死徙殆盡者。前此固已頃給。而虛名尙多。徵布猶前。防營牙兵則始設於上年。而分定之數。不計邑樣之殘盛。如使所得新丁。果是精銳。則民弊有不暇恤。而苟充傭丐之徒。只添騷屑之端。至於樂生之役。民之最難堪者。而頃在戊辰。以橫城殘敗。移定於本縣。當初充定者。舉族逃避。隨後填代者。旋定旋亡。子遺殘氓。實難支保。於乎尙忍言哉。臣聞平海軍摠。通計六^P百四十七名。則較諸本縣軍額。尙少一百餘名。平海戶口之數。多於本縣。而本縣軍伍之額。浮於平海。人民怨苦之狀。推此可知矣。臣之前所謂闔境嗷嗷。莫保朝夕者。蓋指此兩端也。伏願聖明洞軫生民之疾苦。特霽曠蕩之洪恩。明降該曹。劃卽變通。田結則悉減虛簿。俾絕無田橫徵之弊。軍額則束伍砲保之戰亡有頃者。知委本道。移定於民衆之邑。逃亡軍士則嚴立刷還事目。一依兩界之規。頒行於三南。使之隨卽刷還。而其他餘丁價布防營牙兵及移定樂^P生之類。并令廟堂與之商確。或賜蕩滌。或命減下。斷然施行。以救涸轍之急。則十室殘邑。庶有其蘇之望矣。嗚呼。國運不幸。上天方隋。去年之旱。振古所無。而今春之旱。甚於去年。是何聖明在上。憂勤惕厲。而連歲降禍之慘。至此極也。雖然天道不愆。變不虛生。臣竊觀今日之人事。而有以知召災之由也。臣意以爲國家自經大難以來。與民休息。務爲寧靜。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待其呻吟稍定。物力粗完。然後凡百賦役。方可復古。而祭享御供權減之外。未^P聞有裁省之舉。虛文因舊。浮費猶前。不爲撙節之計。常患經用之乏。催科愈及於外方。鞭箠狼藉於窮民。重之以饑饉癘疫之患。父子不相保。夫妻不相育。化離東西。顛仆溝壑。滿目悲慘。不忍俱陳。噫東海一冤婦。尙致三年之旱。矧乎舉國蒼生。流離失所。殿屎盈路。安得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邪。嗚呼。憂民之言。不絕於聖教而德澤未加。賑恤之令。相繼於文移而實惠未究。此則奉行諸臣。俱不免其罪。而推原其本。則臣以爲殿下敬天之心。愛民之誠。或有所^P不及於古聖人而然也。殿下苟能懋修厥德。誠實無僞。反躬自責。如成湯側身修行。如周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自一言一話。無一念之不在於民。利於民則行之猶恐不及。害於民則祛之猶恐不克。擺落虛文。減損浮費。寧使國用未裕。無令民力太竭。以應損上益下之義。使如傷之仁若保之澤。浹洽於民心。則民之愛戴。不啻如父母。變呻吟爲謳歌。只在轉移之間耳。民心旣悅則視聽自我之天。寧有不格者乎。昔召公進戒於成王。以誠小民。爲祈永命之^P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臣之此言。實非無稽。伏願聖明留神澄省焉。嗚呼。古有無難而喪邦者。或有多難而興邦者。孟子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喻。此正殿下增益聖知多難興邦之日。而惟天惟祖宗所以責望於殿下。一國臣民所以期待於殿下者。爲何如也。蓋由殿下之一念敬怠。而安危判焉存亡決焉。天地祖宗實臨在上。如有一刻汎忽。則天地必降譴怒。祖宗更無可爲。須是刻苦磨厲。堅忍不懈。常以句踐燕昭之事^P自期。得賢而共國。修內而攘外。凡百云爲。一出於至誠。持之以悠久。行之以不息。則天地祖宗。亦將默佑於冥冥之中。玉成聖德。而中興之盛。指日可待矣。嗚呼。殿下懋哉懋哉。噫今日之事。可言者非一。而臣不敢毛舉。只以修省之實。惓惓於殿下者。誠以殿下之心。萬事之根本也。由是而悅豫天心。由是而鞏固邦命。民愁可以紓。兵憂可以解。而蠲除弊瘼。特措置中一事耳。今之進言者多矣。如臣所論。不過迂闊

之常談。無異於貢豕銜砮。而螻蟻願忠之誠。 **P** 終有所不能自己。敢竭一得之愚。以寓向日之忱。伏惟聖明留神澄省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掌令疏 丁亥

臣伏觀殿下自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厲精圖治。八方拭目。顛望太平。今四年于茲矣。致治之效。茫如捕風。天怒於上而災異頻仍。民怨於下而殿屎方極。試以臣目覩而心痛者言之。嶺外一區。春而旱夏而澇。秋又大旱。重以雨雹之災。地霜之異。田疇蕩析。禾稼卒瘁。十年饑饉之餘。 **P** 子遺之民。僅僅資活。而備無之災。至今年而彌甚。臣不敢知殿下有何闕失。而天心之不豫。災沴之荐降。若是其酷邪。嗚呼。天下萬事。有大根本。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殿下苟能遇災警省。嚴恭寅畏。敬天勤民。一出於至誠惻怛。則天人孚感之效。將指日可見。而今日之艱危。乃至於此。臣有以窺殿下根本之地。有所未盡用力而致之也。伏願殿下反之於心。而深思病根所在。隨事竊格。隨處體驗。使動於中者。無一念之不實。發於言者。無一句 **P** 之不實。施於政者無一事之不實。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積以歲月。無所間斷。如此而德業不日進。治化不日著。則臣當伏妄言之誅矣。且天下之患。莫大於直言不聞。直言不聞則鹿馬易形於前而君莫之知矣。殿下臨御已久。俯視臣僚。皆莫己若。凡於臺諫之言。如水投石。摧折之斥逐之。相繼不已。能有硬脊強項者幾人。而終不爲之挫折哉。優容臺諫。導之盡言。嘉猷罔伏。幽隱畢達。則天地交泰。上下同志。而庶可以扶傾補敗。極濟艱屯矣。雖然其鼓動振發之機。 **P** 係於殿下之一心。故敢以根本之說。爲今日應病之藥。誠以根本既立。則凡有所爲。無不如意。譬如綱舉而目張。領挈而裘順。舍此之外。更無別道。正周子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伏願殿下留神澄省焉。臣以草茆寒賸。至愚極陋。豈敢忝叨言責重地乎。况臣犬馬之齒。逾六望七。精力已耗。半身頰中之證。積有年紀。風薄則眩暈。雨溼則酸痛。種種危證。不一而足。承命驚惶。黽勉登道。而證勢轉劇。寸寸前進。今始趨肅。逋慢之罪。亦無所逃矣。伏願聖慈特垂矜憐。 **P** 亟賜鑄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乞護兄喪疏 辛未

伏以臣罪積不弟。召致凶禍。仲兄修撰臣達道。奄逝客館。伏蒙聖慈特加震悼。傷惜之意。溢於辭教。護送之命。又出常例。恩寵曠絕。衿紳聳感。臣奉命感激。涕淚無從。不知將何以報答也。抑臣別有悲苦之懇。臣賦命崎嶇。早失怙恃。得蒙亡兄撫育成就之恩。以至今日。實與生我而無間矣。千里供仕。更相爲命。一朝奄忽。幽明便隔。臣之情事。不但天顯孔懷之痛而 **P** 已。將以明日靸還嶺外。脩途酷炎。艱苦備極。寡嫂孤兒。顛踣可虞。臣於此時。固當躬執愼紳。護還松楸。庶酬生平恩義之萬一。而顧臣職忝兵部之任。法無歸葬之例。且今大賊壓境。中外戒嚴。臣子分義。固不敢擅離職次。區區之私。無路可伸。拊膺長慟。繼之以血。第伏念臣以亡兄服制。受由在外。公制限內。既無出仕之規。則護送半程。趁限往還。公私之間。恐無相妨。茲敢忘其僭猥。冒死呼籲於天地父母之下。伏乞聖慈曲賜矜憐。特許恩由。俾得少伸至情。則臣之 **P** 含恩感泣。尤當何如也。臣無任瞻天望日兢惶祈懇之至。

甲申應旨疏 知醴泉時

伏以天禍吾東。降茲大割。日月不居。因山已畢。臣子摧慕之痛。當復如何。伏覩殿下以聖繼聖。誠孝純至。五月居廬。盡膝文之哀戚。三年定制。追宋皇之持服。朝夕哭泣之節。晝夜衰經之禮。有非閭閻匹庶所可堪者。環東土含生覆育之類。孰不感服而戚戚哉。至性天全。仁聲日聞。推此以往。庶幾至治可興。而夫何近日以來。P 變異層生。日食地震。俱在數旬之內。臣竊反復深思。未知厥故。仰天拊膺。寢食俱廢者屢矣。迺者因本道臣行會。敬奉明旨。許令中外臣庶極言闕失。悉陳無隱。臣奉讀再三。有以知聖上畏天勤民。兢兢業業。不敢違寧之盛意也。如臣疏逖。學術空疎。智慮短淺。何足以仰副聖教之萬一。第念臣以先朝舊物。出入軒陛。殆將數十年。其於朝政得失。雖不敢自謂有見。亦嘗略窺其大體。今當字牧之任。日接凋殘之民。憂傷之念。到此益切。雖發口盡言。不爲過 P 越。乃敢先撮其切於民弊者三事。略條于左。伏惟聖明垂察焉。一曰稅木刁蹬之弊。我國貢稅之法。已有祖宗朝不易之典。中外行用之木。率以五升三十五尺爲準。而十許年來。旋爲該司所沮格。凡干貢木之上納者。不滿七八升四十五尺則輒見退斤。故方外列邑。苟冀無事。惟以督民峻捧爲事。而各司點退之弊。愈往愈甚。呵喝鞭箠。無所不至。遐方小吏。惶怯失措。貸出月利。略略彌縫。而月利之徵。延及齊民。未及半年。息至五倍。公債纔了。橫徵繼至。民之冤號。P 勢所必至。試以本郡言之。十年之間。三見點退。積年滯逋。尚掛虛簿。而當年未收。叢沓一時。欲緩則關飭相望。急於星火。欲捧則指徵無處。甚於龜毛。公私狼狽。罔知所以措處。臣之愚意。寧使國用未裕。毋令民力太竭。各營上納木品一遵舊制。無或濫觴。年久虛逋之無憑可攷者。亟令廟堂量宜蠲減。以應損上益下之義。而本郡當年未收之木。亦自監營踏印。直送于該曹。毋得如前點退。則可免更費人情添用月利之弊。而民力可得以少緩矣。二曰田結自覺之弊。P 我國結役之法。蓋取三代什一之遺意。就其常耕。不廢常收。不減者而分等打量。縛定正案。使民之作者。收其一年所出。而上不失公家之賦役。下足以仰事而俯育。故雖當大無之歲。無困頓遷徙之患矣。自經兵火之後。田籍雖存而陳荒居半。昏朝以民結多有落漏。發遣敬差。勒加卜數。謂之自覺。而其實各邑以勒加之數。分排於民結見案之內。增其賦稅而已。試以本郡言之。土瘠而民貧。墾少而陳多。每於踏驗之際。只隨其元帳所載而高下其自覺之數。故結隨歲 P 增。稅與日加。枉斂橫徵。罔有紀極。哀我農民。終歲勤苦。地之所出。不足以補其稅之所入。而賣田鬻子。猶不自給。佩瓢擔囊。骨肉分離。是豈聖世之所可忍爲者乎。臣之愚意。國家不爲量田則已。旣爲量田而因用自覺之虛結。此實無名之稅也。宜令各道方伯。嚴飭列邑。詳加檢覈。惟元帳時耕外。更勿以自覺之數。分俵於應稅之中。則民有定業。國有常賦。起死回生之效。庶可得見於今日矣。三曰軍額苟充之弊。我國兵制。略倣古者寓兵於農之義。騎兵奉足有三。P 步兵奉足有二。衣裝器械。皆出奉足。故雖有一朝警急之憂。居者無資送蕩產之慮。行者無征役獨賢之苦矣。自經壬亂以來。民丁死亡殆盡。各邑軍簿。蕩然空虛。往在甲子。朝廷特令減哨。其隨時變通之義。不得不然。而戶口未及蕃息。軍額旋即如舊。各營以苟充額數。逐名徵布爲務。列邑以虛張姓名。姑免生梗爲主。保人奉足固不暇恤。而元軍闕伍十居八九。軍政之破綻疎漏。一至此哉。試以本郡言之。如所謂騎兵步兵也。水軍陸軍也。砲保束伍之屬。名目不一。P 厥數甚夥。較諸一郡元戶之摠。殆有過焉。旣不可以鬼錄而仍置。又不可以刻木而代填。則勢將就其見存之戶而逐名分排。故白骨尙有役名。黃口輒當兼役。悲痛愁苦。冤呼徹天。軍情如此。緩急其可恃乎。臣之愚意。兵務精而不務多。與其取怨苟充而無補於實用。毋寧簡其數寬其役。使民有親上死長之心乎。今若依甲子事目。各營軍摠一切裁減。騎步奉足。依例劃給。則軍得土著之丁。民免偏苦之役。警動奮發。可以致敵愾之效矣。臣之縷縷所陳。極涉猥冗。固不 P 足有繫於聖念。而小而一郡如此

。大而一國可知。况其所論諸條。實係八域通同之弊者乎。至若朝政得失。臣既發端於前。請更以平日隱憂於中者。爲殿下一二焉。嗚呼。朝著不靖而搢紳失共貞之美。閫帥培克而軍卒有轉恤之勞。大綱小紀。陵夷不振而號令不行。民風國俗。反常敗倫而發聞惟腥。至於內需之弊。膠固已極。宮府一體。豈宜如是而未之革焉。諸宮家各衙門折受山海。貽弊多端。近日屯田。其害尤甚而未之罷焉。各衙門軍官坐費廩料。經費日 P 縮。此非所當祛者乎。不急之官。疏遠宗族。受祿素餐。其麗不億。此非所當省者乎。凡此皆所以拂人心而傷和氣。安知今日之變。不由於此乎。臣聞應天者必務其實。弭災者必正其事。實之不至而以虛文感天。事之不正而以空言弭災者。未之有也。嗚呼。商宗修德而能致桑穀之枯。周宣側身而竟弭雲漢之災。今日應天之實。不可以他求。惟在殿下之一心。殿下苟能修德如商宗。側身如周宣。克謹天戒。反躬自省。益篤其嚴恭寅畏之誠。使本源之地。湛然清明。內 P 自宮闈。外徹朝廷。無有一毫私邪之間。積久純實。以臻中和之極功。則子思所謂位天地而育萬物。董子所謂陰陽調而風雨時者。庶幾可致。而今日之變。適所以仁愛我殿下而玉成我聖德。豈不休哉。雖然修德必由於講學。講學莫先於窮理。而進爲之方。自有次第。理非一日可窮。行非一蹴可到。必須沈潛玩索。以致其貫通之妙。堅厲刻苦。以至乎正大之域。養深積厚。德協于一。然後發於政事云爲之間者。方得其正。臣竊見古昔先民。講論爲學之方。勸戒於人 P 主者。固非一二。而最爲深切而著明者。莫如先正臣李滉聖學十圖也。宣廟初年。陳筮獻圖。請爲屏帖。常目在之。以裨聖學。宣廟嘉納而尊信之。拳拳服膺。竟致中興之績。亦越先大王反正之初。因筮臣啓請。特揭屏幃。常置左右。以寓勸戒之意。眞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者也。伏願殿下念先正獻規之至意。體列聖納誨之盛德。命取此圖。俾作有坐之具。朝夕諷誦。反復磨礪。常如先正臣周旋左右。不啻耳提而面命。則涵養德性。成就聖學之方。外此 P 而無他道矣。惟殿下勿視爲常談死法。而深加惕念焉。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兢惶懷惕之至。

啓

請收趙贊，申恂補外之命啓。

人君聽言之道。言雖過中。固當優容寬假。不折其敢言之氣。而聖上以趙贊，申恂等一言乖當。遽施黜補之罰。此兩人者。其心實在於斤和議扶正論。而但有處置矇矓。論事過激之失。摧折已甚。斤逐相繼。此豈大聖人包容言者之道 P 也。嚴譴一下。物議喧騰。竊恐箝制萬口。沮遏公議。實今日啓之也。請更加三思。亟寢趙贊，申恂等補外之命。

請收清風郡守權倣己梟示之命啓

王者之政。莫慎於用刑。用刑之中。大辟爲最。凡係死囚。必待三覆而後決。此金石不易之典也。今此權倣己梟示之命。雖出於振肅刑綱之意。而不待查覈取服。遽行大辟之律。恐非祖宗朝恤刑之本意也。况臣等取考監司狀啓及倣己原情。則多有異同。改槩與改造差殊。依 P 例與橫徵相左。不可無一番明查也。大槩倣己所犯。雖果難貸。嚴鞫得情。使渠無辭。然後就誅可也。若或有一分可恕之道。而未及明查。徑先誅戮。則適足爲濫刑之歸。而不但受刑者有所不服。爲惡者亦無所懲。今倣己之死。大臣及

臺閣皆欲緩之者。非欲爲傲己地。乃所以存獄體恤刑章也。臣等伏見答大臣之教。有曰矯弊之權宜。夫三尺之法。有一定之式。豈可以一時權宜。徑斷死刑乎。請姑停權傲己梟示之命。

請沔川郡守吳達天罷職啓

今年水旱之災。前古所未有。當此西成之日。流散載路。民事之艱危。有不忍言。國家方講蠲役賑救之策。自初秋至今日。行會各道。姑緩賦役。非止一再。而沔川郡守吳達天或稱官家所用。或稱大同出役。災實未勘之前。私自受米於舊結。一結所受。至於二斗。預慮新結之欠縮。汲汲於先期多取。其侵虐飢民之狀。殊極可痛。沔川郡守吳達天請命罷職。

請沔川郡守吳達天罷職啓[再啓]

民生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雖在豐穰之歲。苟有貪縱不法者。則少不寬貸。况饑饉荐臻。大命近止之日乎。國家行會各道。姑緩賦役。而沔川郡守吳達天災實未給之前。先自收米於舊結。殊無給災給陳之意。其侵虐之罪。斷不可饒貸。臣等於昨日縷縷論列。請罷其職。欲以警動他人。使之懲戢。以救飢民侵虐之困矣。聖上只下推考之命。使渠巧爲辭說。以爲文過之地。守令貪墨之輩。將何所懲勵。而朝廷惠鮮之澤。終不得下究矣。一守令論罪。雖似細微。所關極重。沔川郡守吳達天請命罷職。

請遣御史查出貪婪守令啓

各道各邑。如沔川者何限。而慮或風聞失實。不敢枚舉請罪。宜令各道監司。嚴明查出。論以重律。斷不可已也。但監司之間見。猶不如暗行御史之出入閭閻。備知民間疾苦。彈劾守令貪汙。而近年以來廢閣不行。以致貪官汙吏恣行割剝。無所忌憚。當此饑歲。民生困苦之狀。尤不可不念。請速發暗行御史。勿限抽牲。一依故事。使之廉問。各道守令之貪婪者。依律定罪。

避嫌啓

臣以至愚極陋。猥忝言地。時政得失。可言者多。而泯默度日。徒費廩祿。反躬循省。祇增悚慙。第伏念臺諫。一國公論之所在。設令所言過激。固當優而容之也。殿下不惟不從。又從而罷黜之囚繫之。瞻聆所及。莫不驚心而駭目。豈意聖明之世。有此過中之舉乎。臣恐自今以後。指鹿之奸。近在軒陛之下。而莫有能敢言者。臣竊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也。且念民生困悴。實係國家存亡。當此流散載路。殺越寔繁之日。爲守令者貪婪成風。撫摩者少而割剝者多。若不訪問痔苦。糾劾贓汙。則民無所賴。國隨以危。臣等發遣御史之請。蓋以此也。而自下差送之教。遽出意慮之外。臣等相顧惶惕。措躬無地。暗行發遣。必自睿斷而爲之。則率爾陳請。難免僭越之罪。伏乞聖明遞斥臣職。

請統制使金應晦推考啓

統營控制三南。興利病民之事。名目甚多。已極寒心。而近來分遣聚斂之人。專管鹽利。兩南各津往來私船。一切禁斷。非本營所送之鹽則不得售於民間。以此其價踊貴。人皆淡食。怨讟不^P賞。請統制使金應晦姑先從重推考。令兩南監司別加禁抑。

請勿遣信使。仍自劾啓。

伏見吏曹參判臣鄭蘊筍子。大槩力陳和議之非。請停信使之行。瞻聆所及。孰不聳感。臣竊念夷狄禽獸也。朝和夕叛。固不足信。而備邊諸宰。不思自強之策。惟懷乞憐之計。日以奉幣納款爲事。思之及此。豈不愾然寒心哉。蘊不在言地。而猶且抗疏力爭。况官以諫名。所爲者何事。反躬循省。瞿然若失。臣既知其不可而不言。待人^P先發而後發之。臣之不職之罪大矣。請命遞臣職。

在開城府啓 戊辰朝天時

臣等以一行卜定船隻事。曾已入啓蒙允。下送事知軍官金天擎于平壤府。使之刻期裝船矣。臣等今十三日。到開城府。得見金天擎文報。則兩湖排定船隻尙未到泊。兩西船隻粧造事則差使員句管。而差使員甌山縣令。以鐵物裝治之未有前規。瞞報監司。無意舉行。至如本道事知梢工及水手等。亦未完聚。使行利涉。專在^P於舟楫等物。而各道各官視爲尋常。慢不舉行。實爲寒心。且臣等今行。非如凡他使行。節日有期。登程時急。而裝束凡節。如是稽緩。今月之內。決難乘船。若值風高節晚。則海路險惡。必有節日未及之患。尤爲煎慮。伏乞朝廷別賜處置。兩湖排定船隻則速飭發送。兩西粧造船隻則嚴督備待。篙工水手等亦令刻期完聚。俾無狼狽之患幸甚。且伏念登州撫院構誣之說。誠爲罔極。天朝若使之取路天津。則茫然不知所以措處。臣等竊聞自前登州軍門延送使行。頗^P加款厚。每言國王何不一番相問。癸亥奏聞之行。自上特致揭帖禮單。軍門果感喜云。今於臣等之行。又用癸亥之例。則彼當益感厚意。易於動聽矣。已以此意。微稟於廟堂。而臣等妄料天朝若不從軍門改路之請則誠幸矣。不然臣等區區呈文。終不若自上送禮單得歡心之爲體重。而當初構誣之計。庶可因此而自止。得免取路天津之患。而凡所呈辨。亦可以採施矣。權宜處變。是或一道。特令廟堂更加商量處置焉。

在椴島啓

臣等一行。前月二十九日。自大同江乘船事。已爲馳啓。而乘船之後。舟閣淺灘。風勢又不順。留泊海口。至六七日之久。十一日始爲開洋。十二日夕得到椴島。則都督往登州。時未還營。十三日朝。臣等使通官呈名帖及禮單於毛副摠。則副摠以爲貴國殘敗之餘。資斧必不贍。固辭不受。毛副摠及陳中軍各爲票帖。使之呈納都督。明日當候風發行計料。臣賚來事目監封上送事。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啓

朝天時間見事件啓 戊辰

臣以冬至聖節謝恩使書狀官。跟同上使臣宋克訥。前赴京師。事完回來。凡所聞見。逐件開錄于後。謹具啓聞。

[崇禎元年七月]

崇禎元年七月十一日庚午晴。臣等辭朝。

十二日辛未晴。留京。

十三日壬申晴。黎明發行。到臨津。午憩于長湍。夕抵松都。

P十四日癸酉晴。留松都。以登州軍門揭帖禮單事及船隻篙工水手未及整齊之意。修上狀啓。

十五日甲戌晴。黎明發行。午憩于平山猪灘。夕抵平山。

十六日乙亥晴。黎明發行。午憩于舊安城。夕抵瑞興。

十七日丙子晴。早發午到鳳山。因留宿。

十八日丁丑。夜雨朝晴。日晚發行。午到黃州。因留宿。

P十九日戊寅晴。留黃州。

二十日己卯。雨終日。阻水未發。以全羅船隻不卽到泊事。修上狀啓。

二十一日庚辰晴。巳時發行。夕抵中和。

二十二日辛巳晴。病留中和。

二十三日壬午晴。早發午到平壤。因留宿。

二十四日癸未晴。留平壤。○二十五日甲申晴。留平壤。○二十六日乙酉晴。病留平壤。○二十七日丙戌晴。病留平壤。○二十八日丁亥陰。病留平壤。

P二十九日戊子晴。臣等乘船于湏江。查點一行員役及梢工水手。分屬各船。船凡四隻。而貿販船則據平安監司臣金起宗移文。稱以第五船。譯官則稱以射手。錄于計開咨文中。辰時乘船。因留待風。

[崇禎元年八月]

八月初一日己丑陰雨。午後乘汐水發船。纔行十餘里。過祖旺灘。灘淺舟閣。宿舟中。

初二日庚寅陰雨。風勢甚順。午後發船。夕泊于龜岸。龍岡地 是日行九十里。宿舟中。

初三日辛卯陰雨。阻風停泊。未時開棹。行十五^P里泊于仇吾地。東黃州西龍岡 宿舟中。

初四日壬辰。午時發船過急水門。東黃州西龍岡 兩崖相對如門。衆流所匯。湍勢悍急。行八十里泊于秃山。三和地 宿舟中。

初五日癸巳晴。天未明發船。行六十里。泊于松串。長連地 第五船自安岳追到。

初六日甲午晴。午後發船。行三十里。泊于朱羅島。宿舟中。

初七日乙未陰。辰時大風雨。無所依泊。還棹入松串。

^P初八日丙申陰。阻風仍留松串。宿舟中。

初九日丁酉晴。逆風不止。仍留宿舟中。

初十日戊戌晴。發船至朱羅島。逆風又作。仍爲停泊。

十一日己亥晴。辰時東風乍起。掛席而行。過德島凜如砥柱。申時泊于石多山前洋。平壤地 是日歷三和，龍岡，咸從等邑。行二百里。宿舟中。○蓋此水路。自湏江至急水門二百里。自急水門至石多山三百里。通共爲五百里。急水門以上。舟閣淺灘。必乘潮汐之勢而運行。急水門以下。^P正當江海之交。湍勢悍急。又多惡草。洋中暗灘謂之草 必潮水方盛。風勢恰順然後可以行船。而潮盛風順之日。絕無而僅有。臣等淹滯海曲凡十有二日。而始達于石多山。若自平壤直抵石多山。則其道里相間。不過一日程也。舍一日便近之陸路。而由迂遠險惡之海道。使臣艱危之狀。有不足恤。而遷延之際。秋氣漸高。風勢轉緊。萬里越海之行。恐或不及於節日。此豈細慮也哉。平安監司金起宗之必使乘船於大同者。蓋欲省陸路供億之費。以紓殘民一分之力。而^P臣等愚意以爲平壤則殘敗無形。而如海西沿海諸邑。被兵不至甚酷。猶足以接應使行。日後赴京之行。使之直到海西。乘船於殷栗之廣崑。或豐川之許沙。則平壤自無廚傳夫馬之弊。而使行亦免艱關淹滯之患。變通之舉。似不可已。事係聞見。惶恐附陳。以備採擇焉。

十二日庚子晴。黎明乘順風。掛席而行。過雲從島夕抵皮島。是日行四百里。未及都督鎮五里許。止泊于後洋。宿舟中。

十三日辛丑陰。移泊于毛鎮前洋港口。聞都督^P前此已向三岔河。或云時在長山島。臣等送名帖及禮單於副摠毛承祿。承祿辭不受。要討一路護送文字。則毛副摠及中軍陳繼盛。各爲票帖一度。俾達於都督所駐處。午時譯官李大立賚有旨及登撫咨揭而來。臣等卽爲祇受。修啓上送。椴島周迴可三四十里。地勢環抱向北。而前有孤峯陡起臨海。毛鎮在峯下。人居稠密。倉儲亦多。

十四日壬寅陰。碇索斷絕。令譯官呈請於副摠。副摠卽差夜不收許貿新件。日沒後移泊于港^P口前洋。昏大風。

十五日癸卯晴。逆風不止。夜半始因順風。掛篷而行。過車牛島。

十六日甲辰陰。黎明過薪島。巳時到鹿島。日候陰曠。颶風忽作。不得已停泊洋中。波濤掀蕩。達宵不定。夜半因微風發船。未及石城島一息許。而天已曙矣。

十七日己巳。載陰載陽。辰時到泊石城島。自皮島抵石城一千一百里。島中有軍兵屯守。臣等前在皮島時。聞海中有水賊。令譯官持名帖土^P物。往見守將。仔細探聽。答以六月間。果有水賊。擄掠唐船數隻於平島近地。而伊後無聞。使臣可放慮而行。島之周廻二十餘里。迤東迤北。皆有島嶼連陸。人戶幾數百。留屯軍兵亦可數千。而守將卽中軍程蘊也。

十八日丙午陰。大風掀蕩。雪浪滔天。仍泊石城。初昏因順風發船。月色如晝。竟夜而行。比及長山島。日已出矣。是日行三百里。

十九日丁未晴。巳時大風。仍泊長山島。島中有軍兵屯守。參將劉印科領之。臣等書送名帖。則^P參將卽爲回帖。遺米漿雞菜等物。臣等以紙扇等物謝之。仍問水賊之奇及都督所住處。答曰小賊有時出沒於三山平島之間。而貴船長大堅緻。賊以小船撞觸不得。但遇疑船。切勿買賣來往也。都督自三岔河來至平島。爲颶風所驅。泊于皇城島。而登撫要面議軍務邀去。時無東回消息云。島之地形。寬平闊大。周廻五六十里。兩面島嶼環擁。只有東西港口。眞藏船處也。人居五百餘戶。

二十日戊申晴。因順風發船。未及廣鹿島一息^P許。西風暴作。舟楫掀蕩。人皆失色。遂斜帆而行。日沒僅泊廣鹿島港口。唐船數十隻來往。皆登州運糧船也。夜大風。是日行二百里。

二十一日己酉晴。夜大風。廣鹿島形勢在諸島最雄。又有軍兵屯守。居人甚多。巳時發船。夜三更泊三山島前洋。距廣鹿三百里。

二十二日庚戌晴。雞鳴時到三山島。祭海神。日候清明。而西風又起。不得開棹。因泊島東五里許。

二十三日辛亥晴。阻風停泊。午時唐船數十隻。^P乘風掛帆而來。使一差官向我船問曰此是何樣船。因討出文憑。臣等卽以陳中軍票帖與之。小頃差官領軍十餘名。持兵器突入船。又討出文憑。臣等答云旗面旣書進貢船。雖不見文憑。有何可疑。差官大怒。令綁縛譯官黃孝誠。督出國書甚急。不得已出兵部預備咨示之。差官遽卽奪取。跳入厥船。臣等令譯官輩力爭其不可。而差官多發悖語。掉舟而去曰老爺今泊廣鹿島。陪臣可來聽分付而去。臣等計無所出。遂卽回棹。因順風申時達廣鹿島。都督已過矣。仍^P爲停泊。夜半我國船一隻到泊。乃進香使通事金克俊等。被執於游擊毛有堅而來也。聞使臣洪霽已還登州。而卜物盡數被奪云。

二十四日壬子晴。留泊廣鹿島。見奪咨文。當卽推還。而差官已去。追之無及。不得已臣等發向登州。卽差譯官朴廷俊。賫呈文前進督府。使之推咨文受票帖。而追及於登。是夜西風大作。波濤震蕩。

二十五日癸丑晴。逆風不止。仍留廣鹿島。

二十六日甲寅晴。逆風。留廣鹿島。

Ⓟ 二十七日乙卯晴。逆風。留廣鹿島。

二十八日丙辰晴。巳時北風乍起。斜帆而行。夜半回泊于三山島。

二十九日丁巳晴。曉發三山島。行祭于龍王堂。初昏泊平島。相距百里許。前所經諸島及平島旅順口。皆管轄於都督府。

[崇禎元年九月]

九月初一日戊午。西風猝起。陰雲四塞。仍留平島。

初二日己未晴。雞鳴時。北風乍起。斜帆而行。望見我國船二隻。自旅順口迤向平島。似是進香Ⓟ使臣洪霧之行。而相距杳茫。不可了了。纔到水宗。逆風大起。舟子惶懼。將回向旅順口。忽遇順風。船行無滯。申時到泊皇城島。是日行七百里。島之周迴二十里。南有島嶼。相對環擁。巖石奇怪。沙礫明淨。爲諸島中奇勝。

初三日庚申晴。平明棹出十里許。無風停泊。午後南風作。移泊港口前洋。初更進香第三船過去。因見譯官鄭慎男等。得知進香使行昨果經過。而登州卜物被奪之說。亦不虛矣。因其行。付上前日廣鹿島所封狀啓。

Ⓟ 初四日辛酉晴。風勢甚惡。卸舟入島中。有軍兵屯守。以港口闊大。無避風處。故唐船數十隻。皆掘港藏置。千總莊作忠領之。每於春秋。輪遞防守。自皇城至廟島。皆管轄於登州。夕同上使出宿于海潮寺。島之地形。三面皆島嶼。而惟東臨大洋。寺在嶺腰。俯壓一島。金碧燦耀。有住持號國常者。頗聰慧解文字。又有智宗上人年十八。豪爽俊邁。入處憚室。研朱點經。延入進茶。楹中果物。皆是橘皮，冰糖，雪交，龍眼，荔枝之類。

初五日壬戌晴。阻風因留皇城島。

Ⓟ 初六日癸亥晴。巳時開船。夜二更到泊鼉磯島前洋。風勢顛猛。終夜掀蕩。距皇城島二百里。

初七日甲子晴。東南風轉緊。移入港口。有軍兵屯守。都司衛時炤領之。投送名帖及若干物。衛卽回帖謝之。

初八日乙丑晴。阻風仍留鼉磯島。終夜大風。

初九日丙寅。大風微雨。午後乘順風發船。過眞珠門。申時泊于廟島。島有天妃廟。天妃卽東海廣德王第七龍女也。凡舟行過是廟者。有禱頗著靈異。前代立祠封號。本朝增修勅封楊總Ⓟ兵國棟。重修廟宇。立石記事。並爲毛帥所打破云。是日行二百里。島之周迴不過二十里。前有長山島。環擁相對。峯頂逐設煙墩。佛宇之燦耀。過於皇城。又有軍兵屯守。把總趙奇齊領之。

初十日丁卯晴。午後發船。日沒到泊登州水城門外。風浪激射。兩船相觸。幾至破碎。以竹篙撐拒而得免。夜二更下陸。宿于登極使依幕。是日行八十里。

十一日戊辰晴。留登州。早朝參將陳良謨。遣其中軍王勝。要一行員役稍工水手及各船所載^P物件。一一開錄。臣等以前無規例爭之。勝曰都督分付如此。不可不爲。臣等恐惹生他變。不得已開錄與之。陳乃毛帥標下參將。管糧留登者也。臣等欲定舍館。而登人不肯許。蓋前此兩使行。水手輩與華人爭鬪生變故也。陳參將出票文定館於城外任姓人家。任乃鎮江人。避亂移居于此。臣等嚴立條約。令水手及員役輩毋得出入買賣。

十二日己巳晴。詣軍門行見官禮。於階上再拜。軍門答再揖。入而行茶。卽趨出旗鼓官郭士綽。^P督呈禮單。恐喝通官。而衙門軍卒需索無已。皆前此所無云。軍門孫國楨。浙江慈溪縣人也。登州隸山東省。高山阻於前。大海環於後。其俗少文。行好鬪訟。城池壯固。閭閻櫛比。市廛逼側。物貨堆積。搢紳第宅牌樓相望。有本朝陳鼎官至按察使。子其學官至南京刑部尙書。戚繼光嘉靖間討平倭寇。官至總督。此其表表者也。

十三日庚午晴。留登州。早朝詣知府。知府往教場不得見。仍祇謁文廟。五聖及十哲。皆爲塑像。東西廡設木主。殿宇荒涼。板檻摧折。寂無弦^P誦之聲。第四船追到。

十四日辛未。大風雨。留登州。令譯官呈咨文禮單於知府及海防廳。知府蕭魚海，海防同知賈名傑俱送謝帖書儀。夕軍門掾房來查一行員役內。赴京幾名。留登水手幾名。總兵又送票文。令查報員役。卽爲報單以送。各衙下隸需索土物。罔有紀極。撫院中軍羅寰英送帖。以爲將以十五日潔治杯茗。奉迓車徒。用慰賢勞云。是日風浪震盪。第二船致壞。

十五日壬申晴。留登州。早朝詣兵備衙門呈咨^P文及禮單。兵備王廷試乃江西南昌人也。午後羅中軍設宴于教場。臣等辭以小邦飢荒。寡君減膳。進參盛禮。有妨私分。軍門固請。不得已往參。凡七酌而罷。夕海防中軍來查一行員役及水手計開而去。蓋留登水手糧饌。自本廳支放故也。

十六日癸酉晴。留登州。詣軍門謝宴。軍門令免見。以米商事呈文。午後兵備中軍朱應辰以兵備令設宴教場。臣等往參焉。夕見軍門告示。以爲朝鮮由登進貢。雖爲慕義。但迫逼虜酋。未必^P無觀望之意。又查訪得麗人。假借進貢。潛買硝黃。轉爲虜有。深爲大害云。臣等見之。不勝痛惋。

十七日甲戌晴。留登州。以軍門告示事。擬構呈文辨誣。

十八日乙亥晴。留登州。辨誣事。以軍門不坐不得呈。午後因皮島回還唐船。付送到泊登州狀啓。

十九日丙子晴。留登州。聞軍門被參遞職。雷伴送靈雨送欖盒。自前使臣於伴送處有禮送之例。卽以土物回謝。如各衙門中軍及蓬萊縣丞^P主簿之類。皆送拜帖欖盒。蓋爲需索土物也。

二十日丁丑晴。留登州。聞貴州道御史任贊化奏本。媚臣附權。起禍殃民。伏乞聖明早賜決斷云云。語甚切直。令人欽歎。

二十一日戊寅晴。留登州。朝譯官等詣軍門。賂旗鼓官。始得呈文。夕軍門批下有云登地土人客商。往往有嗜利私結貿易。本院出示嚴禁。正防其漸。爲柔遠之永計。

二十二日己卯晴。留登州。朝詣軍門。因聽事吏又呈文。軍門批下以爲國家封疆事重。不得不^P預防其漸。仰嚴諭從人。俾無私買違禁等情。自然地方相亮。何必嘵嘵多辨云。是日卽撤告示。夕送差于臣等及登極使船所查點格軍。

二十三日庚辰晴。留登州。前詣督府譯官朴廷俊與伴送周世登偕到。聞毛帥以臣等不卽追進。受票發怒。欲使我人不得買賣於登地。而自專龍斷之利。起送差官。令押回船隻及員役物件云。夕差官文高來見臣等曰。進貢員役外夾帶雜人。當盡爲押去。臣等答以自有計開咨文。何敢夾帶。高曰明朝當復來查。

^P二十四日辛巳晴。留登州。早朝伴送周世登送毛帥牌文。略曰朝鮮國貢船。例有督押差官。以防夾帶。仰本官候都司文一到。協同查盤夾帶情弊及在船貨物外。聽都司文督押三船回鮮。其二船官吏。聽憑本司督押進貢云云。已時周世登與文高偕來。查點員役物件。責出夾帶人。臣等答以員役數目。俱載咨批。稍工水手射手名目。亦錄在計開中。安有國書外夾帶人邪。高曰雖無夾帶人。三船及員役物件。依都督令當押去云。臣等答曰員役皆以國王命押領^P方物。進貢京師。俺等知有君命。不知其他。高曰陪臣之受命國王。俺之承差都督一也。都督既令押回。安敢違令。臣等答曰此有撫院大衛門。可以稟處。高曰撫院管內地。都督管海外。自不相干。臣等又言節日已迫。若捉掣員役去。何以押領方物。及期進貢。高曰進貢事。於吾無關。言辭絕悖。仍令其家丁五六人。晝夜守直于臣等館所。

二十五日壬午陰。留登州。以差官攔阻事詣軍門。將欲呈文。適逢雷伴送。細陳曲折。且言呈文^P之意。雷曰若爲呈文。吾當周旋云。

二十六日癸未陰。貿販譯官及員役等。私聚白金七百。以賂差官。差官以爲員役若干人雖放還。而船隻當押去云。壑欲無厭。誠可痛矣。

二十七日甲申晴。留登州詣軍門呈文。而不卽批下。惟批米商事。略云內地卽有餘糧。鞭長不及馬腹。昨行道府會議。俱具文難其事。本院已批行該道。仰本官入貢。面行奏請。取旨定奪可也。

二十八日乙酉雨。留登州。雷伴送貽書催行。

^P二十九日丙戌大風。留登州。早朝文高來到。面給兩件咨文。而拈出員役張應善等十餘人。又奪卜物二十餘隻。封置一處。並欲押去。上通事禹啓賢多發憤言。文大怒綁縛而去。尋放送。

三十日丁亥大風。留登州。令譯官呈計開咨於軍門。又以回咨揭帖事呈文。批云昨日回咨據呈。令賀登極陪臣赴領至日給付云。臣等館主任姓者。言員役處。收青布一千二百同。給付差官。則船隻及員役皆不押去云。蓋與陳良謨，文高通謀。操縱在於渠手。奸巧莫甚。

^P[崇禎元年十月]

十月初一日戊子陰。留登州。海防廳牌文來到。牌文略曰登州府海防同知賈。爲急催鮮人赴京事。准本府關蒙海防軍門孫批。朝鮮陪臣宋克訥，申悅道等。呈前事蒙批。仰登府查照舊規。行速督赴京徽等因。批府關廳准此。合行差人急催爲此牌仰本役。卽催朝鮮陪臣等。限次日起行。星馳赴京。不許容留在登。致誤公務不便。須至帖者。

初二日己丑晴。留登州。早朝令譯官呈文于海防廳。夕雷伴送貽書。以爲海防廳據呈文轉報^P登府。登府轉報軍門。開諭差官。毋令押去船隻員役云。是夜呈禮單於總兵衙門。

初三日庚寅大風。留登州。臣等雇驛子。將以初五日發行。而差官猶不許放送員役。意在徵索土物也。夕軍門出票許。令我國人買賣。聞其親屬自南方多賫物貨而來。故爲此出票云。誠爲可駭。軍門兵備知府多官。無不貪婪。而惟海防同知賈名傑清慎可稱云。是夜員役等。賂差官始得放。

初四日辛卯晴。留登州。早朝往謝軍門。又送拜^P帖於參將雷伴送。謄送海防廳知府申文。大槩及軍門批。軍批略曰進貢大典海外官。何得擅自羈留。仰該府速速督行事。竣移令該國酌處云。我國使行船隻。前例若具上副使則駕坐外各有夾帶凡六隻。若單使則船止四隻。外此加數。乃貿販船也。登人無不洞知。故海防廳水手散料票文。指第五船爲貿販。而不爲散料。且前此則私船貿販船皆呈咨。而今則既稱第五船。故未得呈咨。毛將所謂夾帶私商。軍門所謂假借進貢者以此。臣等雖呈文辨誣。而不爲聽施^P者。蓋無怪矣。

初五日壬辰晴。周伴送世登來查方物員役馱數及留登物件數目。巳時發登州。夕抵黃縣。遇登極使臣韓汝漫，副使臣閔聖徽，書狀官臣金尙賓等。細聞北京事情。因其行修付狀啓。宿城外民家。縣屬登州。相距六十里。

初六日癸巳晴。曉登極使行發向登州。臣等辰時發行。午憩白馬舖。過麻姑仙里。見盧仙遺踪。夕抵黃山驛。驛隸登州。距黃縣六十里。

初七日甲午晴。早發午憩新城舖。夕抵朱橋驛。^P是日行六十里。

初八日乙未晴。早發過宋辛次膺故里。午憩萊州二十里舖。夕抵萊州東館駟。是日行六十里。州隸山東省。羅山亘其東。濰水阻其西。神山據其南。渤海枕其北。風土甲於青齊。其俗好經術矜功名。城郭之雄。人物之殷。無異登州。而人才之盛倍焉。如甯戚，晏嬰，鄭玄，蔡齊。俱本州人。又有本朝張信掖縣人。性至孝。母病求醫不效。遂仰天發誓。引刀取脇下血。和麵以食之。母病遂愈。事聞旌表。擢拜少卿。城東二里許。有侯侍^P郎墓。侍郎名東萊字儒宗。以兵部侍郎。贈三代誥命。刻在碑上。又作享堂於墓前。紫檀羅列成行。○知府李鳴珂。掖縣知府洪恩炤。

初九日丙申晴。早發萊州。由城東門入。歷謁呂東萊書院。蓋以東萊之先。實萊人。故祠之也。西門內有孫給事善繼林園。循長廊數百步而入重門。別院書堂碁閣名花異草木假石假之類。窮極奢麗。不可勝記。午憩三十里舖。所過學田皆立碑爲表。歷掖縣度沙河。夕抵灰阜驛。是日行七十里。

^P初十日丁酉晴。早發渡新河。河水渾濁。不見其底。中火於福庄店。渡淮河。夕抵昌邑縣東館駟。是日行八十里。所過大道如砥。村落舖店。在在相望。槐柳掩映於左右。縣屬平度州。知縣李聯芳清簡有政聲。

十一日戊戌晴。早發昌邑。穿城中而過街。路間牌樓相望。其著者都御史馮續，兵部侍郎葛縉，左副御史孫夢豸也。南門外有關西夫子廟。以其地名同昌邑。故立廟於此。過四十里舖。有營丘舊封。卽王彥方故里。午憩寒亭店。亭卽寒泥^P所封故名。歷濰縣二十里舖。有晏平仲故里。又十里舖。有孔融廟。

揭號文學甘棠。渡古白浪河。榜曰北通渤海。南遡穆陵。夕抵濰縣東館駟。縣屬萊州。距昌邑八十里。知縣乃秦熙。而時未上任云。

十二日己亥晴。早發行十餘里。過濰水。卽韓信囊沙上流也。又過魏孝子王哀及逢萌故里。望見孤山。上有伯夷廟。以伯夷居北海之濱。故後人因祀之。道側有碑。刻伯夷待清處五字。夕抵昌樂縣東館駟。距濰縣五十里。知縣劉秀芳

十三日庚子晴。早發過東方朔舊壠。古劇都城及堯溝放勳橋。渡汭洱河。午憩河邊店。又過白楊河。夕抵青州府東館駟。是日行七十里。州隸山東省。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其俗好經術矜功名。務農桑崇學業。府之形勝雄偉。比登萊過之。知府王極湖廣人

十四日辛丑。夜雨朝陰。巳時發行。由城中而過。有孟嘗君遺址。又有親藩衡王府。宮闕侈麗。街上牌樓無數。兵部尚書石茂華，太學士王珣，禮部尚書馮琦號琢菴。三世顯仕。兵部尚書邢玠其最著者也。過馬耳門。其上新構寺刹。突兀中天。盛張佛事。遠近士女頂盆燒香而往者塞路填街。出古城門。池過青龍橋。富相亭。午憩淄河店。路傍有齊桓公景公宣王墓。皆有碑表。牛山在淄水之南。榜曰牛山淄水。管鮑墓在牛山下。兩塚相連。有如同穴者然。渡淄水夕抵金嶺驛。距青州七十里。

十五日壬寅晴。早發金嶺。午憩張店急遞舖。夕抵長山縣南館駟。距金嶺七十里。有榜曰廉士芳名處。卽於陵仲子故址也。山勢自登以後。飛騰跨蹕而西。至掖縣界而斷焉。自昌邑迤南而復起。至青州爲雲門山。雄峙秀麗。至臨淄爲牛山而不甚高大。又邇迤漸遠。突兀高起。爲長白山。縣名長山以此也。一名會仙山。縣屬青州。知縣馬斯臧有德政。甚得民心。夜二更大雷雨。

十六日癸卯晴。早發過劉閣老鴻訓第。新揭金榜曰帝心妙簡。西門外有孝婦河。昔有顏文姜事姑孝。姑喜飲歷山新泉。顏氏常越險汲來以供之。忽於室傍新泉涌出。遂至成河。宋進士王餘有詩曰好將此穴無窮水。洗盡人間不孝心。宋時封順德夫人。又過伏生廟。午抵鄒平縣西館駟。是日行三十里。城內有時任浙江巡撫張延登花園。榜曰寄清園。高堂涼室。曲欄層軒。極其華麗。石假尤奇壯。宛有蓬壺之趣。延登三世顯仕。其孫同居，廣居等出接。皆俊士也。

十七日甲辰陰。早發鄒平。午憩青陽店。夕抵章丘縣東館駟。自鄒平西望長山奇秀。中有古刹。乃范文正讀書處。有懷范樓云。知府錢弘謨

十八日乙巳晴。早發章丘。過濛河。有石橋長可四十步。下有虹門七八所。南望長白山。蜿蟺扶輿。環擁而西。中有閭閻。左右櫛比。夕抵龍山驛。是日行四十里。有喪家招僧設樂。笙簧交奏。蓋爲發引時娛神。預爲之習樂。極可駭異。

十九日丙午晴。早發龍山。午憩王舍店。山脈自長山至此。皆騰躍而西。萃於濟南。府之西南。一支蜿蟺。而北爲華不注山。或斷或續。又萃於濟南府之西北。勢極雄偉。夕抵濟南府東館駟。是日行七十里。

二十日丁未陰。留濟南府。令譯官呈咨於軍門知府。

二十一日戊申晴。發濟南府。歷謁虞舜廟。廟在府城南門內。榜曰玄德殿。二妃祠在舜廟之西。舜泉在舜廟之東。歷山在城南五里。卽舜耕田處。今爲書院。趵突泉在院之西。泉脈從石竇噴出雪浪。常如沸湯。一名瀑流泉。以奇觀名天下。省城周廻十五里。形勝憑負海山。爲兩路要衝。俗務耕作。士尙功名。民物之殷。甲於青齊。茅焦，伏勝，終軍及本朝薛瑄鐵鉉。皆本府人。鐵鉉洪武間爲山東布政使。及靖難兵起。募軍固守。事定械至京師。不屈而死。行過十五里許。望見泰山。氣像雄偉。距濟南一百七十里云。過濟河有大清橋。長數百步。下作九虹門。往來帆檣。皆由此出入焉。夕抵濟河縣北館駟。是日行七十里。瀑流泉源出王屋山。伏流至濟河縣涌出。過黃河溢爲滎波。西北至黃山渴馬厓。伏流五十餘里。至城西復涌爲北泉。或於上流汎糠以驗之信然。至是會諸泉入城。匯爲大明湖。流爲小清河。濟南名泉七十二。瀑流爲上。金線珍珠次之云。泉上有臺曰漱玉。東畔有白雪樓。樓前有石橋橫跨方塘橋上。榜曰蓬山遺跡。其北有來鳳對泉二亭。又有觀瀾亭。以祀呂洞賓。自漱玉而南。有水鑑亭。亭外有石橋。橋下之水。西流與趵突泉下流合。

二十二日己酉陰雨。留濟河縣。○二十三日庚戌陰雨。留濟河縣。○二十四日辛亥雨雪。留濟河縣。

二十五日壬子陰暄。日晚發濟河。午憩晏城店。過溧水。路逢泰山進香人。金符帖額。大羣千餘。小羣百餘。幢旗前羅。杠蓋後隨。填街塞路。晝夜不絕。以祈福利於天仙聖母，碧霞真君云。夕抵禹城縣西館駟。距濟河七十里。城中有禹廟。

二十六日癸丑陰。早發禹城。午憩黎吉店。過東方朔故里。夕抵平原縣北館駟。是日行七十里。省城周廻四十餘里。城外人物殷盛。知府殷聘之有善治聲。

二十七日甲寅晴。早發平原。城內有顏真卿廟，三義廟。歷管輅故里。禰衡高樓及桃園故地。行三十里。午憩由六店。夕抵德州。州爲南北要衝。商賈輻湊。車馬駢闐。城郭之雄。民物之殷。市肆之盛。倍於登萊。與濟南相甲乙矣。是日行九十里。知州李應元

二十八日乙卯晴。早發德州。過衛河。河不踰數丈。而渾濁不見底。東南漕運。皆由此達于天津。官船商舶。首尾相接。津頭人馬駢闐。未易得涉。午憩南柳枝舖。過董子下帷處。夕抵景州南館駟。是日行六十里。

二十九日丙辰陰。早發景州。過董子祠及周亞夫細柳營。夕抵阜城縣南館駟。距景州五十里。知縣郝士遂。華陰人。

三十日丁巳陰。早發阜城。午憩富庄驛。過滹沱河上流。夕抵獻縣南館駟。是日行八十里。知縣李粹白。有政聲。

[崇禎元年十一月]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晴。早發獻縣。渡二濁河。午憩商家店。夕抵河間府。是日行七十里。府隸北直戰國時爲燕齊趙三國之境。東濱滄海。西麓太行。其俗敦厚淳朴。貴德而務農。府東十里。舊有蓮花亭。賊臣魏忠賢新之。金碧照耀。自獻縣土地泥淖。築長垣設畫橋。榜曰八方通濟。三輔要津。蓮花之東西畔

。各構小亭。陂池相連。柳絲如織。爲一府勝槩。皆忠賢所建也。亭之北。夾路作長廊。高立牌樓。蓋頌美忠賢者。而及忠賢敗。皆撤去云。

初二日己未晴。早發河間府。過蒲禾毛萇授詩處。其書院在尊福鄉。午憩新中鎮。夕抵任丘縣南館駟。縣屬河間。漢平帝時。中郎將任丘所居。故名通衢。有牌樓鐫石爲之。太子太傅左都督田爾耕所建也。爾耕以忠賢腹心。恣行不義。及忠賢敗。爾耕亦被誅戮。籍其田舍云。是日行七十里。

初三日庚申晴。早發任丘。行四十里。憩牟州店。自此漸近易水。陂澤汎溢。每當夏澇。平陸成海。築長牆三十餘里以通道。道傍萬柳垂陰。十里五里。畫橋相望。皆忠賢所築也。渡易水。過召公遺化牌門。夕抵雄縣南館駟。縣卽古雄州。今隸保定府。士夫家返魂者。前導儀物。皆象生時。五服之人以次護行。婦人擁帳以來。而但鼓吹沸天。喪主不哭。士夫有識者亦如此。極可駭異。是日行七十里。任丘城內。牌樓相望。卽兵部尙書李汶，刑部尙書閔煦，左副都御史邊復初。而李閔二尙書。皆十世承恩者也。

初四日辛酉晴。早發沿河而行。河名拒馬。兩邊築牆三十里。以障水患。卽宋與遼分界處也。午憩白溝店。過三義廟王嬙故里。夕抵新城縣南館駟。縣隸保定府。有督亢勝跡牌門。是日行七十里。雷靈雨，周世登等要素盤纏。而行橐蕭然。未能優給。世登怒形於色。

初五日壬戌。早發新城。大霧四塞。不辨咫尺。過燕丹故閭。午過涿州境三家店。州西南五十里許。有樓桑村。卽漢昭烈故居。有廟在焉。夕抵州之南館駟。是日行六十里。自濟南府所經無一點山。至此忽見西山鬱然。山卽太行之一支。迤向西北。擁衛皇城者也。

初六日癸亥晴。早發涿州。城中閭閻櫛比。物貨山積。城池壯固。雄於畿輔。夕抵良鄉縣南館駟。是日行七十里。縣屬順天府。樂毅墓在縣南三里。涿州北三四里有石橋。長二百餘步。榜曰萬國朝宗。橋之左右。皆作石欄。河上數里。夾築石堞。以防河決。又十餘里有石橋。長百餘步。極其高壯。橋邊有巨刹。皆魏忠賢所造也。所過多寺刹。皆揭以封勅。

初七日甲子晴。早發良鄉。午憩廟堂。過蘆溝橋。橋長數百步。設石欄爲獅形。下有十虹門。橋之宏侈過於濟河之太清橋。夕抵大井店。是日行五十里。

初八日乙丑晴。早發大井店。行十餘里。抵阜城門外。我國使臣。例由朝陽門入。故循城而東。過宣武崇文二門。抵東嶽廟。佛宇侈麗。塑像累千餘。傍有道院。道士數人居之。少憩更衣。使上通事先呈報單於監門內官。內官受賂後方許受單。過廣仁長安等街。申時到玉河館。館於西照。琉球使臣林國用，毛繼賢等。以冊封奏請。先已到館。留在東照。是日大風。沙塵漲天。○自登州至皇城一千七百餘里。大道如砥。無一險阨。村居野店。十里相望。鳴吠四達。煙樹迷空。商賈行旅。絡繹不絕。公卿士庶第宅連雲。數百年昇平氣像。於此可見。但風俗重名利捐廉恥。輕喪制尙鬼神。文廟書院。鞠爲茂草。佛宇道觀。輪奐增新。緇黃之徒。與士女雜處。而絃誦之聲。罕聞於里閭。

初九日丙寅晴。在館。聞閣老劉鴻訓以受賂被參。序班陳允中，韓孔麒來言鴻臚寺呈報單時。當優進禮單。下吏亦宜優給云。

初十日丁卯晴。令譯官呈報單於鴻臚寺。多用情費。小甲來言明日四更頭。詣闕見朝。已爲出票云。

十一日戊辰晴。四更頭詣東長安門外。監門關官受賂許入。過承天門端門。至午門外。少憩朝房廡下。待天明。序班引詣常參官班行之後。四拜三叩頭而退。詣光祿寺。領欽賜酒飯。纔設卓上。已被人攫去。還詣午門外。一拜三叩頭而出。聞館夫謂譯官曰前此兩使臣之行。皆留土物於登州。私買物貨。盡被毛將所奪。而你等又爲留置於登州。當告于提督主事。行文取來云。蓋館夫等詳聞曲折於驛主處而有是言也。令譯官細陳毛差驅迫收稅曲折。今若輸來。必有大患云而不之信也。

十二日己巳晴。曉詣靈濟宮。參冬至初度演儀。少憩東長廊。聞鼓而出。立于中庭。俄而殿上有鳴磬聲。皇上殿坐時舉動也。千官分東西序立。北向朝謁。贊唱四拜。拜畢跪良久。又四拜而罷。午時提督主事莊應會下館。仍招通事黃孝誠，禹啓賢等詰之曰。進貢員役賚來土物。開市買賣於館中。自是古規。聞你等留置於登州。難免私買之律。今當行文取來。土物數目一一錄呈。孝誠答曰使臣到登之後。毛差追到。查點物件。封置一處。使之買賣收稅。故不得已留置而來。非小的等敢欲私賣而然。今若推來。陪臣歸路必生大患矣。提督不聽。督呈數目。小甲往來如織。臣等竊念貿販之物。既未呈咨。而提督託言私買而行文取來。則不無勒奪之慮。不得已書呈土物若干。周世登挾憾於盤纏等事。自請往登押來。館夫等又百般慙懇於提督。而提督自是不廉之人。必欲行文取來。

十三日庚午微雪。在館。早朝小甲來督取來呈文。以事係毛營。構呈文書送。

十四日辛未陰。在館。小甲來言一昨呈文。提督不爲聽理。又督呈文。臣等又以不可取來之意。書送呈文。

十五日壬申晴。在館。午時小甲持示印本毛鎮塘報。十月初七日。據游擊曲承恩飛報。探得獃賊猝犯義州。破毀城樓。改造船隻。而於鴨綠江渡兵運糧等情。初八日又據南路大旗尤吉龔也祥，守備毛永華飛報。探得黃州太守李碩達，差官李孝信等。帶領馬兵百餘名上城。來看公文。口稱賊兵已近王京八十里下營。止隔一河。麗兵堵住淺水。未知勝負。今先差後報。探的信另再飛報云云。看來心膽墮地。員役輩至有號泣者。

十六日癸酉晴。詣禮部行見堂禮。序班引詣臣等於磚上。三揖四拜。又一揖而出。尙書郎官每於拜禮時答揖。因詣儀制司主客司亦如之。蓋表狀呈於儀制司。咨文方物呈於主客司故也。尙書何如寵南直婺源人。左侍郎馬之騏河南新野人。右侍郎周延儒南直宜興人。儀制司郎中王日善湖廣江陵人。主客司郎中何萬化南直上海人。詢問我國賊報。皆以不知答之。疑信未定。悶鬱而已。夕禮部出票。當以十八日驗進方物。小甲又督呈文。聞袁軍門題本。以爲毛帥反形已具。請及時勦滅云。

十七日甲戌晴。在館。構草呈文。備陳毛差始終作挈之狀及歸路生釁之患。欲爲親呈。先令譯官等懇訴於提督。則館夫等齊進誣訴。以鮮人將欲潛買硝黃。留置土物於登州。至請棍覈譯官。提督偏聽其言。仍督取來呈文。且曰若以歸路生釁爲慮。則以上通事名呈文可也。仍出稽查出入簿一冊。有曰禮部提督莊。爲奉旨立簿稽查。以杜姦弊事。照得鮮人在館者。出入有禁。啓閑依時。防衛固嚴。稽查亦密。第法久人弛。甲夫積猾。居貢使以爲奇貨。甘言密語。內騙參貨。外騙客拜。百計籠絡。溪壑無厭。以至弱肉強食。追逋無法。鮮人在館。羈滯日月。查其宿弊。皆由私相受授。不行查考所致。况屢奉明旨。法令森嚴。貢使貿易。用柔遠人。勢難禁斷。但貿易有開市交易之期。物貨有驗包盤詰之舉。相應

置立門簿二扇。仰副使通官收執。一。以記出物。一以記入物。每日除食用薪水外。一應貨物。逐一登簿。不許擅自交易。至於萬雜挨至開市者。俱候本部進署之日。當堂稟明出入。仍令通官盡押。以杜弊端。如有寅夜夾帶。或踰牆遞送者。卽係違禁犯法。驗包之日。照驗不對查出。重責枷號。按律參送。決不輕縱。須至簿者。

十八日乙亥晴。在館。是日禮部當驗進方物。而提督以不爲呈文之故。不肯驗進。令小甲又督呈文。

十九日丙子晴。在館。小甲來督呈文。且曰提督貪婪無比。輸來土物。欲爲分利。若不從。必有生事之患。臣等更思之。當初若呈貿販咨於登州撫院。言順理直。可以呈文搪塞。而既不呈咨。跡涉私賣。一向堅執。恐有意外之變。不得已以禹啓賢名呈文。序班陳允中，韓孔麒來見。詳問我國賊警。則前日塘報皆構虛云。副使舒桂榮送拜帖橫盒。卽爲回帖謝之。

二十日丁丑晴。在館。使黃孝誠獻方物于禮部。禮部該吏及小甲等。刀蹬驗進方物人情。

二十一日戊寅陰。在館。主客司驗進方物。小甲又索儀制司表文驗進時人情及郎中前禮單。聞留登船二隻爲毛差所奪去。

二十二日己卯晴。在館。禮部進獻冬至方物於內府。內府出票。求索人情。

二十三日庚辰晴。在館。儀制司驗進表文。○二十四日辛巳陰。在館。○二十五日壬午晴。在館。

二十六日癸未晴。在館。日南至。皇上親祀天壇。禮畢還宮。御皇極殿。受慶成禮。琉球使臣長史府左長史林國用送領受本國禮單移文。

二十七日甲申晴。四更頭詣闕。參冬至賀禮。洞開三虹門。列儀仗象輅於午門外。皇上御皇極殿。臣等於午門外行禮。相去隔遠。不得瞻仰穆穆之儀。而士大夫在班者。舉皆動止有度。亦可見中朝文物之盛矣。外國賀至者。惟我國及琉球。而琉球次於我國。其使臣閑習禮儀。亦善華語。問其國距中國幾何。答云得東南風六七日到福建。自福建至北京萬餘里云。詣光祿寺。領欽賜酒飯而退。象之狀獐甚。牙長二尺餘。鼻長過牙。吃草鼻取以納口。目甚細。足大如柱。右足紐以鐵鎖。長十餘尺。腰圍八九尺。衣以錦韉。著以金鞍駕輅。而列於午門外者六。

二十八日乙酉陰。在館。提督還送禮單人參。使之擇好品更進。無恥甚矣。

二十九日丙戌大霧終日。在館。小甲進呈果品。如葡萄紅柿林禽。皆如新摘。細糖藥果之類。亦會所未見者也。

[崇禎元年十二月]

十二月初一日丁亥。夜雪朝晴。在館。小甲謄示琉球使臣呈表。略曰先王昇遐。世子尙豐請襲封爵。首尾九年。不蒙弔襲。小邦峻法。將前遣二官。已懲棄市。今復遣臣林國用。據外國恭順之誠。循周禮九服之例。賚疏籲天。並呈咨文及本國保結。業已題奉聖旨。下部題覆。守候踰月。未蒙奏覆。伏因海隅

小邦。土産全無。金銀罕見。以此久稽。伏乞早賜覆題。含恩命而永被龍光。P襲封藩而世承殊寵云云。

初二日戊子晴。在館。序班來見言皇上逐日開筵。引儒臣講學。提督送拜帖及詩扇登科試券。

初三日己丑晴。在館。○初四日庚寅晴。在館。

初五日辛卯晴。在館。聞袁軍門上本。奴賊來犯寧遠衛。

初六日壬辰晴。在館。

初七日癸巳晴。在館。提督下館。小甲持示通報。

初八日甲午晴。五更頭往參聖節初度演儀P於靈濟宮。禮部及提督下人來索人情。不勝其擾。

初九日乙未晴。在館。朶顏三衛進貢獐子百餘名入來同館。游擊彭姓人領兵衛護。小甲持示督帥袁崇煥塘報。

初十日丙申晴。在館。序班韓孔麒來言以明日往登州。要索盤纏。

十一日丁酉大霧。在館。韓孔麒與館夫及通事朴孝一，韓之望等。發向登州。聞毛鎮塘報。劉亥等投降云。

P十二日戊戌陰在館。提督下館。○十三日己亥大風寒甚。在館。

十四日庚子大風。在館。聞留登員役等持物不得換賣云。

十五日辛丑晴。在館。見毛鎮塘報。奴賊來屯鎮江。率官兵水陸並進。擒活夷四百餘名。斬三千級云。

十六日壬寅晴。在館。往參正朝初度演儀於靈濟宮。○十七日癸卯晴。在館。提督下館。

十八日甲辰晴。禮部進聖節方物於內府。出P票求索人情。

十九日乙巳晴。在館。序班來見。

二十日丙午晴大風。在館。以本國飢荒。上下馬免宴事。呈文禮部。

二十一日丁未晴。在館。

二十二日戊申晴。在館。禮部進謝恩方物於內府。出票求索人情。

二十三日己酉晴。在館。令譯官呈焰硝別質咨於兵部。兵部以爲必有奏本。可以題請。無奏本不可爲之云。

P二十四日庚戌晴。四更頭詣闕參聖節賀禮。一如冬至儀。三衛獐子入參西庭。辮髮鬪衣。形容醜惡。

二十五日辛亥晴大風。在館。周伴送來見。

二十六日壬子晴。在館。○二十七日癸丑晴風。在館。○二十八日甲寅晴。在館。

二十九日乙卯大風。在館。提督下館封印。

三十日丙辰晴。在館。提督令朝鮮琉球勿參正朝賀班。主客司郎中何萬化招通事言曰袁軍門以毛帥侵害你國貢使。故請改貢道於山海^P天津之間。說與陪臣知悉云。小甲來言聖節進賀時。三衛獐子入闕。詣光祿寺領酒飯。提督適更衣於後廊。被獐子侵辱。提督令獐子等勿參正朝賀班。獐子以爲朝鮮琉球不參則已。如或進參。吾等當攔入云。提督之令朝鮮，琉球勿參者。蓋以此也。

[崇禎二年正月]

二年正月初一日丁巳晴。在館。○初二日戊午晴。在館。

初三日己未晴。在館。小甲來言軍門以毛帥移鎮登州事。通於各衙門。各衙門以此事狀。當爲^P奏本云。小甲徐庠之子爾雋及其師李楨國來見。

初四日庚申陰。早朝提督下館開印。臣等進見。

初五日辛酉陰。在館。○初六日壬戌晴。在館。

初七日癸亥朝陰晚晴。提督下館。以勿改貢路事呈文。大堂之意。稟於提督。答曰此事出於袁老爺題請。皇上及朝廷方倚重袁爺。決難更改云。且請票帖。卽出票給之。

初八日甲子晴大風。在館。早朝副使舒桂榮下館送小帖。有曰舊國王因何失國。今國王因^P何得國。舊王見居何地作何狀。須將前後事情。備細開示。以便呈報云。臣等答以廢主得罪倫紀。先寡君昭敬王妃金氏。奏聞皇朝。因小邦臣民歸向之心。請立今王。欽蒙皇朝特允。封典曲折。詳在奏本中。廢主處於王京一日程江華都中。供奉無闕。仍問副使曰其時奏本必當在於大部。何以有此問也。副使答曰尙書未知其由。使之開報云。已時往禮部。先詣主客司呈文。懇陳山海天津水路險惡。難以得達之狀。郎中日雖則然矣。袁老爺既爲題請。皇上及^P朝廷一從袁爺之言。登州之路。不可復通。此外如有別樣好路則好矣。臣等答以更無可通之路。郎中日陪臣回國。啓知國王。奏請可矣。要見袁本則郎中令堂吏出示。看未過半。遽卽取去。大槩謂朝鮮媾倭款奴。改貢路於山海。以杜隱憂事也。見甚驚駭。是日寒甚。尙書不爲坐堂。因姓黃堂吏投呈後堂。堂吏謂譯官曰袁爺乃外皇帝。皇上言聽計從。你等貢路勿改之請。雖用累千合。決不可諧云。

初九日乙丑晴。在館。○初十日丙寅晴。在館。

^P十一日丁卯晴。在館。陳允中來言禮部以改貢路事。俱爲上本。時未啓下云。

十二日戊辰晴。在館。

十三日己巳晴。在館。聞以上元張燈。放假三日。往登館夫二人先回。員役等已發行云。

十四日庚午晴。在館。禮部堂吏臚示袁軍門題本。乃禮科抄出改貢路一款也。

十五日辛未晴。在館。貿販譯官朴孝一，鄭夢台等回自登州。聞本國消息及毛差奪去船隻青布收稅之事。

○十六日壬申晴。在館。○十七日癸酉晴。在館。○十八日甲戌陰在館。序班等來見。○十九日乙亥陰。在館。

二十日丙子晴。在館。皇上幸國子監謁聖。夕還宮。子夜大風。沙塵漲天。

二十一日丁丑晴。在館。

二十二日戊寅晴。在館。提督下館。稟以辨誣呈文事。提督日待大堂出座日。當出票給之云。且請懇告大堂。以雪冤枉。提督許之。令臚寫呈文一通以來。出票時又求索土物。

○二十三日己卯晴。在館。○二十四日庚辰晴。在館。

二十五日辛巳晴。在館。館夫言袁軍門移文封閉海口。你國船隻將送于廟島云。

二十六日壬午晴。在館。

二十七日癸未晴。在館。提督下館。令譯官請出二票帖。呈辨誣文於禮部。又呈事完通狀於通政司。提督卽爲諭帖云通官來稟欲遞事完通文。今各衙門俱以考察自陳不坐堂。且待賞本旨下去投亦爲未晚。又陪臣仰陳誣冤。冀蒙矜察。以憑轉奏。一呈本府。已對大堂爲朝鮮細陳其冤。俱各洞然。毋煩致辨。其原呈待大堂坐堂日。卽爲轉送云。考察乃考績。五年一次爲之。

二十八日甲申晴。在館。○二十九日乙酉晴。在館。

三十日丙戌晴。在館。韓孔麟來言禮部移文袁軍門。問貢路改易與否。覆題云蓋以前日呈文之故。並爲枚舉行文云。

[崇禎二年二月]

二月初一日丁亥陰。在館。○初二日戊子陰。在館。○初三日己丑晴。在館。

○初四日庚寅晴。在館。聞皇后周氏巳時誕生皇子。

初五日辛卯晴大風。在館。夕主客司郎中招通事面諭改貢路覆題事書送。末端結語云現在進貢陪臣。原從登海而來。舟楫尙待于登州覺華。未諳夫新道相應。暫放登還。俟其歸國。料筭停妥。自今歲爲始。往來貢道。悉從覺華島以入。伏乞勅下臣部。一。移文撫道。放前貢臣從登州歸國。一。咨諭朝鮮。令後貢臣從覺華島以入。庶柔遠之仁與牖戶之防。兩得云云。

○初六日壬辰晴。在館。聞禮部一本。琉球中山王世子尙豐。請襲父爵。奉聖旨。

初七日癸巳晴。在館。提督下館。臣等面請出票呈文。提督答曰大堂以考察不坐。我當袖去。親呈於私第也。又稟事完通狀。答曰過十五日考察後。卽爲出票也。又問皇子誕生陳賀時。陪臣當爲隨參。而一昨陳賀。不得隨參。極爲未安。答曰過十四日大陳賀頒詔時。當卽隨參矣。

初八日甲午晴。在館。禮部堂吏來言皇子誕生慶詔。如不遣天使頒降。例應差官賚去。差官^P納賄願往者甚多。你等多用人情。可以預圖云。臣等答以慶詔之頒。自有規例。惟俟天朝處分。安用人情。

初九日乙未晴。在館。

初十日丙申晴。在館。禮部堂吏謄示貢道覆題草本。

十一日丁酉晴。在館。提督送諭帖曰皇長子誕生。天朝例應遣使頒諭屬國。今朝鮮慶賀陪臣在館。若順賚歸藩。亦稱兩便。爾衆酌議妥當。翌早具呈大堂。以憑奏奪施行。年月日。諭朝^P鮮國陪臣知悉。小甲言此事在大堂酌處。提督不當干預。而爲此諭帖者。欲爲受賂。禮單不可不優給。如不從之。當以差官賚送云。臣等答之如答堂吏之語。仍答提督諭帖曰竊詳示諭。深仰老爺顧恤小邦。欲爲省費之盛意。第皇朝誕降。乃是天下之大慶。而遣使頒諭。又是屬國之至榮。詔勅順賚與否。下邦陪臣不敢擅便。伏惟老爺酌宜裁處。

十二日戊戌晴。在館。禮部堂吏謄示貢路事。奉聖旨。這朝鮮貢道覆議既確。今歲著從覺華^P島入遼平照舊。現在陪臣。暫放登還。俱如議行。朝鮮恭順。方協力圖奴。每歲兩貢。准一次齎行。以休煩費。你部便咨諭該國王知道。

十三日己亥陰。在館。小甲來言提督要詔勅順付禮單。否則當送差官云。

十四日庚子陰。在館。禮部送曆日一百一本。一本乃御覽件也。

十五日辛丑陰。在館。

十六日壬寅晴。在館。小甲以提督之意。來督禮單。臣等答以奉勅事完後當給之云。

^P十七日癸卯晴。在館。○十八日甲辰晴。在館。

十九日乙巳晴。在館。小甲來言禮部以你國頒詔事。數日內當爲上本。而差官納賄願往者甚衆。館夫張國祿者。方多聚銀。兩圖屬於差官之行云。

二十日丙午晴。在館。聞考察犯贓者多至一百三十餘員。而皇上以犯贓者。皆是小官而無大官。勅下吏部。更爲查覈云。

二十一日丁未晴。在館。禮部堂吏及儀制司該吏。納受人情而去。

^P二十二日戊申晴。在館。提督下館。以考察未下。各衙門不坐之故。不許事完通狀票帖。聞差十三省頒勅天使。侍講朱之俊，副使行人姜應甲往浙江，廬鳳，淮揚等府。侍講許士榮，禮主事閔心鏡往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州。禮部南中允，陳仁錫，中書弓省距往河南，廣平，順德，大明，永平等府，山

海關，遼東。侍講伍錫袞，中書劉宇揚往雲南，貴州等處。禮科仇維楨，禮主事王原昌，工科劉安行，禮主事河閔中往湖廣。行人郭建邦，李獻往山東。行人談性學，汪桂往陝西，四川，^P潼關。行人李日登，郭維隆往福建，江西。行人李日燁，陳萬齡往廣西。奉聖旨。

二十三日己酉晴。在館。儀制司該吏持示禮部一本。謹題爲傳奉事。議制司案呈照得。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皇子誕生。例該頒給詔書。前往朝鮮國諭知。案呈到部看得。聖嗣篤生。普天胥慶。誕敷明詔。歡同華夷。例差翰林六科二員。前往朝鮮開讀。已經題奉。欽依在案。皇華特遣。實爲下國之榮。而皇使鼎臨。亦有供帳之費。及查天啓七年皇上登極詔書。欽奉明^P旨。止令該國陪臣順賚。蓋於率由舊章之中。寓體恤小邦之義。所以省其物力。用獎忠勤。無非聖明之德意也。今此喜詔。或以事關大典。仍遣專官。抑念往返費煩。姑從新例。理合恭請聖裁。勅下臣部。遵奉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朝鮮慶詔。照登極例。著陪臣順賚開讀。以見體實該國之意。

二十四日庚戌晴大風。在館。○二十五日辛亥晴風。在館。○二十六日壬子晴風。在館。

二十七日癸丑晴。在館。提督下館。賂堂吏金天^P吉等。出事完通狀及禮部呈文票帖。

二十八日甲寅晴。在館。○二十九日乙卯晴。在館。

三十日丙辰陰。以呈文事往禮部。尙書以位不齊不坐。投呈後堂。

[崇禎二年三月]

三月初一日丁巳晴。在館。

初二日戊午晴。在館。提督下館。禮部堂吏持示呈文批下云朝鮮累世恭順。據呈備悉誠悃。督帥請改貢道。意在申嚴登州海禁。不專爲該國也。宜益矢忠貞。勿懷疑慮。

^P初三日己未晴。在館。○初四日庚申晴。在館。

初五日辛酉晴。在館。令譯官呈事完通狀於通政司。左參議楊紹震言你國事機。與前有異。硝黃弓角。不可容易許賈。必得提督許賈公文。然後方可准許云。

初六日壬戌晴。在館。

初七日癸亥晴。在館。提督下館。以硝黃弓角許賈事。成送移文於通政司。聞登州消息。水手等自正月不爲放料。舉皆飢餓。以船上回糧支放云。

^P初八日甲子晴。在館。

初九日乙丑晴。在館。聞百官陳賀。頒詔天下。

初十日丙寅晴。在館。聞西黑酋投漢兒俱叛。

十一日丁卯晴。在館。

十二日戊辰晴。在館。提督下館。以速爲打發事呈文。卽出票催督硝黃弓角領賞等事。又令序班往內閣。探問奉勅日期。

十三日己巳晴。在館。通政司受事完通狀。而正堂不坐。不爲成帖。故不得移送禮部云。

十四日庚午晴。在館。小甲來言表裏禮物次知^P該吏處。當給人情云。

十五日辛未晴。在館。禹啓賢，黃孝誠進往通政司。始移事完通狀於禮部。堂吏謄示皇長子誕生勅書。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帝王膺天眷而奉宗祧。首重元儲。尤隆世嫡。朕以妙躬。嗣服丕基。夙夜祇念。我皇考皇祖。集慶發祥。源深緒遠。佇昌嗣續。仰慰貽謨。茲荷上帝居歆。宗祚垂祐。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周氏出中闈。開冢胤之光。萬國愜元良之祝。肆頒渥澤。覃被多方。所有恩條。臚列如左。於^P戲震祥肇毓。坤元贊乾。始以凝休。渙號鴻宣。解澤麗巽。申而布令。誕告中外。咸使聞知。崇禎二年三月初九日。

十六日壬申晴。在館。

十七日癸酉晴。在館。提督下館。呈文催行。序班要索奉勅人情甚多。提督送扇子求題詩。

十八日甲戌晴。在館。

十九日乙亥晴。在館。序班持前日受勅時禮單人情單子示之。答以前規雖如此。勢難一一應副云。

^P二十日丙子晴。在館。○二十一日丁丑晴。在館。

二十二日戊寅晴。在館。領欽賜下程冠帶。羊七口。鵝七翼。出正廳。一拜三叩頭。

二十三日己卯晴。在館。序班刀蹬奉勅人情。不得已依前例許給。

二十四日庚辰晴。在館。

二十五日辛巳晴。在館。序班謄送詔勅草本。且云詔勅批紅已下。而適乏金錢紙。未得正書安寶。俺等進司禮監方催督云。

二十六日壬午晴。往國子監謁聖廟。廟在三^P重門之內。祇謁於中庭。見正門左右。列石鼓十一枚。字畫磨滅不可曉。適值正堂開座。博士官十餘員來見臣等。問毛帥住筭貴國。未有擾害否。臣等答以毛帥在於孤島。不相干涉云。又往天壇。周迴十餘里。曠庭植柏成行。內有殿宇。榜曰大享殿。上宇下壇。壇內東西。各設位座。以爲祭天配祖之所。殿之西南。有皇帝齋室。殿內設御榻浴室。扃鑰甚嚴。不得開見。

二十七日癸未微雨。日晚開霽。詣闕領賞。

二十八日甲申晴。四更頭詣闕。謝欽賜賞^P物。

二十九日乙酉晴。在館。伴送周世登來見。要素盤纏。且言奴賊萬餘騎。來屯鐵山。鈔略蛇浦等地。擄游擊毛姓人而去。其言雖不可信。而聞之驚駭。

[崇禎二年四月]

四月初一日丙戌陰。在館。小甲騰示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懲治魏璫文武官員全報。

初二日丁亥夜雨朝晴。在館。○初三日戊子晴。在館。

初四日己丑晴。在館。聞以天旱。皇上親禱宮^P中。分遣祭官。禱于南北郊鎮國，昭應廟等處。

初五日庚寅晴。在館。○初六日辛卯晴。在館。

初七日壬辰晴。在館。提督下館。開市許貿年例硝黃弓角。令館夫設辦。邀諸名官會飲。禮部郎中員外四五人來參。下庭親點貨物。問其價之高下。

初八日癸巳陰。卯時詣闕。將受勅。內閣下人及闈官刀蹬人情。序班陳允中亦爲愆懇。貸銀准給後始許入。由午門左掖門而入。過金水橋。登會極門月廊。臣等向闕牌前跪四叩頭。^P翰林奉勅授使臣。使臣跪受。四叩頭而出。誥勅文張四知所撰。勅書則倪元璐所撰也。

初九日甲午晴。在館。○初十日乙未晴。在館。○十一日丙申晴。在館。

十二日丁酉陰。在館。提督及兵部郎中到館驗包。○十三日戊戌晴。在館。

十四日己亥晴。四更頭詣闕辭朝。囉嘛國僧人十餘名爲進貢而來。戴白巾著朱衣。

十五日庚子微雨。巳時發行。出自河岱門。館夫等來餞于門外。夕抵大井店。是日行四十里。

^P十六日辛丑晴。曉發大井店。朝火于良鄉縣。夕抵涿州東館駟。是日行一百二十里。聞登州客商朱姓人之言。毛營差官三月初到登州。奪取第五船。裝載軍糧。送于皮島。差官則留待臣等之行云。

十七日壬寅晴。早發涿州。午憩新城縣。夕抵白溝店。是日行九十里。

十八日癸卯晴。早發白溝店。午憩雄縣。過易水。夕抵香城舖。是日行九十里。

十九日甲辰。密雲不雨。早發香城舖。午憩新中^P鎮。夕抵河間府南館駟。是日行九十里。道逢一差官。言袁軍門上本。請令毛帥移鎮寧遠衛。聖旨允下。此後則毛帥不得侵害你國貢使云。

二十日乙巳晴。早發河間府。午憩獻縣。夕抵富庄驛。是日行一百里。

二十一日丙午晴。早發富庄。午憩阜城縣。夕抵景州。是日行九十里。夜見白氣橫天。有如長虹。自東指西。其長竟天。

二十二日丁未大風。早發景州。午憩德州。由間路而行。夕抵土橋舖。是日行九十里。

二十三 日 戊申 曉微雨。早發土橋過陵縣。午憩鳳凰舖。夕抵臨邑縣西館駟。是日行九十里。

二十四 日 己酉 陰雨。早發臨邑。冒雨行三十里。抵王家坊。

二十五 日 庚戌 晴。早發王家坊。午憩濟陽縣。阻雨止宿。是日行七十里。

二十六 日 辛亥 陰。早發濟陽縣。渡楊河及濁河。午憩鳳家店。道遇登州客商陳姓人。言毛差率家丁百餘名。三月初到登州。夜打水城門。突入作拏。兵備道令毆逐之。毛差優送禮單。兵備許令上岸。遂奪取使行第五船。裝載軍糧。待使臣之還。押回皮島云。夕抵鄒平縣。是日行一百二十里。

二十七 日 壬子 晴。早發鄒平。過長山縣。道遇登州兵備中軍朱應辰。問我國消息。答云俺以招致劉愛塔事。承差往皮島。毛帥言奴賊數萬騎。來屯宣鐵地方。借船於朝鮮。要攻皮島。而國王不許。誠爲可嘉云。劉愛塔則不爲入送。兵備將此事意上本。故賫往北京云。問毛差留登與否。則答云留登已久。而以軍門巡到故。兵備道嚴督發送。想已回還云矣。夕抵金嶺驛。是日行一百里。長山縣主。乃劉鴻訓伴僮也。言於譯官曰劉爺昔年奉使你國。你國人以爲如何也。譯官答以東人至今稱道盛德。第未知緣何被參遞職也。答曰因偏黨相攻擊。而然劉爺無所失。攻之者皆貪墨之人云。

二十八 日 癸丑 晴。早發金嶺。午憩淄河店。到青州少憩馬耳門上。有馮姓人。言軍門以防海事巡向登州。蓋緣你國有事云。欲詳問則曰煩不敢言。只書毛字示之。更爲密問。則言毛帥以借糧事。舉兵向你國云。其言雖不可信。而心甚疑慮。夕宿州之東館駟。是日行七十里。

二十九 日 甲寅 晴。送先來譯官朴孝一，張後堪于登州。早發青州。午憩堯溝店。過昌樂縣。夕抵周流店。是日行一百里。

三十 日 乙卯 晴。早發周流店。過濰縣。有我國人全海龍者。丁卯歲以冬至使格軍。遺落濰縣。願與俱還。卽爲帶來。午憩寒亭店。夕抵昌邑縣東館駟。是日行一百二十里。

[崇禎二年閏四月]

閏四月初一日 丙辰 晴。早發昌邑縣。午憩卜庄店。渡新河抵掖縣之沙河店。是日行一百里。

初二 日 丁巳 晴。早發沙河店。過萊州府掖縣。知縣洪恩炤出候。巡按御史於路左。軍卒塞路。午憩州東十里舖。夕抵朱橋驛。是日行一百一十里。

初三 日 戊午 晴。早發朱橋。午憩黃山驛。夕抵黃縣。見留登團練使文告。毛差船十餘隻。三月初到登州。搜括各船。劫奪什物。又取第五船載糧。先送于皮島。登極使所留船隻。并爲奪去。待使臣還登。偕往皮島云。而以濟南軍門巡到之故。差官避在廟島。其家丁則留守登極使船隻。以待使行之還云。

初四 日 己未 陰雨晚霽。卽發黃縣。午後到登州船所。第五船果爲毛差所奪去。是日行六十里。昏大雨震電。

初五 日 庚申 晴。留登州。早朝詣軍門。見官問我國地方奴賊來犯之說。答以未聞。又辭於兵備道令免見。海防廳中軍送牌文。當以初六日驗包云。巡按御史王政新。是日巡到。

初六日辛酉晴。留登州。早朝往辭摠兵衙門。令^P免見。許給火藥。臣等將還推登極使船隻。而毛差家丁知幾先避。掉舟而去。

初七日壬戌晴。曉祭海神。未時乘順風發船。過廟島鼉磯島。夜半過皇城島。

初八日癸亥晴。曉頭風勢不順。迤向鐵山嘴。舟子極力斜帆而行。巳時到泊旅順口。聞毛帥來住平島。是午發向皇城島。舟艦蔽海而過。初昏唐船不知其幾隻。擁入港口。問之則毛帥因風勢不順。自皇城回來云。最後我國船一隻來到。乃譯官金彥渾，領將朴楫爲迎候臣等來也。

^P初九日甲子晴。留旅順口。早朝行見官禮於毛帥。毛帥在船上。命坐待茶。先言你國貢道。改由覺華島。此路決不可通。我當題請因舊登路矣。臣等答以如此則小邦蒙老爺之恩莫大。又以帶來本國迎候船隻稱謝。答曰你國王誠賢君。而備宰邊將不能遵奉。以誤國事。誠可痛心。我住你國。于今九年。彼此心腸。豈有不知之理哉。我厚受皇恩。官至都督。追贈四代。榮寵極矣。有何異志。而你國邊臣做出虛言。稱以舉兵向王京。使我致此狼狽。此何道理。頃因糧乏。求^P助於你國。則國王欲許。而備局一向搪塞。至於奴賊。今日借糧而許之。明日借之而又許。殊不知壑欲難充。其心不可測也。顧今賊勢有可勦之機。當送銀子于你國。多買戰馬。協力討賊。而你國諸臣。自來如此。何可期也。國王賢君之說。嘖嘖不離口。初昏毛帥發向登州。舸艦六十餘隻。軍兵數萬。降胡三百。並爲帶去。

初十日乙丑阻風。因留旅順口。

十一日丙寅陰。阻風因留旅順口。夜大風雨。

十二日丁卯陰。大霧蔽海。巳時乘順風發船。過^P平島三山島。酉時過廣鹿島。徹夜而行。

十三日戊辰晴。黎明過石城島。風勢不順。投泊鹿島港口。初昏因順風發船。曉過薪島。

十四日己巳晴。午過車牛島。風勢不順。斜帆而行。酉時泊于皮島。逢管餉使臣成俊耆。詳聞朝廷消息。

十五日庚午陰。阻風因留皮島。巳時送先來譯官及軍官二人。渡蛇浦由宣川路上京。

十六日辛未晴。發船泊于柎島。風勢不順。棹舟還向蛇浦。過薪彌島後。夜半泊甘城島。定州地

^P十七日壬申晴。午移泊于蔚島。初昏發船。竟夜而行。

十八日癸酉晴。午到泊于平壤石多山。○臣等留京師六箇月。而牢鎖孤館。不得以時接見通報。其於天朝事情。有同聾瞽。大槩皇上幼冲。紀綱委靡。朝廷粉飾昇平。不以外虞爲慮。貪風大肆。上下同流。如提督主事禮部郎官。公然出票。徵索土物。而提督尤甚。每入後堂。與館夫附耳私語。以牟利爲事。又如序班副事衙門胥吏小甲之類。日日誅求。罔有紀極。琉球使臣^P從人只五六。館夫等不爲顧存。僅通薪水。事完經年。無贈賂之物。打發無期。中朝如不革此弊。外國朝聘之禮。幾乎息矣。惶恐敢啓。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呈文

呈毛都督文

謹呈爲俯察微愴。題給票帖。以便進貢公務事。卑職等以冬至聖節謝恩之行。本月十二日到泊皮島。要聽指揮於下執事。適值大老爺出巡海上。受票於毛副摠陳中軍。來泊三山島。伏蒙老爺命送差官。教以追進受票於廣鹿島。而該差官不諒老爺本意。徑取兵部計開兩件咨文而去。卑職等相顧駭惶。罔知攸措。相率趕到於廣鹿島。則老爺旌旆已過大洋。揆以分義。當卽竭蹶追謁之不暇。而第伏念木道險惡。動費時日。方物載重。艱進尺寸。易致節日不及之患。茲因游擊毛大人。備陳前後委折。仍遣通官朴廷俊。使之替進節下。恭候處分。伏乞老爺特恕遲慢之罪。俯諒憫蹙之私。成給票帖。推還兵部計開兩件咨文。俾使行無滯。王事得完。千萬幸甚。

呈登州軍門文

謹呈爲多發山東米商。散糶皮島諸處。以資屬國。俾恤飢民事。伏以小邦不幸。酷被兵燹。公私赤立。民不聊生。而國運連否。天災荐臻。自夏徂秋。旱魃爲虐。煙飛赤土。野無青草。牟麥未收。已失東作。而黍稷枯黃。望斷西成。八路同然。西鄙尤甚。流離塞路。餓殍相望。傷心慘目。有不忍言。我寡君遇災兢惕。不遑寢食。凡所以上答天譴。下恤民隱者。靡不用極。而天不享誠。災不見弭。環東土百萬生靈。舉入於枯魚之肆。加以與敵對壘。朝夕戒嚴。飛輓千里。餽餉不給。雖在上熟之年。勢難支吾。况此大侵之歲乎。開口望哺。方騰庚癸之呼。束手待命。更無賑恤之道。小邦存亡之幾。迫在呼吸。此我寡君所以移咨於閣下。冀霑東海之餘波者也。恭惟閣下來鎮小邦。殆將十年。福星所臨。仁聲仁聞。固已遠播於海外。其視顛壑之民。豈以內外而有間哉。伏願閣下體中朝子視之義。倣古人乞糶之例。發送山東米商於皮島等處。以有易無。以便糶買。則屬國化荒而爲穰。飢民起死而回生。至於西邊屯卒。亦可免脫巾之患。是閣下之於小邦。施之以再造之恩。而尤有光於天朝恤小之大德矣。無任兢惶懇祈之至。

呈登州軍門辨誣文

謹呈爲俯察危懇。以雪至冤事。卑職等於本月十五日。伏見閣下告示。有曰朝鮮逼近奴酋。未必無觀望之意。又曰麗人假借進貢。私買硝黃。深爲大害。卑職等見之未半。不覺血淚自零

。心痛之極。不得緩聲。請陳其一二。而幸老爺之垂察焉。小邦之於天朝。地雖外藩而分同內服。義則君臣而恩猶父子。況於壬辰之變。過蒙聖天子再造之恩。君臣上下。至于今歌詠聖德。糜粉思酬之念。銘在心肝。此實天下之所共明知也。不幸往歲。狂寇猝至。一髮孤城。危於累卵。而寡君猶且峻斥虜使。守正不撓。雖以犬羊之絕悖。亦歎我國之不負天朝。至其遜辭稱謝而後。姑許羈縻。以緩目前之急。據實奏聞。深思圖後之策。誓心天地。坐臥薪膽。修城繕甲。期滅此奴而後已。我寡君終始敵愾之義。可謂無媿於天下。有辭於後世。今謂之近奴觀望。不亦冤乎。天日在上。鬼神在傍。非可誣也。且以硝黃言之。天朝許貿。自有已例。如欲法外加貿。必經中朝稟奪而爲之者。已成不易之規。故前後陪臣。謹守成憲。凡係市易貨利之事。絕不干涉。至如員役水手輩。亦不敢潛自犯禁。今謂之私買賂害者。其爲無理亦極矣。夫人臣而懷觀望之意。冒犯禁之名。俱是極惡大罪。果有之則不可一日不明其罪。如無之則不可一日不伸其冤。卑職等明知其無實。而未得雪此惡名。將何以自立於覆載之間邪。俯仰踟躕。無地自容。伏願閣下細察危懇。參量事理。快雪至冤。無至納小邦於不義之科。千萬幸甚。

呈毛都督請禁查官督押船隻員役文

謹呈爲嚴禁差官攔阻之弊。以便遠人進貢之行事。卑職等。伏蒙閣下許差伴官之惠。將以今二十六日。齎擎表文方物。前進京師計矣。忽於二十四日。得見督府標下都司周牌文。節該朝鮮國進貢船二隻。督押進京。其餘三隻督押回還云。卑職等竊照海路之行。易致覆沒。前後陪臣滄死者。非止一再。故凡一起使臣之行。必俱船五六隻。而卑職等兼三起而來。九件方物。其數甚多。表狀咨文。各具正副本。以備不虞。分載各船。船隻之多。蓋以此也。員役則一遵定規。無一人數外加帶。至如公私盤纏。皆以土物賚來。以有易無。不絕行糧。此二百年流來古規也。安敢數外夾帶。擾害我父母之邦乎。卑職等到泊之初。督府標下參軍陳查點一行員役及物件。又於十四日閣下掾房及總兵中軍亦爲逐一查點。果有夾帶違禁之事。則豈敢容護於其間邪。外國之人輸琛奉筐。冒險風濤。出萬死得一生。纔到上國地方。而必欲押回進貢之船隻員役者。誠未曉其意也。差官督押甚急。令其從人日夜看守。蹴踏方物。攔阻如是。而何以前進京師乎。卑職等若因此稽滯。不及於節日玉帛之會。則陪臣後至之誅。有不暇恤。而我寡君至誠事大之義。終歸虛地。古今天下寧有此道理邪。茲敢大聲疾號於牙纛之下。伏願閣下特諒大義。嚴勅差官。毋得押回船隻及員役物件。以便進貢之行。無任幸甚。

呈提督請勿查還登州留置員役土物文

謹呈爲冀垂明察。以恤遠人事。卑職等。以留登員役土物查還事。略貢難便之實。敢瀆還寢之懇。而辭不達意。迄未蒙允。茲又細陳前後委折。伏乞閣下留心詳察焉。卑職等。於八月初

。賚擎表文方物。到泊皮島。適值督府出巡。受票於毛副摠陳中軍。轉向三山島。督府已自登過矣。忽有一差官跳入船中。奪取兵部計開兩件咨文而去。卑職等不勝駭惶。追到鹿島。而勢不可及。不得已留通官朴廷俊。使之推咨文受票帖於督府。約遇於登。而卑職等先發至登。呈員役數目咨批於撫院。撫院摠兵兩衛及督府參將。逐^P一查點。未幾朴廷俊受票帖推計開與伴送周世登差官文高偕至。而該差官持督府令牌。與伴送一一查點。無絲毫夾帶違禁之物。而空將第三第四船及員役十餘人押回。又奪員役等物件二十餘隻。稱以買賣收稅。以補軍餉。封置一處。使家丁牢守之。蹴踏方物。擾害多般。卑職等懇乞差官。而差官不聽。欲訴撫院。而撫院見遞。勢難相抗。節日且迫。茲令員役輩一聽差官及參將言。留置土物而來。中間事狀。實出不已。亦非員役輩敢欲貪利私賣而然。登人耳目自^P在。焉可誣也。卑職等到館之後。當卽一一開陳。而事關督府。不敢率爾發口。既伏承老爺查還之命。豈不欲及時陳訴。而事體之未安。抑有甚焉。今若以如干土物之故。而形諸文字。惹起事端。則相恃之地。釁端易生。日後事變。難保其必無。而來頭使行之回泊也。亦將何辭以自解也。仰惟老爺勿察細故。懋存大體。亟收查還之命。俾便遠人之情。千萬幸甚。

呈禮部請勿改貢路文

謹呈爲恭陳悶迫之情。冀垂矜諒之澤事。乃者^P主客司老爺招致通官。令卑職等備陳本國貢路便否。繼聞館夫之言。因薊遼軍門袁老爺題本。將改貢路於山海天津之間云。雖未知袁本措語之如何。朝廷請改之本意。而舍皮島熟諳之路。從山海迂險之境。勢必不達。茲敢歷陳所經水路之形勢難易。冒稟於台臺之下。伏惟老爺財察焉。竊照小邦由海路進貢。已九年于茲。自本國平壤府浪江乘船。至皮島一千里。皮島至石城一千里。石城至平島一千二百里。平島至皇城島七百里。皇城至登州五百八十里。^P通共四千四百八十里。而自浪江至平島。島嶼相望。便於停泊。自平島至皇城。則其間無島嶼可泊。而風濤震蕩。舟楫顛危。其幸而利涉者亦天耳。只緣梢工水手慣熟海路。逐年朝貢。猶得以無失其期。若由山海之路。則鴨江以北盡爲賊藪。金復海蓋沿海之路。並皆阻絕。勢將經由海路。過皮島至平島。迤向旅順口鐵山嘴。而所謂鐵山嘴。乃海流所匯處。一派自天津而東。一派自平島而西。一派自皇城而北。皆匯於此。驚濤駭浪。險惡無比。又有蛟龍窟宅。屈曲盤迴。不^P待颶風之作。常多覆沒之患。往在辛酉。陳慰陪臣朴彝敘，進香陪臣柳潤康昱，書狀官鄭應斗及丁卯冬至書狀官尹昌立等。皆滄死於此。劉天使老爺自本國回還時。夾帶船隻。亦爲敗沒。比之皇城。危險十倍。若由天津之路。則亦必過皇城抵登州。傍陸北行。而海多惡草。船不輕捷。閣淺難動。勢所必至。以彼以此。其不能得達也審矣。大槩海行遲速。惟視風訊之順逆。自本國至登州。其速者三四十日。遲者五六十日。而秋高節晚。尙有未及渡海之慮。脫由山海或天^P津之路。則水勢之迂遠險惡姑勿論。必得東南風然後可以行船。而貢使到泊之期。每在秋冬之交。其得東南風。蓋亦甚難。數月之內。勢難到泊。設或幸而得泊。其於節日之限則已無及矣。夫以小邦二百年萬折必東之誠。而若因貢

路之移改。以致朝聘之愆期。則我寡君一心事大之義。必將歸於虛地。小邦情事。不亦惶蹙悶迫之甚乎。伏願老爺俯諒此間情節。勿爲改易貢路。一以廣朝廷柔遠之德。一以便屬國朝覲之路。則小邦君臣。將銜恩感德。糜粉難忘矣。P 卑職等無任攢手顙祝之至。

呈禮部辨誣文

謹呈爲仰陳誣冤。冀蒙矜察。以憑轉奏事。本月初八日。卑職等。以小邦改貢道事。將申稟于大堂。先詣主客司。得見薊遼軍門袁老爺題本。有云朝鮮於倭爲媾。又款于奴。當復改貢道於山海關。以寓杜漸防微之意。卑職等讀之未半。驚惶震惕。不覺血淚之被面也。夫倭虜本一戾氣所鍾。其毒不啻蠱蠱蛇蝎。小邦不幸與之爲隣。昔在壬辰。虜酋秀吉肆言射天。假道小邦。我先P君昭敬王斥絕其使。卽具奏聞于天朝。遂致倭虜之攔入。陷我八路。覆我三都。夷先君二墓。執國王二子。此小邦百世之深讎也。昭敬王內附義州。乞師天朝。神宗皇帝降勅嘉獎。發十萬之師。運十萬之粟。拯於水火之中。厝之衽席之上。式至今日。秋毫皆帝力也。天兵撤還之後。仍奉朝廷權宜之策。開市釜山。要戢寇掠。實非小邦無故自通於讎賊也。小邦君臣。常恨不得食肉而寢皮。豈忍與醜類結媾。以辱其祖先。以羞其臣民。貽醜於萬世之下P邪。自往年有此萬不近理之說。至發於兵部大堂之間。伊時謝恩陪臣金尙憲等。痛加辨析。趁卽昭雪。而悠悠之說。尙爾落在世間。今又謂之與倭爲媾。小邦情事。不亦冤乎。且小邦之於奴賊。已有己未深河之讎。而奴賊又以毛鎮之留在比隣。切齒小邦。必欲吞噬而後已。乃於丁卯之春。悉銳東槍。乘我不備。直逼京邑。寡君不得已出次江島。伊賊先爲之累書請和。而我寡君守正不撓。峻斥虜使。雖以犬羊之至悖無倫。猶謂貴國之不負天朝。亦是好意。至其P遜辭稱謝而後。與爲羈縻之計。以緩燃眉之急。就具實狀。奏聞于朝。欽奉聖旨。若曰被兵情節。朕懷深惻。權宜緩兵。非王本意。又曰王之忠藎。朕所洞鑑。王其益勵薪膽。冀收桑榆。溫綸一降。舉國感泣。咸以爲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君臣上下。益加奮勵。誓贊王師。殲滅此賊。答皇朝罔極之恩。雪小邦無窮之恥。而顧今殘敗之餘。兵民凋瘵。財粟罄竭。勢難自振。茲未得遽然斥絕。此非絲毫有隱於朝廷。而甘心於通奴也。今直謂之款于奴。小邦情事。不亦P冤乎。嗚呼。君臣大義。天之經地之緯民之彝也。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耳。小邦雖逖在海外。久沐東漸之化。夙習仁賢之教。其於君臣大義。講之有素。世篤忠貞。恪修侯度。列聖褒獎。前後耀煌。而忽至今日。疑端反生。將改貢路於險遠不測之地。此卑職等所以抱冤窮天。寧欲無生者也。卑職等銜命遠來。遭此罔極之誣。不得不冒萬死自白於威尊之下。至如改貢路一款。猶屬第二件事也。伏願閣下俯諒至冤之情。深察無理之言。敷奏宸聰。洞辨厚誣。使數千年禮P義之邦。無得罪於天下後世。千萬幸甚。

呈禮部請免上下馬宴文

謹呈爲卑職等竊照外國貢使之來。例有欽賜上下馬宴。此實皇朝柔遠之盛德。小邦遠賤之至榮。而區區之心。竊有所未安者。伏念小邦不幸。酷被兵燹。公私赤立。民不聊生。而國運連否。饑饉荐臻。萬姓嗷嗷。化離東西。環東一域。舉入涸轍之中。我寡君若恫在己。夙夜憂惶。徹樂減膳。靡不用極。此卑職等來時所目擊而隱痛于心者也。顧惟蠡蟻之微。亦有天性。當此君父憂勤之日。濫叨賓館燕饗之席。豈得晏然於心邪。伏願老爺俯諒私悃。特免上下馬宴禮。則卑職等庶得自安于心。而聖朝慈惠之意。亦曲盡而無憾矣。辭溢情蹙。不知所裁。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上旅軒先生 壬子

拜違後已浹一旬。伏未審道體動止際茲若何。悅道廁迹門下。殆將十餘年。尋常日用之間。無非妙道精義之發。而昏愚無狀。不能尋究其萬一。今又世故推遷。憂患汨沒。未能朝夕左右。穩承親切之誨。揆諸古人從師千里之遠而爲之依歸者。寧不汗顏。私自反躬愍然。繼之以浩歎也。伏祝爲道加護。慰此瞻慕。

上旅軒先生問目 甲寅○時先生并遭內外艱○答辭附

父母喪。同日合窆。發引當何先後。而下棺時亦何先後邪。

答。葬如先後其期。則先輕後重。常禮也。若同日發引則似當尊喪在先。下棺亦如之。

題主陷中書式。據儀節則當書曰明故某。而今人或書有明朝鮮故某云。當如何書邪。

答。陷中之題。我國人以有明朝鮮故某書之者。以別於中國也。或於朝鮮下有國字。

P按家禮小祥。設次陳練服。而退溪先生答西川君問目。有正服不可變之說。然則禮所謂練服者。指何服而言邪。今人於正服上只去衰負版辟領。澣濯其服而服之。此可從之邪。若以正服不變之說而觀之。則澣濯亦似未安。未知何以爲之邪。又按儀節註練服。中衣之承衰者也。所謂中衣。卽今正服裏所著之衣乎。正服既不可變。則家禮所謂練服。亦指中衣而言邪。所著中衣。今已弊綻。欲爲改製。無乃未安邪。以下練制時

P答。練服。乃練中衣也。正服則不練。但練時正服升數稍細。則古人亦必用他布製之。而衰負版辟領。皆在所去矣。今人只見練服之文。以爲正服當練。遂澣舊衣而仍之者。甚非矣。中衣之練。亦宜用他布改製。恐非未安也。

儀節有練冠葛帶繩履之文。今人並可依此行之否。

答。服既練之則冠必用練。非所疑也。帶履易以葛繩。禮亦然矣。第未見今人之用之者。蓋有之矣而未之見邪。伏願廣問于精博之人而用之。**P**期無憾於自致之地則幸矣。國俗喪禮。固多疎脫。而或習常不能自別。又或貧窶不能辦得者。例且因循。惟在僉孝侍隨時酌宜。從俗而無甚妨於義理則從之。亦豈不可乎。且行衆人之所不行。至於駭俗則可懼。亦不可不慮也。

上旅軒先生 己巳

萬里歸來。伏聞軒車向立巖有日。未審撼頓之餘。道體頤養若何。秋來水石清絕。又得賢主人與之周旋。伏想玩物適情之趣。日益超勝。世間至樂。此外復何求邪。區區不任歆聳之忱。悅道 P 鯨波木道。歷盡無限艱險。獲保性命而還。始知人之死生夷險。自有前定者存。而亦當日一言之賜。有以警發而動忍之也。早晚方謀趨候。伏乞以時衛重。副此遠慕。

上旅軒先生問目 庚午○時先生遭淑人喪

亡妻葬時。不可無告文。而家禮遣奠告辭中永訣終天四字。今人多用之者。依此用之無妨否。

答。遣奠告辭未終天二字。不合用於妻喪。只當日茲焉永訣。如何。

P題主則世俗稱以亡室某郡某氏。此是合禮否。當如何書之邪。

答。題主隨俗稱亡室。似未爲不可。但於某郡上隨夫職有邦典之稱。此則須當隨時書之。不爲例邪。

告文則世俗稱以夫某官姓名。此亦合禮否。題主祝文中如昭告尊靈等語。似不合用。當如何書之邪。

答。妻喪凡事。夫皆主之。則告事之文。稱夫姓名。自當然矣。但不須言其官職。無乃可乎。題主告 P文中昭告之昭字。不須書。尊靈之尊。易以明字如何。

按家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又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既曰父爲主則凡祭奠等事。似皆主之。而且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云。所謂爲主者。但指拜賓一節。而不及祭奠等事邪。

答。父常總領家事。故有喪亦主之。拜賓卽其大節也。

今望日欲設練祭。告文當如何書之邪。

答。家長告辭曰日月不居。奄及練期。悲悼之懷。 P不自堪任。敢以清酌庶羞。奉陳祥事。此乃鄙家亡室練時所用。故寫送。

期喪家長告辭。當依練時所用。而但奄及下當日期祥。而常事改曰祥事邪。

答。日月不居。奄及周歲。期制有限。悲悼不堪。敢以清酌時羞。奉陳祥事。此亦鄙家妻喪時所用告辭。膳上可用則用之。

祥禫後不撤几筵。仍行朝夕上食。既聞命矣。上食時當止哭。而朔望亦不哭邪。家長過禫則不參朔望饋奠。有弔者則喪者當依三年喪受弔 P之禮邪。

答。祥後上食。乃權設也。喪已除焉。復何得有哭乎。朔望同焉。若家長參之。未爲不可。亦不必參也。如鄙人耄病者。不能參矣。凡受弔者。家長也。家長既除喪。則復何有受弔之禮乎。若切親喪初來欲拜几筵。則心喪子弟泣謝可也。

喪者冠用黼布。網巾亦用黼布爲之邪。鞋則著繩履否。

答。冠用黼布。巾亦用黼。似乎可也。履用繩。亦宜邪。

○禫事當卜遠日爲之否。告辭亦如何書之邪。

答。十五日之內。或丁或亥。擇其可用之日爲之如何。告辭則用以月及十五。奄是禫辰。期制當終。悲悼不任。敢以清酌時羞。茲奉禫事。如何。

上旅軒先生 辛未

南還不多日。自龜智伏承下賜書。追悼旁慰。愈久而愈摯。所以眷眷於存歿間者。便同家人父子。奉讀再三。不覺感涕自零。節屆初冬。伏惟道體動止若序康福。悅道自遭割體之痛。踽涼迷茫。不能自鎮。近纔脫職還鄉。而門閭依舊。容範 ○無復可尋。天顯孔懷之痛。人孰不切。而情地慘毒。豈有如悅道者乎。且禮月已過。營窆無期。悲咽不可盡達。仍稟亡兄喪柩。因水路下來。銘旌未免霑濕。經夏之後。塵霾色渝不堪用。今於襄事時。欲改備以書。未知於禮不大悖否。自餘儀節。從當躬進面稟。餘伏祝道候加護。答書改書無妨。

上旅軒先生問目 壬申○時先生遭長子喪

悅道當初兒喪。承訃塞外。初暮已迫。而尙未經 ○葬。過葬後欲爲脫服。未知如何。祭時欲略敘之。敢此仰稟。

答。凡服。未葬則雖過月數姑留之。葬後始除。禮也。略敘之詢。未知欲伸慈懷於亡胤邪。古人告死之文不煩。孔聖哭鯉之辭無傳。延陵季子瘞子亦略。此可驗也。然慈情所極。何可禁抑哉。

亡兒神主。當何以書之邪。

答。無傍題。粉面但題曰亡子某名神主。陷中則明朝鮮故秀才申某字某神主。

亡兒葬時題主及虞祭不可無告辭。告者以何 ○人書之邪。

答。凡一家之喪。家長主之。當以父告子之辭爲之。不舉父名。如延陵季子埋子之辭其例也。

上沈相國 之源

春序將暮。伏惟勻候動止萬福。悅道頃奉一書。上瀆高明。乃蒙台慈還賜手教。惠以臘劑各種。撫存勤厚。自惟無狀。何以得此。感悚交至。無以仰喻。悅道宿痾沈綿。朝夕待盡。而時運不幸。天災時變。疊見層出。草野寒遠之人。猶不恤緯。况台監佩國安危。憂傷之念。庸有既乎。伏願閣下 謀所以清化源革流弊者。使天地交而陰陽和。一國之民。均受其賜。則豈獨平日掃門者之幸也。妄恃知遇之恩。冒昧至此。只增慚懼。餘祝加護鼎食。以慰瞻仰。

答沈判書 悅○辛巳

自夏徂秋。下書連及。三復慙然。恍若親承警效。仰認盛眷。罔知攸謝。天高氣清。伏惟台候節宣神相萬福。悅道田野疎踪。猥忝分憂。病纏政拙。公私狼狽。只自日夕憂惶而已。輒有愚懇。仰塵崇聽。伏惟垂察焉。竊見嶺東一帶。木綿不產。每 歲徭役。率以海產兌換上納。而江陵以北。距京不遠。商旅絡繹。貿遷有無。猶可以正木措納。三陟以南。道路險遠。京商不通。故因其土產。以麻布代納。至若本縣。則道路之險。商旅之阻。甚於三陟。而并與麻布而至貴。民之所賴以供役者。卽負魚藿攀鳥棧。艱關貿販於嶺南安東，奉化，豐基等邑。而該邑亦非木鄉也。每秋貿花於數百里外。排比成織。不過五六升常木。本縣之民。擇其中升數稍細。織品稍密者。倍價貿納。木品之羸劣。勢所必至。而民力之凋竭。亦可想矣。雖 在常年例納之時。已有困頓難支之慮。况今年則上司關飭。不啻截嚴。尺數升品。比常年倍加。如歲幣正木則一匹所入。直當常木四匹。遐遠殘民。竭力拮据。僅僅備納。而色吏以貿納之不足。已出月利添補云。其言雖不可信。而台諭以木品羸劣。郎議崢嶸爲教。則該吏所謂正木之見退添補。亦似無怪。而其餘貢木之無弊見納。未可必也。蓋本縣應稅之役。比他邑倍艱。而况今數載亢旱之餘。又值連日早霜之災。登場已迫。掛鎌無望。闔境嗷嗷。莫保朝夕。鶉衣菜色。逐 日哀訴于縣庭。前頭濟接。便同無麪之不托。前所謂日夕憂惶者此也。若於此際。上納又從而見退。則子遺殘喘。勢難支保。分散四出之外。無他道理。豈非仁人君子之所可矜憐者乎。惟閣下深思而善恕之。勿拘新令。依前準捧。則環一境翳桑之鬼。得延須臾之命。而如悅道者亦可免居官不職之罪矣。妄恃眷遇。煩瀝至此。埃罪埃罪。餘伏祝台候順序益福。

與金安邊 世濂

夏間惠復。辭意鄭重。悅承良誨。感慰交并。秋序 垂盡。伏惟令撫字動止珍福。區區傾嚮。不能自己。悅道居官不職。連值大無。政荒財匱。賑救沒策。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也。仍念本縣土瘠而民貧。惟以販賣魚鹽爲業。雖豐年樂歲。公私需用。專靠於嶺南。而嶺南比又告歉。此路亦絕。弊縣顛壑之憂。日甚一日。了無可救之術也。近聞關北一帶。秋事大稔。比他道爲最云。千里販糴。古人所戒。而立視其死。實所不忍。近方廣議殘民。鳩得木綿若干同。以爲輸送元山。換穀賑飢之計。而但元山關北水路大都會也。南方貿 船一時輻湊。穀價騰踊。勢所必至。而貿販入手。亦未可知。須得官力周旋。然後可免遠民失利之慮。且貴府以屢豐之餘。無捐瘠賑救之患。則秋糴耗剩。不過爲備後儲置之資。誠能以有而易無。以緩而濟急。使東海一勺水。得霑涸轍之命。則其於同胞共濟之義。尤當何如也。事

非干私。義在救急。惟令公之加之意也。未涯奉展。第切瞻悵。

上崔訥齋 丙子

天寒歲暮。瞻慕倍切。伏惟窮律。令體動止珍衛。 **P** 悅道入都未幾。旋移薇垣。艱虞溢目。報效無路。愍縮不知所措。時事近因完城建議。送小譯于奴穴。出來後崔又陳筭請遣信使。上從之。廟堂又爲贊成。開初將遣信使朴簪云。言之痛心。既忝言地。不可一向泯默。方與許沈諸公。逐日論列。而微誠未格。萬無回天之望。此將奈何。

與金梅園

玉山之拜。穩承清誨。迨今歆豔。若有所得。潦雨浹旬。未審道體保無損節否。區區仰慮。食息不置。悅道到處滯雨。今纔還巢。重添暑濕。貼席叫 **P** 苦。憫憐奈何。相距僅一宿而止。每擬一造高軒。薰陶德義。而俗務牽掣。願莫之遂。夙宵耿耿。徒切嚮違之忱。餘祝爲道加護。以副遠望。

答金梅園

去秋自無何。伏承俯惠書。推借過盛。勉諭諄悉。有非愚陋所敢承當。至今惶汗踧踖不自安也。自夫山頽之後。公私之痛。愈久愈深。吾黨前頭之責。吾丈恐不得辭焉。及此閒暇。日親經書。大肆力於古人事業。使既墜之緒。得以復振。不至湮沒。則豈非斯道之幸邪。秋涼伏惟靜養道履 **P** 衛重。悅道來寄峽邑。實副宿願。而疾病侵尋。俗務牽縛。不能隨分看書。其亦終焉而已奈何。就南格菴卽此邑人也。悅道嘗聞其名而未詳其始終。今來得任斯文有後狀行者而觀之。其學識之超卓。造詣之精深。足可並駕於前賢。而世所稱數學。特其餘事耳。萬曆癸酉。鄉人立祠而俎豆之。壬辰火于兵。不克重建。至辛未營立廟宇于蒙泉。泉乃格菴平日棲息之所。而去格菴衣冠之藏不遠也。時屈力綿。近纔告訖。將以今九月上丁奉安。而設施節次。誠有不敢以自專。 **P** 謹此別錄仰稟。幸逐條示破。以完大禮如何。任斯文所著行蹟。非不詳盡。而猶不無疎漏處。曾知此老周旋於貴邑文獻之場。必有傳聞之實。可徵於後來者。并賜隨聞詳教。亦微顯闡幽之一端。未知如何。

答金梅園

不自意伏承珍翰。洽當一晤。頤生錄嘗有一見之願。今蒙委示。尤荷盛眷。第念悅道受氣虛薄。自少多病。重以行役之勞。喪禍之慘。榮衛外銷。心神內鑠。及此衰暮。一味沈痼。雖得長生久視 **P** 之術。其於鼎器已破。追補無路何哉。惟思策勵衰懶。求古人所樂而玩索焉。勉焉孜孜。粗收晚間拙修之功。而立志不固。輒爲俗物所撓奪。恐終無聞而死耳。崔監司令公奄捐館舍。長德碩望。世豈易得。傷痛之

懷。想吾丈同之也。

與金溪巖 玲

中夏盛熱。伏惟道候神相。悅道病臥官次。專廢職事。未知古人爲貧而仕者。亦如是邪。其於自己分上。了無毫毛著力處。尋常書冊之工。亦一切放下。虛負前後獎勉之意。祇增愧赧。弊縣聖^P廟自經兵火。實多未安節拍。祭服等物。亦無形樣。近方有意修補。而必須參考於文獻之鄉。可免失禮之歸。茲遣儒生。別錄仰稟。貴校應行節次及祭服制度。詳賜錄示如何。儒生卽尹時衡。邑之秀士也。一二酬酢之間。可知其爲人矣。只祝益懋大業。以副遠誠。

答金以承 是楹

積違雅範。方切懸情。忽承珍翰。鄭重如獲一款。况審新營別業於仙遊亭畔。使高人行止不離泉聲嶽色之中。自不覺清風逼人。却憶三十年^P前。與晚悟先兄棲息仙亭。過了三數月。泉石之勝。幽閒之趣。未嘗不往來于心。今承所示。尤不禁愴舊之懷。而依然坐我於松風澗壑中也。今雖老矣。既有山水舊分。安知不更躡仙踪。得酬疇昔未了之債也邪。兄則入山深矣。天崩地坼。固無所恤。而如悅道者。曾從海槎。薄遊燕都。山河依舊。文物異昔。每一念及。只自潸焉出涕。從今世慮都灰。亟欲縛得數間茅屋於荒閒之濱。杜門却掃。以畢餘生。而乾沒已甚。百事敗意。浩歎奈何。未涯奉展。臨紙增悵。

答金以承

歲暮思想倍苦。忽奉情訊。仍審動止珍衛。感慰難量。悅道衰病殘懶。無一善狀。且當邑誌撰集之役。率爾下手。卒業無期。亦一憫蹙處也。貴門諸賢。當次第入錄。而旁無文蹟可据。藥峯行蹟。只以退溪先生往復詩篇書填。殊甚疎略。如有狀碣中可採入者。從便錄示。俾完是役甚幸。

答金孝徵

兒來承拜華翰。宛對隔年顏面。信后多日。不審兄履起居何如。悅道來此僻鄉。實副素願。而宿^P病轉痼。伏枕叫痛。尋常酬應之外。不得對案開卷。茅塞日甚。浩歎奈何。本縣士林爲南格菴立祠。而位版無可題之人。兄既有一枉之意。若及此時戾止。倍生光輝。勤企勤企。

答金孝徵

前後俯惠書。辭嚴義正。譴責備至。此正古人相規之義也。悅道雖迷劣。寧不知感。第其所論。於人言有不能相悉者。切欲開陳所懷。而往復之際。易欠和平。且當士論攜貳之日。使同門共尊之議。終不歸一。豈不重爲外人所笑哉。以是含^P忍度了矣。今又滿紙所教。愈往愈激。使人有可驚可駭逃遁不得者。惶汗悚縮。罔知所以措躬。然原其所以致此。則不過曰移奉論議之矛盾也。慰安文字之取舍也。悅道請一陳其槩。惟尊兄平心而恕究焉。年前尊兄之主論吳山追享也。悅道在嶺東。未及與論。然以先師尊慕治隱之心。同堂合食。孰敢曰不可。而第念巖齋我先師晚年講道之所。則實晦老之玉山也。退翁之陶山也。一丘一壑。咸被昭光。後生寓慕。惟在於斯。上下相望之地。既無疊設之道。則寧或有歎^P於追奉之節。不可闕享於遺芬之地。嘗聞長老言。晦老始祠西岳。移奉於玉山。退翁亦有易東追享之論。而竟以陶山敦定。是豈高下先賢而然哉。蓋以所重在此。義理不得不然爾。且獨加先師字於新位者。於舊位大有所未安。故適因宋璨玉之來問。略有所酬答。非直爲自立己見也。及夫議定告由之日。玉山諸友請文於悅道。而衰廢不敢當。使之奉請於兄。其間取舍。當日主事者之責。非悅道之所敢知也。向來文字事。今不必嘖嘖強辨。而魯林始事之初。士林之風^P色何如。區區所陳。不過知舊間相愛之誼。非有它意也。追享時奉安文字。一則曰有接其傳。曰惟旅軒。一則曰天挺真儒。自得之學。淵源授受之際。措語自相矛盾。故偶因言端。微示其意。而亦不能明言者。蓋已施重大文字。不必妄自抉摘故也。是果一毫髣髴於隔壁聽之論乎。至若數十年前玉山諸友貶薄說話。未知所言之如何。而彼獨非我先師門下人乎。雖尋常酬酢間。必不當有如此口氣。設或有之。彼自妄耳。於悅道何關。此不過悅道平日言行不能見信之致。^P而吾兄責人之道。亦已甚矣。嗟乎。吾輩今老白首矣。義理無窮。人見各殊。雖或有意見不合處。惟當平心而處之。況此斯文大議。非一家一人私事。尤當虛心察理。勿求己勝。然後可以鎮不齊之口而敦莫重之禮。朱子所謂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者。正吾輩所當相勉而服膺者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答金而栗 致寬

夏間辱賜左臨。顧此無狀。何以獲此。感戢亡已。秋氣乍涼。伏惟尊體動止萬福。懸慕區區不能^P自任。悅道喪禍餘喘。疾病侵尋。有何向上進步之望邪。只自憐悼。仍念尊丈山林日長。味道超勝。所著圖書諸篇。實有發前所未發者。天之所以窮餓困苦。或者有意於此也。悅道固嘗一再看過。而自己分上。了無實見得。不敢僭爲之揄揚。頃見柳季華兄則深服精詣之見。不可使泯沒而無傳云。此則無待於後世之子雲。而已得取信於一世矣。然必須就正於大人先生。然後方可爲傳後文字。秋間當造洛上。爲尊丈先容焉。更乞益加探蹟之工。精之又精。俾得卒業幸^P甚。

答張經叔 應一

日者委翰。悅對積阻顏面。仍審清秋。侍履萬珍。極用仰慰。悅道病伏官次。又值大無。憂焦度日柰何。刊役專由責倅之殫誠。事將就緒。斯文之幸。梓板近得措辦。而多有不可用者。又陸路轉輸。事多難便。不得已船運於兄江。要得永慶士友轉運之助。而其及時抵達未可必。第切慮仰。

答張經叔

孟夏向熱。懸想如渴。意外獲拜情翰。憑審動止 P 萬重。又承憲府召命。仰慰且賀。悅道衰病日甚。長伴枕褥。苦悶苦悶。西行高明之見。何不自決。而有此謬詢邪。妄料東殿郊迎時。病未趨參。勢則然矣。而召旨新下。又未趨肅。揆以義分。尤有所未安。况昔疾今愈。有何嫌礙。惟願更加審量。毋失進退之義幸甚。

與金子亮 玃, 金汝涵 瀆。

卽因便到。憑審僉尊履珍重。傾慰區區。曾見經叔書。間易學圖說淨寫已完。實出於諸長老用意之勤。至令人歎服。悅道在此遠地。未得趨參 P 於校勘之末。追惟平昔覆育之恩。祇自痛泣而已。文集修正。亦不可失時。儻卽哀聚完畢。斯文之幸可喻。悅道忝守僻邑。實符夙願。而感傷風土。宿病添飭。又值凶歲。餓殍相望。憂惱難堪。奈何奈何。相距絕遠。奉拜靡由。臨紙馳情。第切瞻悵。

與金德承 慶長

昨書想已關照矣。卽惟侍奉起居珍福。金烏之會。未知何以處之邪。悅道知慮短淺。本不能料事。當此斯文大舉。病不能趨參。大有乖於同室 P 之義。只自杜門自訟而已。惟望僉尊平心徐氣。務歸至當。不必撐眉努眼。與之角勝。重爲斯文之羞。未知如何。

答金受而 炆, 權宅甫。

卽惟庚炎。僉起居珍衛。傾遡區區。悅道恒苦疾病。無一善狀奈何。道內事前承察訪丈惠復。正合謬見。三復歎賞。繼而得上舍丈抵金仁同別紙。論議公正。不渾流俗。尤令人敬服。仄聞士林因永陽事端。以今望日約會於甕泉。必有可聞說話。望須詳示。以破聾瞽如何。蟄伏窮廬。無由 P 奉敘。引領向風。馳想增劇。

答金受而

頃承惠復。滿紙縷縷。似不能洒然無病。一慰一恨。今又奉情帖。一病字幾至消磨。而猶有所未盡者。幸須一切除祛。以副區區之望。悅道蒲柳早衰。疾病侵凌。臂痛吐血之證。一併作苦。極憫。方修輯縣誌。而藥峯遺稿只是詩篇而無行蹟可據可歎。先大夫行蹟。亦當依示載錄。第此事必經信筆。然後可以傳後。顧此瑣瑣者。又何足爲輕重也邪。永陽一邊人。辭氣太銳。反欲脅制 P 榮人。未知榮人將何以

爲答邪。忠烈祠通文有曰吾東方士論。無右於嶺南。而今以此事。一道攜貳。有若冰炭之不容。非徒斯文之不幸。抑亦深失兩先生傳道教誨之本意云。此豈非吾黨之深羞邪。惜乎。無由以此警欬於諸君子也。

答鄭亦顏 四勿

我先生廟享。係是斯文莫重之舉。今世雖無就正之地。而亦當廣詢博訪於士林間。以求至當之歸。上稟朝廷而行事。則異論何自而生乎。而吾丈獨自擔當。可否之間。曾不留難。似非臨 **P** 事慎重之道也。及其并享之後。亦當鎮之以靜。勿爲紛爭。而又不善調劑。以至此極。上以累我先師。下以貽羞吾黨。處事之失。誰任其咎。言念及此。令人氣塞。每欲仰稟於左右。而路遠無由。今始陳告。切須恕其狂僭而俯諒焉。

與金重玉 尙珏

謹問此時。侍外諸况何如。僕長在沈呻中。悶苦悶苦。地主因方伯之令。以聞韶事蹟。當作一屏風。趁今到縣之時。造作鋪張云。眞盛事也。尊先世詩文曾爲哀錄。失於丙子之變。詩文之可合 **P** 作屏者。萬年松題詩。并書送如何。

答雷伴送 靈雨

不自意伏承老爺手書下存。惶恐隕越。不知所以措躬也。卑職等來留登地。今已十餘日。督府知府及海防道之見官也。以至諸司之赴宴謝宴。以各日行禮例也。而中因呈文辨誣等事。拖過多日。近又爲文都司所拘執。蹴踏方物。徵索土產。令其從人日夜相守。使不得措其手足。如是而雖欲奮身前進。其可得乎。昨已仰陳委折于督府。而迄無批下。牢鎖孤館。第切慙縮之私。 **P** 今承縷縷下示。所以矜憐而指教之者若是周曲。卑職等相顧感泣。益仰大君子愛人以德之意也。當此諸軍門侵責四至之日。顧恤小邦。無如我老爺。解紛釋難。亦在我老爺。伏望垂德惠以終始之。遍告于上司各衙門。得免差官之攔阻。毋致王程之稽滯。豈不感甚幸甚。

答莊提督 應會

竊詳示諭。深仰老爺顧恤小邦。欲爲省費之盛意。第皇嗣誕降。乃是天下之大慶。而遣使頒諭。又是屬國之至榮。詔勅順賚與否。下邦陪 **P** 臣不敢擅便。伏惟老爺酌宜裁處。

寄璣兒

離洛之後。音信難憑。思戀不可言。秋氣甚熱。汝慈候及諸兒俱安邪。吾今廿三抵箕都。將以廿九乘船。而舟楫堅緻。篙工亦得善手。乃李承旨昔年帶行者。必無渡海之虞。但汝輩多病。是所關念。十分善攝。以副吾意可也。讀書則詩書論孟中從可讀者。勤勤勉勉。以探索旨義爲主。兒輩亦令熟讀史記。毋令有闕至佳。古人年過十五。凡事皆責以成人。汝則今將抱子矣。修身鍊業之外。如課農御家等事。皆是職分之所當務。豈可如童稚之時。而全不留念邪。必須除去懶惰麤粗之習。提起勇往力行之意。心志庶有所立而不至昏昧矣。且待人以誠。事長以禮。是汝三字符也。凡此數語。汝能一心服膺。常如在吾左右。比及明年相對。可以免舊時伎倆。勉旃勉旃。汝於程文。專不習熟。宜思勤勵做讀。自然長進。不必汲汲於進取之塗。反失其前所得者矣。毋以我言爲尋常。益加體念。是所望也。

寄璣兒

前在平壤及椴島。連付二書於狀啓之便。未知得見否。吾十二日入椴島。十六日泊石城島。廿三日到廣鹿島。海路過半。而時免風浪之險。又無疾病之乘。若遇順風。數日內可達登州。深以爲幸。但家鄉杳邈。音信無憑。思之殊庸惘然。人生履險。自有前定。只得任之而已。回期當在來春間。勿以爲慮。多少錄在別紙。須體余至意。毋作伯魯之簡也。

我既遠行。爲子弟者。不宜閒漫出入。且不可參會飲燕樂之處。

汝輩學業未就。是吾日夜關念處。須獎率羣弟。勤勵講習。

讀書須要專心著意。以通旨義爲務。則自然長進。否則無益矣。古人云讀書有三到。三到之中。心到爲上。此言須宜佩服。

汝等性懶。常以遊放爲伎倆。如是而寧有長進成就之望也。須十分體念做去。以慰遠想。如修身御家待人事長之道。前書及之。并須體念。

寄圾兒

雨水連旬不止。未知喪行何以得達。遠念益苦。吾縻職在外。不得與論營窆凡節。辜負吾兄。何至此極。南望痛哭而已。西邊賊退之後。黃都督龍來鎮椴島。方略布置。非如文龍之比。要與我國合勢。賊來則水陸並攻云耳。

寄諸兒 在南漢園中時

牢鎖園中。憤懣無聊。近因南來人。得聞嶺中義論方張。伯氏亦已倡師云。令人意思差強。兄弟同入

死地。殊可慮念。然因此而得遂敵愾之忱。誠幸矣。不幸而遭顛覆之患。一門同作義魄。不^P 猶愈於苟生乎。近日和議紛紜。如吳達濟，洪處厚以敢言被譴。又以申恂擬望銓官見罷。時事從可知矣。奈何奈何。吾前月遞正言。方以騎郎隨行駕後。既無言責。竟不得一言匡救。上負國家。下負亡仲氏。公私俱可慟也。

頃於圭姪還。未克詳悉所懷。然到此家事有不暇恤。宗社之患。迫在朝夕。此將奈何。和議牢不可破。國書昨已渡江。生丁不辰。遭此罔極。在今處義。只有一死以報而已。父子之間。不可無一語相及。蒼頭歸茲付數字。

寄塿，埤兩兒。

書來知安甚慰。前年宋璿玉來問不知巖新位版之說。吾答以吳山不知巖。相距密邇。且舊位版前面書先師字。與治隱位版有異。人多以爲未安。吾意亦然。移安舊位版。未爲不可云矣。厥後聞金參議以別造新位版奉安爲宜云。此是斯文大學。顧此衰廢。何必自立己見邪。更思之。先師并享吳山。積有年所。今忽移安。則分奉之際。似爲未安。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以此言之。則金參議之言。亦不爲怪。然公議既定。通告道內^P 之後。似難移易。幸以此意。更議於誠彥僉兄也。奉安告文。吾病矣。且獨當未安。答書以請於金參議。非惟吾私分固然。其尊賢重事之道。不得不然耳。

寄埤兒

近狀何似。痘警可慮。而絕不相干。雖近無患矣。大學若讀十餘日。可以慣誦。而聞已中輟。可知汝頹惰益甚。更須奮勵勤讀。體念余意可也。通計一年。所讀不滿數卷。如此而欲望其成就。不亦妄乎。汝於家事頗周密。又能嚴御奴隸云。可^P 慰。然家務固當檢飭。而偏著則有妨實工。奴隸亦當駕馭。而過當則恐傷恩愛。須要參量處之可也。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拜門錄

丁酉秋。先生來訪先君子於陶巖。余以童子。趨隅而拜。先生教以正坐。

癸卯先生泣本縣。每朔望謁聖。雞三鳴。已到鄉校。諸生祇迎杏壇下。謁聖訖。坐明倫堂。與諸生行相揖禮。訓長及諸生。以次前坐。童蒙又次之。先生與之講論經旨。諸生有未曉者。反復教誨。有質問者。酬答如響。語音洪暢。一坐傾聽。P余以童蒙。挾冊坐席末。仰見先生。氣象渾厚。威儀嚴整。令人肅然有畏敬之心。先生爲政。以明倫善俗爲務。對諸生則教之以敦孝弟主忠信。遇父老則勸之以力農桑勤賦役。民風士習。庶幾有不變之漸。不幸泣任五箇月。遽爾棄歸。邑民未克蒙至治之澤。惜哉。時有聖廟之變。先生率諸生哭于廟庭。退處私次。屢呈辭狀。朝廷不許。遂投印徑歸。士民遮道不得挽。立碑頌清德。銘曰莫清者冰。莫潔者玉。嗚呼我侯。冰清玉潔。

P辛亥春。拜謁于南山。先生下階迎之。余惶恐納拜。既就坐。奉先人書以進。因留侍二日。竊見先生每早起。盥洗整衣冠。儼然端坐。几案必正。動靜有常。晷刻不廢看書。及其接人。笑語溫溫。一以恭謹爲主。侍坐終日。雖未有諄諄之教。令人肅敬。非僻之心。自不敢萌焉。第三日辭退。先生手答先人書。因教曰此有不知巖齋。又有吳山書院。後日從容相聚可也。

壬子秋。先生車馬到龜智。鄭洗馬四震自永川來候。余留侍二日。以親癘辭歸。經年未得進謁。P甲寅疊遭大故。先生致書慰問。勉以無死。葬時及練制。稟問疑禮。先生下答詳悉。

丙辰九月。先生姊氏任僉樞夫人棄世。先生聞訃卽至。望哭而入。既入號哭不絕聲。銘旌初以淑夫人書之。先生命只書本貫姓氏。蓋僉樞非實職故也。及葬先生躬臨營辦。情禮備至。僉樞素無嗣。夫人養從子景尹。而景尹以本家獨子。故不得爲後。先生命於旁題以從子景尹奉祀書之。而喪畢入廟時。僉樞內外神主。以正位奉安。至其子孫親盡後遞遷爲宜云。余稟問是禮P有所據否。答以義起。且以稟議於寒岡先生爲教。

丁巳冬。與仲氏進謁于南山。崔正言戚叔 睨 已在座矣。翌日先生命駕不知巖。兄弟陪往。留侍二日。先生下示五言一絕。令各和呈。不知巖在洛江東畔。當流陡起如砥柱。可坐五六人。上有斷麓平衍而不甚高。卽巖齋主山也。西拱金烏。東揖遊鶴。十里長汀。明沙浩渺。乃洛江第一勝地也。昔有進士徐盛年居之。生涯只一張琴一漁竿云。鄉人爲先生構小齋。厥位面陽。冬月恒P暖。齋西有臺臨江。環以松竹槐柳。雖盛夏。涼氣逼人。先生有時靜棲。或經旬月。每春暖秋清。攜冠童臨流逍遙。或駕舟沿沂觴詠而歸。恍然有浴沂氣像。

戊午仲冬。拜謁于不知巖。袖進金孝徵書。先生覽訖。因言孝徵慎重人也。留侍二日。講質心經疑義。時爾瞻輩謀廢國母。完鰲二相相繼竄逐。先生聞之。憂形于色。金上舍瓊來言完平謫在驪州戶長家。織席爲業。戶長妻死。指揮治喪云。先生笑曰以領議政治戶長妻喪。於戶長則P侈矣。其於世道何。一日

暮。先生散步松壇。余獨侍立。先生爲誦鰲柱擎天天妥帖。鰲傾柱折奈天何。北風吹送囚山雨。雨未多於我淚多之句曰。此挽鰲相詩。而不知誰所作也。其傷時慷慨之意。形於辭氣之間。

己未夏。與仲氏來謁于善山元堂。留侍十餘日。先生下示所著易學圖說。仍教曰今人開口便說理氣。其知理氣分合之義乎。仲氏對曰理非別物。爲此氣之所以然而在此氣之中。自不相雜而亦不相離。既知其不相離。又知其不相雜。P則庶不悖於分合之義乎。先生曰古之聖人。說理氣既寡。又未有分理氣爲言者。蓋析而分之者。名目之設也。合爲一體者。理氣之常也。若因其名目之分而遂以爲界別相對之物。則理氣便是各自爲本。雙立並行於宇宙之間也。理豈得爲氣之理。氣何得爲理之氣哉。余進曰誠如下教則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眞所謂二而一一而二者。先生曰然。仍稟弔禮。賓人靈座前。哭再拜而出。喪主哭而出次。西向拜賓。不敢當哭而暫避。俟其哭畢。進前致慰。喪主致P答辭。又再拜。賓乃答再拜而出。且弔內喪。非親戚及平日升堂拜者。不敢入靈座前。既通名。喪主於殯外西向哭。而俟賓入庭前。向靈位北面哭。又東向進喪主前。先致慰。喪主哭再拜。賓不答拜。還北向位哭訖而出。敢問此與家禮不同何也。答曰此開元禮也。又問世俗未有行此禮者何也。答曰世俗不閑習而然。知禮者自當如是。又稟姪之父。自立祠堂云者。謂親兄弟生而異居。豫於其地立齋以居。死後奉安神主。而其子奉祀。不幸死而無後。則禮當祔祖廟邪。答曰P既有其父。別立祠堂。則當祔其父之廟。不可以祔祖之義。祔於祖廟也。又稟宗子三年喪內。祖先祭祀。何以爲之。答曰喪三年內。不祭可也。又稟父母喪內。當祖父母忌辰。似不可用肉如何。答曰葬前象生時行素祭。葬後從神道用肉饌。若父母先祖父母亡而已過三霜。則以神道祭之久矣。不可象生時祭用素饌。又稟外家無後則外孫當主祀否。答曰外孫主本宗祭祀。長子勢難并行。又不可別立祠廟。次子主祭可也。又稟孳子承重家。似不可不遞遷神主。而在廟神P主如不依禮改題。有兩考妣神主。似爲未安。答曰於法庶人只祭考妣。高曾祖神主。雖在家廟。孳子不敢改題。仍舊奉祀可也。又稟戰亡人虛葬如何。答曰此於古無之。世人因金籠巖返靴虛葬。或有做而爲之者。然不如只造主奉祭之爲得也。

庚申春。與仲氏拜謁于南山。因往弔寒岡先生喪次。還路更謁焉。仲氏稟問聖人不制師服。但使中心喪之制。近世退溪先生之喪。禹秋淵諸賢。但以布笠縞帶終三年。今日寒岡門下之服P似過重。未知如何。先生答曰孔門弟子。弔服加麻。乃是師服。執弟子之禮者。固當如是。至於遠方未及門之人亦爲白巾者。非禮矣。

辛酉春。先生爲省墓駐星山巖浦。余自南山轉謁焉。李都事天封亦來。語及寒岡東岡兩先生并享一廟事。仍曰新安人有譏侮東岡者。可痛可惡。先生答曰二先生德行事業。雖不敢輕議。并爲廟享。似無異議。一時浮言。何足深較。○是夏先生自立巖來次冰院。余先來候。翌朝先生謁廟。是日向龜智。

P壬戌春。與仲氏來謁于南山。夕陪往不知巖。留侍二日。講質近思錄疑義十餘條。仲氏問南秋江達可親經二姓王之句何如。先生答曰吾東文獻無徵。秋江想未得其詳而云爾。豈可以此而疑圍隱乎。仍問曰世傳按廉公與吉冶隱攜手同歸云有諸。仲氏對曰先祖與冶隱爲道義契。見麗季政亂。並轡南下。先祖居尙州。冶隱居善山。世代已邈。今無所考證。然以勝覽所載皎潔其身。能得行藏之道等語觀之。則流傳之言。似有所據矣。先生再三稱歎。余稟問金鶴峯夫P人之喪。諸孫及曾孫成服者。皆爲衰負版辟領。或云三年服當爲衰負版辟領。而如朞功以下之服。恐不當爲之。未知孰是。先生答曰孫若曾孫爲祖及曾祖服。雖有輕重。俱是正服。似當爲衰負版辟領矣。辭退時教以初秋再來。汎舟遊賞。續蘇仙故事。○

是冬與仲氏來謁于不知巖。留侍二日。余進前日朱子以四端爲理之發七情爲氣之發。其所爲說。各有地頭。不可混而同之。比而合之否。先生曰四端自是性觸便感。不犯私僞。故以理爲所發之主。七情或涉僞私。不能純善。故以氣爲所發之主。然七情固莫非四德之用。而四端亦非外七情而別自爲端者也。以四端言之則惻隱卽七情之愛與哀也。羞惡卽七情之怒與惡也。辭讓施於喜怒哀樂愛惡之際。是非別於順逆輕重之境。則其於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乎。以七情言之。則愛哀欲是仁之發也。怒與惡是義之發也。喜與樂是禮之發也。七者隨事隨物。感應各當。是智之發也。其於四端之外。別有七情乎。仲氏對曰四端之發。非不資於氣。而理有以主張。七情之發。非無與於理。而氣有以用事。遂就其所重而分別言之。蓋其所從來。各有苗脈。故朱子之言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恐不必牽引配合而強爲一說也。先生曰朱子不可分配之說。蓋以四端感出純善。七情或涉私僞者言之。然其釋中和之義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卽性也。性發而爲情則孟子豈外七情而言四端乎。特就其七情之中。舉其直從本然之性純善無惡者而名之曰四端。苟能精究而熟察之。則所謂四端。果不出於七情之中矣。後先生自著四七分合說。

癸亥秋。拜謁于南山。先生時有持平召命。留侍一日而還。

丙寅夏。先生因啓運宮喪入都。余亦追赴焉。先生館於倉洞。余與仲氏日進謁。或陪宿。公卿大夫傾朝來謁。啓運宮發引時。大駕哭臨露梁。先生不入班。祇迎于南郊路傍。先生草疏萬餘言。極陳人君建中建極。爲治化之本。命余參看淨寫以呈。上優答焉。六月初二日。先生登對於資政殿。首陳本原綱領之說。又請行鄉約。東宮引見時。亦以爲學立志等語進誠焉。既退有衣資色綃之賜。初三日。先生南還。上命一路護送。余及仲氏陪往至麻田浦。經宿而還。○是冬來謁于南山。

丁卯季冬。與仲氏來謁于不知巖。仲氏袖進在園中時所陳疏草。先生曰士君子一生事業。盡在是矣。屢加歎賞。留侍二日。

戊辰夏。余以冬至使書狀。將浮海朝天。拜辭于南山。先生出示贈行詩序。仍教曰吾平生不作此等文字。如崔監司赴京。亦不爲之。今不勝情切。略構拙語。慎勿示人也。又教曰赴京使行。每以兌換物貨。爲華人所嗤鄙云。雖書冊亦不必貿來。又曰能善飯否。對曰能喫七合飯。先生笑曰如是則無虞矣。出坐廳上。酌酒敘別。申命慎重慎重。

己巳七月。先生車馬。自立巖至。余新自天朝還。遂迎謁于冰山道左。夕抵書院。先生詢問天朝事情及一行往還始終。翌朝謁廟。先生題名於尋院錄。年月日。命余細書。因與諸生講論經旨。是日駕向龜智。仲氏追到。○是冬拜候于南山。以朝天時日記及呈文等冊呈上。先生覽訖。仍曰此行可謂酬男子四方之志矣。

庚午春。余遭妻喪。稟問疑禮。先生下答詳悉。十月拜謁于南山。稟問期之喪十五日而禫。禫後不徹几筵否。答曰几筵三年不徹。仍行朝夕上食可矣。問如此無害於禮否。答曰此是權設。所謂禮宜從厚者也。又稟今於妻喪之後。子婦几筵欲從便移設于一廳。而但并列未安。分設東西。間以障蔽。未知如何。答曰如此無妨矣。又稟風水惑信。爲今世痼弊。其說果有理否。答曰山川風氣。有聚散凝結處。氣聚則聚。氣散則散。固其理也。若一聽風水之說。至於過時不葬。則大不可。第審其風氣之聚散。山川之凝結處而用之。未爲不可矣。

辛未初夏。來謁于不知巖。留侍一日。先生出示平究說易學圖說。翌日陪還南山。時追崇大論方張。左相金瑬忤旨見罷。余稟問追崇如何。答曰周之時。大王王季文王皆有功德。周之有天下。自三王始。故周公追尊以王禮。若未有周三王之功德而追崇之則非禮也。其後先生陳疏剴切。○季夏。余遭仲氏喪於京中。先生以書^P遠慰。極致痛惜之意。

甲戌二月。來謁于南山。與諸益語及輿地事。先生教曰吾東載籍不備。居在此邦。不知此邦故事可乎。諸君各撰地誌。俾有所勸懲可矣。因命余撰聞韶縣誌。蓋先生嘗宰聞韶。有意修輯而未就故也。○七月進拜于金烏書院。蓋先生前此與商善諸老。約會于此。余因柳持平衫書通赴會。則先生已駕臨矣。其翌日約會諸老。由水路至。商山則全慶州湜，金永川知復，趙參奉光璧，柳持平衫，金參奉秋任，全都事克恒。仁善則^P張丈乃範，金彥陽寧，金丈玃，朴憲，朴愧，朴快，李垣也。先生出坐樓上。與諸老談話不倦。先生曰吾欲與朋舊。修講信契。以時團聚。名以講信。何人不可參哉。諸老皆以爲當。以或有意外指目爲慮。不果焉。○是冬又來謁。

乙亥仲秋。來謁于南山。先生出示皓首吟一絕云皓首猶存赤子心。此時方會一源深。眼中天地都眞界。外誘何從得我侵。因教曰此說盡吾老來心境也。妄意於此。可想先生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妙。正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P之心者也。先生語及柳持平之不淑。慨歎善人之難得。余稟亡兒立後事。答曰古者人心淳厚。祖與父命之立後則子孫遵行。固無異言。今則不然。須出公文。可以永久無弊矣。又稟呈禮曹出公文者。必有兩邊父母呈狀而爲之。此則既無父母。孰爲呈狀邪。答曰然則母令立後。遺書子孫。以正位入祠廟。親盡後遞遷可矣。

丙子春。來謁于南山。先生以不廢講學爲教。又曰今吾耄廢。所恃者惟君二三子而已。益加修勅。毋負此意也。○是年仲夏。來謁于不知巖。金^P教官光繼已先到矣。日晚返駕南山。余與金教官陪來。是日又與金教官及金德承，朴通彥，張仲孝諸人。因先生命偕往不知巖。乘月汎舟。沿流而下。夜半泊吳山。盡興而歸。○七月間先生被安車召命。卽馳謁焉。先生因諸友餞別。連日進酒。余冒稟進食少而進酒多。恐或因此致傷。不可不慮也。先生曰酒力之保養老人。猶小兒之飲乳。不得不爾。然君言亦佳。當致念矣。道伯沈公演爲進餞盃。酒三行命止之。因駕安輦發程。余陪到松津而還木城。先生行到咸昌疾^P作。陳疏停行。自元堂乘船而下。余自木城出待于飛山江上。翌日迎謁于羊灘。奉候起居。命饋酒。鄭丈四勿，鄭師傅克後，金進士養，金丈玃，朴參奉晉慶諸賢同舟。尋泊不知巖。先生出示紀行長篇。因命余和呈。翌日駕返南山。余辭退。先生教曰聞倭國有秦火前書。要信行覓來可也。時金公世濂爲通信副使。路由聞韶。故有是教。丁丑二月。余自南漢病歸。時先生駕向立巖。留龜智有日。遂進候焉。客散後先生歔歔發歎曰古今天下。寧有此事。吾欲周流四方。顛死溝壑。^P遺命子孫毋得厚葬。只免爲烏鳶食而已。因出示告墓文。有無天無日有往奚適等語。因陪往立巖。留數旬而還。○仲秋進謁于立巖。先生曉起明燭。酒數行。歎曰天地閉矣。彝倫斃矣。中華文物。今不可得以復見矣。因語及鄭參判蘊事。先生曰如我耄廢。未嘗一日立朝。只合如是。從前供仕之人。似不必潔身長往也。余對曰麗末治隱見幾而作。鄭公之意。無亦有見於此邪。先生曰治隱官微。故奉身而退。如圃隱以社稷大臣。欲扶顛持危。而終至隕身。出處之義。難以一^P槩論也。時先生新製深衣幅巾。蓋用曹芝山好益，韓清州伯謙之制也。命余著而見之。又出示所命洞中巖號帖曰此間山水之勝何如。對曰勝似白雲洞。可以甲乙於陶山矣。辭退時。教曰巖齋狹隘難容。欲築土室數架。爲遠近朋友止宿處。冬間可從容來棲可也。○季秋先生患報至。卽趨診焉。先生疾已革。使侍者扶坐。教曰相間之地。此意良勤。又曰吾病不可支。吾晚年

相從。自此已矣。惟願賢契。益自勉勵。毋負老夫臨訣之意也。越二日壬申。先生易簣于晚勛齋。前^P夕有雷雨山崩之災。是朝又有天日晦冥。盲風震盪之變。嗚呼異哉。仍伏念小子之出入門下。殆將四十年。叨奉杖履。不爲不久。親承提誨。不爲不切。而昏愚無狀。尙不能開發其萬一。每中夜以思。不覺慙然自悼。茲敢略敘及門以來年月始終及耳目所逮應酬答問之節。以寓西林不盡之感云爾。

懶齋說

余懶以名齋而居者久矣。或有問曰夫名齋者。有取於觀省而以爲自警之地也。獨子之名齋^P以懶。其義安在。余應之曰有以焉。余嘗志于學。餘三十年。惟是懶習與性俱成。筋骸不能固。志氣日以惰。以私害公。以欲滅天。未免爲自暴自棄之歸。此懶之習使然也。苟人耳有不惕然警省。思所以自新之乎。名吾齋而揭吾壁。庶幾常目在之。而除去舊習。使志氣有以自立。私欲有以退聽。則其於進德修業之方。豈少補乎哉。古人弦韋之義。實在是矣。或退。因以爲說。

序

送黃子由 辰 奉使日本序

^P吾友黃子由有曠世才調。自弱冠文章已老成。諸老先生皆以爲不可及。夫以子由之才且賢。宜居經幄近密地。以朝夕納誨。左右啓沃。而顧乃久沈冗卑。不克展布。知子由者未嘗不爲之嗟惜焉。今年夏。日本要我通信使。上命極擇有文章行義者遣之。於是子由膺是選而充下价。子由上有具慶而遠違定省。且出入瘴鄉。易致感傷。凡我同人。莫不爲子由愍之。而不佞獨有所懷焉嗚呼。親生我身而貢之於君。君制我命而進退有義。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初無內^P外遠近夷險之殊。直可以一視之耳。君親固無輕重。而恩義或有時而輕重。事親之道。豈專在於晨昏定省之間而止哉。吾人一生從事於學。硬著脊梁。牢豎腳跟。彼驚濤駭浪之掀天。舟楫出沒之顛危。視之猶康莊之路齋閣之間。而曾不足以動一髮也。今其往也。禮以飭身而望之儼然。仁以容衆而使之感戢。善其辭命。以講兩國之好。審其幾微。以折奸凶之膽。如圃翁之感動島主。鶴老之抗節關伯。使卉服漆齒之徒。知我朝鮮之有人。而弛國家東顧之憂。葉舟言旋。^P以報君親。則忠孝兩盡。而永有辭於來世矣。夫豈刺刺於去留之際。而爲兒女子態哉。雖然所以致此者。有其道焉。嗚呼。忠信篤敬。此吾人之所嘗講討而服行者。奚待不佞之贅言。

送申通判望久 弘望 赴完山序

士君子立身揚名。惟忠與孝而已。非孝無以事親。非忠無以事君。孝者忠之本。忠者孝之推也。宗友望久才調聲望。迥出流輩。是宜翱翔臺閣。黼黻皇猷。而顧大碩人年齡逾八望九。所謂事君日長。事親日短。望久愛日之誠。至此而容有^P既邪。望久不憚屈首於佐幕。出爲完山半刺。知望久者莫不爲之嗟惜。而望久獨欣然有喜色。余於是知望久之誠孝。非凡人所可及也。且完山乃先大夫桐鄉也。深仁厚澤。浹於完民。愈久而不能忘焉。今望久之往也。入而事大碩人。養志養體。盡其懽愉之意。出而臨乎民

。嚴明仁恕。克遵先大夫之餘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庶見完之一境。咸囿於孝理之化。可以趾美於先大夫。豈不休哉。他日還朝。移孝爲忠。兩盡其道。則益有光於大碩人先大夫矣。望久其勉之哉。 **P** 若余者不孝無狀。祿不及養。今日所當勉者。惟在於盡忠。而衰邁日甚。齒髮遽如許矣。安得如望久之兩盡忠孝。報君親罔極之恩也邪。祖筵解攜。不覺感淚之交零。遂書此以爲送別序。

送金以直歸觀宣城序

僕自蚤歲。聞金君名熟矣。思得一識其面。以洩傾嚮之懷。今年冬。金君鍊業于金鶴之水淨庵。余往從之。觀其貌清雅和柔。聽其言簡靜縝密。且其精思博識。有非庸人俗士之比也。與之處月餘。讀必聯牀。游必交衽。磨礪切磋。所以責善 **P** 而輔仁者多矣。未幾金君將束裝歸觀。凡我同志。咸有贈行之句。而僕拙於詩。遂贈之以言曰嗚呼。友道之缺絕也久矣。傾膽於杯酒。斷金於談笑。自以爲莫逆之交。而無箴規警責之義。有便辟諛佞之態。舉世然也。金君獨能交之以信。許之以義。言語相規。情誼交孚。視世之所謂莫逆之交。不其遠矣乎。自今以往。幸須頻惠德音。使如僕者得有所開發而激厲焉。則僕雖驚矣。亦當以時奉規。毋負我良友之望矣。惟金君勉之哉。戊申季冬下澣稿。

跋

書旅軒先生贈言後

竊念小子之遊門下。餘二十年。先生不以無似。而屢加提警。今於萬里之行。又有詩文之貺。噫先生之眷小子至矣盡矣。篇中縷縷獎勸。有非愚陋之所敢承當。而至於忠信篤敬。正誼明道之語。尤其是佩服終身而用不盡者。豈但受用於是行而已哉。及到皇都。牢鎖烏蠻館裏。有時奉閱而跪讀之。恍若親奉杖履於燕申之際。面承訓誨於警歎之餘。聊以滌離愁而寬羈抱。噫 **P** 先生德意之盛。至是而其又可量耶。謹當奉之若靈龜。敬之若神明。以毋負我先生訓誡之至意云爾。時崇禎紀元之初載戊辰季冬。門人鵝洲申悅道。敬書于玉河館之西照。

書順天朴氏譜牒後

吾外門朴氏。實新羅王者之後。歷高麗入我朝。代有聞人。簪紳相望。閥閱之盛。甲於我東。而自經壬辰兵火。譜牒散失。凡遠祖事蹟。世代久近泯泯而莫之徵。粵在丙午。余見安東提督朴斯文春亨。問其派系。朴公錄示大槩。昨歲又因 **P** 朴上舍翊。得見星山朴氏家牒而參考之。星山譜則大學士淑貞三子。長元龍次元麟元象。而元龍子天祥平陽府院君。提督所錄則大學士四子。長元麟次元象元龜元鳳而無元龍。以平陽君爲元麟之子。兩家所錄。大相抵牾。殊可怪已。然星山譜遠祖事蹟。頗記一二。且大學士夫人姓氏及平陽君前後娶夫人姓氏。記載詳悉。而提督所錄。出於逆旅卒乍之間。固不免疎脫。今當以星山譜歸重可也。噫余因此而竊有所慨焉。平陽之子諱可實。可實之子諱安命。卽吾 **P** 先妣七代祖也。父子官爵。俱至貳相。震耀當時。凡其事蹟之可傳於後者必多。而及見此譜。全沒兩代事蹟。且不錄

派系。豈我二相公一派。落南之後。子孫零替不振而然歟。姑記顛末。以爲他日廣詢釐正之地云爾。

仙槎誌跋

古者郡邑。皆有圖籍。如山川形勝。土宜俗習。邑倅承遞。靡不具載。以備觀省。雖不顯言善惡。而微寓勸懲之義。蓋美制也。崇禎戊寅夏。余來守仙槎。縣本無圖籍。草草殘編。不過勝覽所錄。P 余甚慨然。適萬休子任友有後寓居縣地。乃余槐院舊僚。遂以縣誌爲請。既數月而彙成一帙。凡仙槎之民風謠俗故事名物。一開卷而瞭然。其用心固已勤矣。蓋仙槎嶺東之山水窟也。萬休子屏居寂寞之濱。恣享山水之樂。環百里奇巖異壑名區絕境。無不發之文而闡其勝焉。尤何其異哉。使是誌也。行於世。不但勸懲之意。微寓其中。仙槎奇偉絕特之蹟。亦將自此而輝映方來。玆豈非萬休子之不幸而仙槎之幸也邪。余於是不可無一語。略敘梗槩于卷末如右。時P崇禎十三年庚辰菊秋上浣。懶齋居士題。

蔚珍鄉約跋

鄉約之法。始於呂氏。曾經朱子增損。己卯諸賢諺解刊行。退溪先生又爲之折衷成書。其爲法固已纖悉無餘蘊。而世教漸弛。莫之或行。豈不深可惜哉。余自莅是縣。慨然留意於此。而於其中猶不無隨時變通之節。乃敢不揆鄙劣。妄加裁定。四約則一依呂規。罰條則悉遵退訓。朔望講法。亦不失朱夫子月朝之遺意。此蓋酌古通今之美制。移風易俗之要道也。爲今日鄉人者。P 勿視爲當職之陳腐。而講會之以時。勸懲之以法。則未必不爲敦倫善俗之一助云。

聞韶誌跋

聞韶爲縣。扞於羅代。上下數千年間。非無美蹟異蹟之可傳於後者。而惟勝覽所載外無傳焉。正德丙寅。陰厓李公紆莅本縣。始撰地誌。其序文以爲古者列郡皆有圖籍。以備觀省。雖不顯言善惡。而考圖指實。終有所不可掩者。噫斯誌之作。其有關於風化之勸懲者爲何如。而今已散逸無傳。只有數行序文。字多遺落。他無可攷。P 豈不深可惜哉。不佞嘗侍先師旅軒先生。先生曰韶州舊無地誌。余嘗有志而未就者。子其圖之。俾有所勸懲可矣。噫先師之教。卽陰厓序文之意也。遂與參判李公民奕。謀所以纂輯。不幸李公卽世。不佞自十數年來。妄嘗留意於此。竊搜往牒。廣收遺聞。參以先輩遺集。粗成一帙。而尚多疎漏。且以蕪拙爲懼。祕而不敢出者有年。今我安侯應昌以儒林雅望。來守是邦。首以敦倫善俗爲務。嘗詢問往蹟於不佞。不佞細陳陰厓序文之旨。先師勤託之意。及草本未就之狀。P 侯嗟歎久之。仍屬余以卒業焉。既屢辭不獲。則乃敢收拾散精。重濡舊筆。閱數箇月而成。摠若干篇。嗚呼。以陰厓之文苑鉅匠。鋪張盛蹟。尚且泯泯而無傳。矧此寂寥文字。焉足以傳信於來後。其亦不自量也已。雖然後之君子。不以僭率爲咎。而嗣而輯之。補其闕而闡其遺焉。則奚但不佞之幸。抑亦毋負我先師我賢侯前後激勸之盛意云爾。崇禎丙子後二十一年丙申冬。鵝洲申悅道敬書于縣西丹丘之村舍。

先王考悔堂先生師友錄跋

先王考悔堂先生師友錄。總七十有四人。竊想當時交游。宜不止此。且其往還講劇之實。必有鑿鑿可据者。而中因兵火。文籍蕩然。先人嘗有意收拾而未及就焉。不肖孤深懼夫愈久而愈失其傳也。乃敢以得於家庭者。列書而輯錄之。無徵不取。有聞輒書。隨闕隨填。粗成一通。蓋竭一生之力。而故事徵信。猶不能爲三之一。是重可恨已。然因是錄而論其世。亦足以知先生淵源交游之盛矣。

奉先祭儀圖式後識

按文公家禮。祭考妣只設一位。程氏祭禮。配祭考妣。蓋只設一位。禮之正也。配祭考妣。禮之本於情者也。禮之正者。固當遵行。而禮之本於情者。亦有所不能已者。儀禮及五禮儀。皆有共卓之制。鶴峯先生以爲可從作爲圖。故今參考喪禮備要。作考妣位共設一卓圖。時祭墓祭儀節。亦做晦齋先生所撰奉先儀。著爲品式。使爲子孫者。遵守無替。以盡追遠之誠云。

上梁文

東洛書院上梁文

先賢明道教。大業既隆於繼開。後學宗師儒。盛禮允合於廟享。忽見百尺之革棘。丕新四方之觀聽。竊惟俎豆之儀。必重杖履之地。黃州二程廟。蓋由追慕之輿情。建陽考亭祠。亦緣尊尚之公議。報祀宜做於往昔。縉儀可已於斯今。恭惟我旅軒張先生。鍾日星之眞精。稟山海之淑氣。窮探正學之奧。溯伊洛關閩之流波。闡明太極之微。繼義文周孔之遺緒。道不出於日用彝倫之外。德自修於躬行心得之餘。從容禮法之場。優入聖域。沈潛仁義之府。渾然天成。聞風而歡忻。遠近仰之如山斗。觀德者醉飽。賢愚敬之若神明。至於著圖書而訓後生。無非淑人心而扶世教。奚但一時之師表。抑亦百代之儀刑。睠彼不知巖齋。實是藏修故地。於焉讀書而講道。邵子百原。幾許玩理而論心。晦翁雲谷。山梁抱崩摧之痛。慕益切於羹牆。香火稽春秋之儀。恨已久於縫掖。爰謀同志而協議。要以揭虔而妥靈。立廟宇而圖新。規摹宏遠。因影堂而改舊。基址寬平。士釋經而晨夜奔趨。工殫巧而心力罄竭。大爲采細爲桷。長短各宜。矩斯方規斯圓。繩墨合度。起五架之高棟。奐焉中天。舉六尋之脩梁。成之不日。事豈偶爾而就。時若有待而然。芳草明沙。增此日之物色。長江列岳。被曩時之光輝。遺像肅嚴。斯寓百世之尊慕。明靈陟降。永享二丁之精禋。琴書靜嘉。警欬之遺音彷彿。軒堂瀟灑。睟盎之德容依稀。小子寔獲依歸。吾黨采增感慕。遵遺訓而著力。固當省察其身心。奉餘規而服膺。宜先涵養乎情性。要不愧於屋漏。庶無忝於師門。敢因梁權之升。式陳兒郎之祝。拋梁東。皦皦扶桑瑞日紅。提掇此心如此日。肯教查滓著胷中。拋梁西。萬仞烏山天與齊。吉子精忠撐宇宙。首陽高義孰高低。拋梁南。長江千里海門涵。如斯聖訓提撕切。性理淵源自可探。拋梁北。煌煌太一天之極。吾人亦自有常居。至正至中要不忒。拋梁上。先天一契皇羲仰。從來幽嘿何言哉。至理昭昭無暫妄。拋梁下。道在常行行者寡。作聖端由孝弟來。要須實踐無虛假。伏願上梁之後。文風丕盛。士趨益端。誦圖書之發揮。庶見眞儒輩出。窺宇宙之要括。佇看吉士朋興。徽音敢忘于中。懿範如在其上。鳶飛魚躍。君子之道浩浩不窮。山高水

長。先生之風永永無斁。

鏡光書院上梁文

先賢設教於人。既垂啓佑之範。後學宜祭於社。敢稽崇報之方。忽見棟宇之翬飛。爭騰衿佩之燕賀。粵惟永嘉之雄府。實是鄒魯於吾東。水麗山明。幾多英豪孕育。風淳俗美。素稱賢才蔚興。恭惟慵齋李公。節槩真清。文章大雅。騰望實於朝右。領袖一時。擅名聲於中華。膾炙三絕。秋霜烈日於諫諍之際。惠風和雨於字牧之辰。惟其遭世不祥。以致凶徒構孽。長道未半於千里。空 **P** 拋經綸。殄瘁莫贖於百身。終歸斧質。至今士林之扼腕。長吁彼蒼之難諶。暨我敬堂張公。氣稟真靜。性雅端良。登遊厓鶴之門。宿知路脈。玩索義文之易。洞透本原。追伊洛之密符。堂有以於揭號。挹濂溪之霽月。臺因此而錫名。元會運世之圖。究極微妙。陰陽消長之理。闡明始終。是豈尋行數墨者所可能。雖在老士宿儒而皆不及。劬書矻矻。長對卷中之聖賢。誨人諄諄。常滿座上之衿佩。簞瓢自樂於陋巷。富貴奚翹如浮雲。斂迹林泉。縱欠當時之展布。講道皋比。實爲吾 **P** 黨之模楷。顧惟兩賢之生。寔在一區之內。雖時世有先後之異。而德學無出處之殊。文彩風猷。愈久而未泯。餘規遺訓。沒世而猶存。山仰斗瞻。實出秉彝之好。心悅誠服。蓋由薰染之深。爰稽里社之遺規。勸建尸祝之新廟。經營籌度。及門之俊彥竭誠。奔走陬馮。趨事之工徒殫巧。大木爲宗細木爲桷。長短各適其宜。矩之斯方規之斯圓。繩墨不差其分。宏模克恢於五架。突兀中天。盛制益廣於六尋。成就不日。明靈永有昭享。陟降如見於羹牆。後學寔獲依歸。警欬宛承於 **P** 函丈。百代之風聲永樹。請賡呼邪許之歌。一方之趨向在茲。敢唱兒郎偉之頌。拋梁東。瑞日朝朝上碧空。要得靈臺嗽如許。莫教纖翳入胷中。拋梁西。鶴駕高峯天與齊。吾道升高要自邇。勉須努力一攀躋。拋梁南。長江直下西厓潭。波連河洛遡洙泗。一理流通此可尋。拋梁北。一辰不動名爲極。吾人之極在於心。對越常常無暫息。拋梁上。不愧于天由直養。血氣羸胡安足論。分明鄒聖示人廣。拋梁下。此道平常知者寡。月滿前潭風過桐。箇中真意無窮也。伏願上梁之後。 **P** 俗尚絃歌。士習詩禮。文運大啓。咸知道學之當崇。儒風寔昌。共識人紀之可立。禮義罔愆於俎豆。享祀無闕於春秋。豈可從事於浮文。須尚實德。且莫馳心於末藝。惟懋真工。宜益體慵齋典刑。詎敢忘敬堂訓誨。光明不已。聿覩正學之朋興。教思無窮。佇見真儒之輩出。

聞韶客舍上梁文

無往不復。物理自然。循環有廢。必興傑構。所以重建。忽見翬飛之百尺。爭騰燕賀於一方。粵我聞韶之爲州。寔自羅代而擅美。珠簾十里。詠入 **P** 英憲之詩。煙火千家。留傳東軒之什。非惟流峙之秀麗。蓋亦館舍之宏崇。登臨者滌愁鬱之懷。游衍而起爽朗之興。輪蹄交織。使華往來之如雲。觥籌相酬。琴歌送迎之幾歲。忍說丁酉之變。灰燼無餘。幸值戊午之年。棟宇復故。豈料奸隸之作孽。又值鬱攸之生災。庭砌荒涼。惟存破瓦殘礫。老少嗟咄。莫不慘目傷心。恭惟閣下金公寅亮。製錦良才。游刃巨手。五載臨泣。軫蒼生而察眉。一念始終。推赤心而置腹。政先興學造士。惠洽僻巷窮村。宏摹欲勑於舊墟。盛筭悉備於 **P** 新作。因方伯之盛意。捐俸拮据。愜吏民之輿情。竭力奔走。大爲宗細爲桷。良工任衆材之宜。矩則方規則圓。華構合古制之美。東廂西廡。洞八牕之玲瓏。疊栱重櫺。開五架之軒豁。爽

堦足以祛煩熯。高明亦可敷政令。若或相之。似不偶爾。驅馳原隰。庶慰使客之賢勞。模寫風煙。合輸騷人之詞翰。歡聲騰於四境。喜氣溢於羣氓。小住郢斤。齊聽巴唱。拋梁東。鉢山朝旭展青空。使君明德明如許。遍照飢氓蔀屋中。拋梁西。一點夕烽高復低。自此邊陲無一事。康衢煙月奠蒼黎。P 拋梁南。五土當前俯鰲潭。突兀半天簪白玉。朝曛物色鏡中涵。拋梁北。頭上昭昭臨斗極。中夜燒香儼若思。此心耿耿無時息。拋梁上。青天萬里絕纖障。卽今萬象皆春意。億兆由來赤子養。拋梁下。飛甍高棟壓村社。坐堂宣化儘憂民。勤恤之誠非外假。伏願上梁之後。福星照臨。列宿增輝。蜀郡袴襦。民愛戴於廉范。武城弦誦。士景慕於言游。歲稔時豐。庶外戶之不閉。風淳俗美。致比屋之可封。奚但百里之專休。寔是一路之同慶。

葛山精舍上梁文

粵民生久矣。爰自邃古之檜巢。有聖人作焉。蓋取大壯之棟宇。寔因舊貫。庸拓新圖。主人身世酸寒。生涯澹泊。東西南北靡所止。莫守先人弊廬。根柢店楔各得宜。爰求君子攸芋。惟葛坡之勝地。乃龜城之名村。羣峯外環。前峙鶴駕而後擁太白。一溪中注。源自龍山而流入洛江。有窈而深。允合棲真而養道。或夷而曠。端宜遊目而騁懷。四時之佳景不同。一壑之瓊觀殊異。顧余僑居之幾歲。却是并州故鄉。實由相度之有時。P 殆同武昌新築。爰得數架。乃命重修。陋於昔而新於今。規榘苟美。事則半而功則倍。役庸易成。無勞心上經綸。遽見眼前突兀。涼堂燠室。各具冬夏之宜。繡栴華榭。豈羨輪奐之美。粗安粟里之容膝。庶免宛丘之打頭。酒徒詩朋。奚憚竹逕之來往。明牕棊几。正好芸編之卷舒。聊自足於此生。不知身之將老。請陳六偉。助舉雙虹。拋梁東。紅日初升屋角東。開卷肅然對往聖。肯教塵滓滯曾中。拋梁西。走馬山光落照西。百尺飛流橫素練。朝朝騁望開昏睇。拋梁南。月照梧桐風。P 自南。領得邵翁無限趣。或吟佳句助詩談。拋梁北。清風依舊陶牕北。素琴濁酒任逍遙。夢入羲皇遊太極。拋梁上。九萬玄天臨在上。至理昭昭儼若茲。要須真實無虛妄。拋梁下。富媪孕精在屋下。慎獨工夫要在茲。莫謂暮夜無知者。伏願上梁之後。災沴罔作。尤悔不萌。門閭何事於容車。尚希長者之多轍。垣墉惟在於肯構。毋負若考之作家。

祝文

竹邊祠祈雨文

P 赫赫明神。或飛或藏。興雲致雨。澤物洋洋。不愆厥施。天道乃光。柰何於今。靈德未彰。經春徂夏。旱魃爲虐。曠脩曠濕。田疇龜坼。旣失始播。又痒牟麥。饑饉餘氓。大命將迫。靡瞻靡仰。云我無所。非神曷依。非禱曷冀。潔誠齊沐。敬祝神明。神其俯諒。惠我民生。默運玄化。鼓發陰軸。甘霖大霽。遠近遍洽。蘇枯潤涸。登我百穀。俾歲有秋。蒸黎詠德。報祀以時。其敢少忽。薦裸揭虔。危衷震惕。神乎不昧。庶幾昭格。

三方山龍淵祈雨文

P 崧高維嶽。作鎮一方。中有靈湫。是神攸宅。興雲致雨。不愆厥施。粒我東民。罔非神德。如何比歲。災沴荐臻。不雨三春。逮此首夏。嘆脩嘆濕。滌滌田疇。兩麥已枯。百穀未播。不種奚穫。望斷西成。哀我民斯。大命近止。曰余無狀。獲戾于神。謹告非虛。懼深淵谷。余雖可罪。不念天民。民卒流亡。神亦何託。瓮中蜥蜴。尚效厥功。矧茲明神。豈若是忍。敬將牲幣。籲呼于神。維神降監。尚克陰鶩。亟沛甘澍。遍洽雷封。潤物回蘇。登我稼穡。歡聲載路。抃蹈惟均。凡此下民。曷勝感戴。敬恭無斃。

P 神其昭臨。

祭漂海使臣 柳知事潤，朴參判彝敘，鄭正言應斗，尹典籍昌立。 文

惟靈東國愍忠。北澣冤魄。四子乘舟。胡至此極。人莫不死。反于真宅。淼淼滄溟。魂兮奚託。鯨鯢與居。蛟鱔爲隣。弔祭不及。冥漠千春。靜言思之。使我心惻。今茲銜命。賀至上國。王程有限。彩鷁將發。靈其眷佑。利我攸涉。聊隸蕪辭。醴牲斯潔。不亡者存。庶幾昭格。

祭大海神文

P 邇迤天根。淼漫地軸。包括無垠。厥施斯博。大哉神功。與天同德。聖人尊祀。禮視王爵。有隆無替。歷代沿襲。繫我朝鮮。逝在東域。世篤忠貞。恪修侯職。八年于今。關路阻絕。木道乃通。誠意彌篤。朝聘以時。冠蓋絡繹。小子承綸。今又賀至。涓吉卜行。鷁首西指。誕告開洋。願垂陰鶩。百神娛嬉。衆祥萃集。箕伯函風。陽侯閃戢。揚帆一日。萬里瞬息。執壤王廷。利涉溟渤。惟國之光。寔靈之錫。罄衷蕪辭。致虔菲薄。寢威盛容。彷彿來格。

祭天妃神文

P 松爲舟兮布爲帆。受王命兮朝上國。邈海中兮有仙山。瞻靈廟兮薰沐。馨余酒兮潔余羞。薦玉盤兮侑以文。生東國兮倥倥。考往牒兮有聞。云明神兮靈且異。駕馭風雲兮驅除惡物。使我行兮不迷。涉重溟兮如平陸。登蓬萊兮早維舟。執壤奠兮側玉帛。歸來報祀兮益虔。留與東人兮頌神德。

祭三山島神文

惟靈巍然鼎峙。俯壓溟渤。夙著靈異。遠近欽服。曰台東使。聘至上國。敬將玉帛。爲獻明廷。

P 滄波萬里。一葉行裝。節日有期。慮滯王程。伏願明神。誕垂陰鶩。屏息祕怪。遁藏蛟鱔。借我風便。不日利涉。曷勝至願。丹衷皦日。菲薄無取。庶鑑誠潔。

洛峯書院奉安文

恭惟司藝。天賦異質。簡直端方。慈詳惻怛。知所依歸。宗尚正學。語默動靜。一循繩墨。德成道尊。多士準則。亦既誨人。經學諄諄。位不滿德。縱未設施。家傳佔畢。爲世宗師。功存衛道。化行樂育。寒暄一蠹。授受眞的。吾東道學。至是大明。揆厥 **P** 模範。寔出先生。鄉邦百世。仰止彌篤。共議欽崇。廟宇完畢。擇吉奉安。衿佩趨踰。昭明世教。永垂無疆。右金司藝先生

有懿眞樂。天資穎悟。早年力學。動遵律度。嚴肅整齊。望如泥塑。求端用力。本源是沂。孜孜進修。猶恐不及。能自得師。又資麗澤。造詣精深。識量洞徹。覲德心醉。聞風悅服。沒世愈久。景慕采切。維此舊社。新宮有仳。揭虔妥靈。多士坌集。既右司藝。亦左龍巖。接武同光。威儀有儼。大闡文風。開我羣蒙。右金眞樂堂先生

P 疊疊龍巖。自拔流俗。奮志向學。謂聖可則。出入丈席。寔傳衣鉢。孝弟忠信。畜爲潛德。居敬窮理。分明階級。堂開明鏡。俯仰觀察。玩心高明。優游自樂。立言垂訓。指掌後學。質之退陶。虛襟往復。荐蒙嘉獎。吾道增光。師表一時。澤流鄉邦。崇德尚賢。秉彝攸同。茲卜吉辰。妥靈新宮。其香始升。德容宛接。斯文永享。百世矜式。右朴龍巖先生

常享祝文

接武同邦。啓開功一。遺風永世。報祀無斁。

吳山書院告由文

P 恭惟先生。百世宗師。曰我旅軒。并享于茲。睠彼巖院。杖履遺躅。俎豆不陳。吾黨之責。爰謀揭虔。新宮有仳。涓此吉辰。奉遷神位。恭陳洞酌。敢告卽事。右冶隱先生

先生道德。山高水深。并享冶隱。一紀逾今。顧惟巖齋。遺芳未歇。警欬如承。羹牆慕切。迺建祠宇。已斷工役。今將移奉。載卜吉日。敢告端由。敬薦洞酌。右旅軒先生

東洛書院奉安文

粵惟巖齋。遺躅猶存。堯夫安樂。叔子龍門。講說 **P** 詩禮。歌詠先王。回琴點瑟。雲影天光。和氣襲人。甘雨潤物。山梁一類。清徽遽撤。武夷舊洞。風月無邊。獨樂園中。遺像宛然。警欬如聞。羹牆慕深。建祠起虔。尚稽于今。權安講堂。羞在鄉邑。新營數架。廟貌有翼。夫子在座。宛若平昔。庶幾百世。惠我後學。

涑水書院告由孫月城君文 按廉使先生奉安時

馴雉之化。泱髓之澤。生祠奉享。曷稱報德。矧惟按廉。縣地秀出。泣血三年。墓前雙竹。里名劖劖。
。 P 流芳百禩。俎豆不設。吾黨之恥。禮宜合享。士論歸一。迺建廟宇。既儼且肅。將舉縉儀。合堂聯
席。前期移奉。卜吉在卽。敢告端由。恭陳洞酌。

常享祝文

孝通天地。誠貫雙竹。本立道生。百代準則。右按廉使先生

蒙泉祠常享祝文

學貫天人。化洽鄉隣。沒世不忘。報祀有常。

祭立巖山神文 旅軒先生寢疾時

屹彼立巖。吾道攸託。維巖有神。佑我杖烏。先生 P 有疾。莫保朝夕。凡我門徒。遑遑愍泣。神若有
知。尙應震惕。冀垂陰鷲。迺收勿藥。斯文之幸。邦國之福。至願在茲。神其昭格。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祭文

祭寒岡先生文 與仲氏晚悟公聯名

吾東數千年。蔑有道學之士。國朝二百載。乃是養育而成。維羣賢應時而生。故先生接武而起。惟我先生。行全純粹。學造精微。挹山海之高風。淵源有自。續退陶之正脈。衣鉢是傳。斯文不在茲乎。吾道自此南矣。明其體達其用。學既本之身心。致吾君澤吾民。期以措諸事業。佩銅州府桐鄉起思。攬轡澄清。棠陰遺化。逮龍飛之 P 初載。長烏府而振綱。非堯不陳。眷眷格非之語。有謨卽告。諄諄納約之忱。由忠謇而靡他。質神明而無愧。章屢上於避劇。恩尚許其退休。載卜洛濱之幽居。實同滄洲之晚景。圖書一室。宛對千古上聖賢。折衷諸家。爰纂五先生禮說。大規模而詳節目。立我隄防。極變通而盡情文。爲世準則。雖曰投閒置散。豈忘憂國愛君。瀝血陳疏。遂發衆人之未發。直諍敢諫。能言天下之難言。功則著於彝倫。事尤光於簡策。作中流之砥柱。比障百川。揭昏衢之日星。如豁萬象。免吾人夷 P 狄禽獸。咸被奠安之功。爲國家命脈精神。永賴扶持之力。意者神明垂佑。遽爾木稼呈妖。國失蒼龜。土摧棟梁。嗚呼痛矣。山號狐狸。澤舞鱗鱗。抑將奈何。天其喪斯道之將廢。顧余小子之執贄。粵在花府之彈琴。面命耳提。承誨幾切於丈席。斗瞻山仰。傾嚮實篤於微衷。驚聞易簣之音。百身難贖。敬致綿漬之奠。一哭增摧。

祭旅軒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道。本之於孝弟忠信。行之於日用云爲。如布帛菽粟而順其天則。先生之學。得之 P 於居敬窮理。先近小以及遠大。合精粗以兼內外。如車輪鳥翼而極其精一。先生之德。眞積既久。充養有方。和順弼中。英華發外。灑然如光霽之風月。瑩然如溫粹之金玉。其持身也如奉盈履冰。洞洞屬屬。而語默動靜。自合於繩墨。其接人也如春和及物。藹藹融融。而頑廉懦立。莫不心悅而誠服。於禮則遵晦菴一部之遺書而參互古制。以洗末俗之謬習。於易則探義文卦爻之微義而建圖指掌。以詔方來之後學。學已成矣而汲汲然如未能及。德已修矣而謙謙然若 P 無所得。此其先生之盛德大業。粹然一出於正。而求諸古昔先民傳授之旨訣。鮮有不合者。則非余小子所敢僭爲之贅說。至於鳴琴之聲績。卿月之崇秩。此固先生之餘事外至。而其出處去就。惟義與比。擺脫乎世累。浮雲乎富貴。譬如鳳凰翔千仞而矰繳不繫。然其愛君憂國之忱。不以進退而有間。勤勤懇懇。披肝瀝血。望吾君以堯舜之聖者。歷歷於前後疏筭。而凡我東人舉皆山仰而斗瞻。思齊而取法。此其先生之道。雖不能行之於一時。而先生之教。有以裨益於 P 世道者。則譬如喬嶽不運而普施其澤。世方期先生以百歲康寧。以永斯道斯文之託。而胡先生一朝厭世。奄棄後學。而使之攀號莫及也邪。嗚呼。顧余小子之供灑掃於先生之門。蓋三十有餘年矣。先生之仁小子若子姓。而小子之事先先生終有愧於如一。欲小子之恒處於門牆則教之以移居仁里而不得遵行焉。欲小子之不迷於嚮往則教之以讀書治心而又不得習察焉。質質至今。未免爲坑塹底人物。雖緣世故推遷。憂患汨沒。而亦由於向學之不誠。立志之不 P 篤。揆之古人徒步從師於千里之遠而爲之依歸。寧不汗顏而忸怩。逮今秋拜謁於二水巖居。雞鳴而起坐。呼燈而酌酒。諭誨勸勉之語。視前而愈加。親切辭退之日。申命以再來。謂將從容陪侍於寂寞之濱。庶幾卒業而有所開發。曾未一句。聞先生疾革

而馳候。已矣乎更不得穩承指教而永訣。茫茫天地。此恨曷極。惟願畢餘生而從事先生之明訓。俾無忝於教育之盛德。靈辰忽以不留。期已迫於遠日。烏之山兮高萬丈。洛之水兮深千尺。故里風煙兮慘惓依舊。悵先^P生儀刑之莫覲。單盃哭奠兮。有聲徹天。冀英靈兮鑑此衷曲。

祭宗丈梧峯公文

我祖按廉。既孝且仁。積德一時。餘慶不泯。承繼縣縣。以及我公。寬厚之姿。純粹之容。雄渾之量。端方之行。根基孝弟。涵養以敬。成就若此。有光祖烈。菟科之捷。粵在妙臘。羽儀鵷行。輝煌先達。乘驄憲府。綱維振肅。佩銅州縣。惠化浹洽。暨于晚節。安於家食。世慮消遣。優游自得。躬修行義。化及鄉俗。當時皆推。鉅人長德。蒼生係望。公輔^P是期。胡不百年。二豎莫醫。邦國殄瘁。多士悼怛。昔我先人。志道相合。義在敦宗。分深膠漆。肆余小子。承顏出入。雖慙薰德。傾嚮實切。去歲秋初。來謁門屏。晴牕斜日。承誨丁寧。那知此日。便成永訣。僑寓他鄉。道里阻隔。病未趨候。喪未及襲。奔走後人。顏厚有忸。瞻容莫及。考德於何。伏哭柩前。有淚傾河。生芻一束。我意其將。惟公精爽。鑑此衷腸。

祭敬亭李公文

嗚呼哀哉。喬嶽精英。圭璧光彩。公之生也有自^P來。珠玉咳唾。錦繡心肝。公之才也拔乎萃。妙臘題名於鴈塔。清規輝映於鸞班。翱翔乎玉堂湖堂之中。華聞大播。出入乎銀臺烏臺之上。譽望彌隆。然所性無慕乎浮榮。而至樂惟在於閒適。難進易退。立朝之日無多。左圖右書。靜中之趣自得。上規姚姒。下逮伊洛。無不咀嚼而窮探。近自班馬。旁及左莊。亦皆貫穿而靡遺。續遺響於先秦兩漢。雖古作者無以加。紹正音於清廟生民。諸老先生皆不及。不惟大鳴於東土。抑亦有聲於中華。實為天地間有數之文。堪作千百世^P不朽之業。時人望其大用。識者恨其已遲。豈意木稼呈妖。遽值龍蛇在歲。士林切安仰之痛。邦國起殄瘁之悲。顧念鯁生。縱昏愚無似。爰自蚤歲。荷盛眷實深。函丈從容。庶幾執經而卒業。幽堂寂寞。於何考德而稽疑。已乎已乎。痛矣痛矣。金山鬱鬱。冰溪洋洋。想儀刑之在茲。冀英靈之昭格。

祭訥齋崔公文

嗚呼。烏山孕靈。洛水鍾精。迺生我公。間世之英。風儀峻整。氣宇磊落。雄渾之量。寬厚之德。根基^P孝弟。大本既立。夙親有道。承受旨訣。經典探討。道腴咀嚼。見識超邁。文華發越。糠粃叔世。遠慕虞唐。規模整整。論議堂堂。當今得失。前古興亡。縱橫辨博。燭照龜卜。直道而行。無少撓屈。臨事慷慨。義形于色。見者心醉。聞者擊節。粵在先朝。菟科是捷。載筆西清。號稱良史。旋遭昏亂。三黜柳季。扶我綱紀。大節卓犖。際會明時。親近日月。論思經幄。輔導盡職。喉舌銀臺。惟允出入。遂長薇垣。陳疏瀝血。危言直截。凜凜鈇鉞。搢紳咸傾。勳貴側目。宣化棠陰。按節關東。驅馳原隰。

惠 P 及疲癯。不虞之地。橫罹禍孽。金吾半年。公冶縲絏。北塞千里。靈均楚澤。天行雷雨。覆盆昭雪。置散投閒。婆娑初服。一飯不忘。眷眷向闕。運丁百六。乾坤否塞。中心如噎。靡騁蹙蹙。西山何許。東海云邈。適彼鑑湖。聊以棲息。歲寒心事。可比松柏。一疾沈綿。星霜屢閱。神明所佑。庶幾勿藥。云胡不愁。遽至易簣。邦國殄瘁。儒林慘怛。嗚呼。公與先子。兩姨弟兄。墳簣之樂。惠好之情。義均同氣。迴出尋常。肆余小子。出入門牆。摳衣受學。爰自卬角。昏愚無似。縱未開發。得辨魚魯。實荷提 P 掖。傾嚮之切。如矢注的。源源承誨。未遂誠意。逮公寢疾。縻此郡寄。病未侍藥。歿未執燭。擬趁遠日。趨走執紼。職務又掣。此計未成。慟極終天。罪負生平。報德何階。瞻容莫及。南望悲號。心焉如割。代陳泐酌。詎盡哀誠。惟公不昧。鑑此衷腸。

祭柳修巖文

惟靈。南金美寶。崑玉殊珍。資稟拔萃。穎悟出人。聞道甚早。本於家庭。溫恭孝友。正直聰明。操守內確。踐履外篤。學成行尊。多士準則。幽蘭播馥。人爵自至。歷典四城。惠化馴雉。一言霜臺。丹衷 P 皦日。隨遇盡職。不負所學。令聞四馳。有光前烈。難進易退。婆娑初服。庶幾飽飫。終究大業。一疾觀化。彼蒼難詰。邦國殄瘁。儒林掩泣。余以無似。夙忝登龍。高山仰止。款密遊從。世路多違。南北異踪。一念傾嚮。如水必東。追惟往歲。屢接英眄。藍山聯枕。屏院論文。把酒劇談。兩情歡洽。期以初冬。再謀良覲。此計未遂。便成永訣。音徽已遠。緒言難尋。依歸無所。增慟我心。屬茲抱病。半年杜蟄。喪未匍匐。葬未執紼。分義掃地。慙恨曷極。修我薄具。替薦哀誠。公乎有知。來格昭明。

祭金忘窩文

嗚呼。倏光陰之疾駟。奄初暮之已迫。英粹之姿。特立之操。正直之論。清修之節。已乎已乎。不可得以復見於今日。邈平昔而起感。增余懷之悲割。曰余無似。夙忝登龍。閱星霜之四十。遊於伯仲之間。猥荷開發之恩。非可量以河海。慕向愛悅之誠。始與終其如一。歲丁亥而西征。恭問候於軒屏。時公病之已篤。僅啓粲而點頭。欲有言而不得。但相看兮眊眊。夫豈知此時之承拜。便成幽明之永訣。屬三霜之垂闕。擬几筵之趨哭。 P 縻郡符而經年。困小兒之戲劇。辜負情素兮。慙恨曷極。北望號慟兮腸欲絕。替兒手而酌觴。冀英靈之昭格。

祭崔完海文

惟靈。松柏貞操。金玉美質。皎皎亭亭。蟬蛻衆濁。學本家庭。詩禮自飭。不喜俯仰。如矢其直。粵在丁卯。遭罹罔極。誠孝所格。天日俯燭。幽冤快伸。巍勳旋卓。忠孝兩全。孰不感服。鳴琴二邑。一節清白。奚取懸魚。可方留犢。令聞四馳。政聲洋洋。民呼杜召。國有龔黃。青史他年。炳炳循良。嗚呼 P 呼。風雪嶠南。兵塵京洛。奔走暴露。勤劬成疾。南還未幾。遽至不淑。鶴髮在堂。日夕冤號。以公純孝。胡寧忍斯。養未及終。澤未普施。遠近嗟惜。士林悽悲。嗚呼。昔我及公。葱竹相隨。趨庭同業

。賴公開發。葛山中年。惠好彌篤。東華晚來。聯榻磨戛。公砭我愚。我規公剛。胥匡終始。洞照心腸。
。今焉已矣。白首何託。我病沈綿。三春蟄伏。公病未診。公歿未訣。奔走最後。恨結平生。失聲長號。
。有淚河傾。聊陳薄具。詎盡哀情。不昧者存。歆此微誠。

祭金龜巖 慶長 文

溫良之性。明敏之質。孝友之行。愨謹之德。早登師門。濡染有得。孜孜向學。動遵繩墨。凡我儕流。
。靡不敬服。云胡不淑。奄至此極。喪未奔哭。再暮又迫。緣我積病。人事曠闕。替遣豚兒。奉陳澆酌。
。不昧者存。庶幾昭格。

祭張晚悔文

嗚呼。昔在癸卯。我先師宰我韶邑。余以童子趨隅。公時在側。應接無違度。遂與之相識焉。自是出入門下四十餘年。終始相與之深。惟公泊文^P林南郭。入侍函丈。出必聯榻。春晚巖齋。秋清吳院。幾許吟風而弄月。相與把酒而論文。謂茲百年之內。永保此好而無替。豈意人事之變。遽至於斯邪。嗚呼。
。公嘗勸我寓木城。距公居不一舍而近。相從四五年間。益荷公眷恤之勤。及余還故山也。歷拜高軒。則公已寢疾。脈脈相看。忽忽告別。指後期於明春。慨此日之可惜。歸卽病與爲隣。未克踐約。每憑往來書牘。祇自悵然傷懷。曾未幾何。遽承耗惡。嗚呼已矣。端慤之容。堅確之操。敦厚之德。和易之論。
。今不可復見而復聞^P矣。往歲既喪文林。公又至此。向來門下舊伴。惟余及南郭存。而余亦衰病沈淹。非久於世者。死而有知。其或重逢於泉壤之間。如疇曩之爲也邪。嗚呼。公歿而未得就訣。公葬而未克臨穴。攀輦酌觴。替以迷兒。南望悲號。有隕如瀉。

祭趙司果文

惟公。氣宇軒昂。胥襟灑落。蟬蛻衆濁。迴出流俗。行全孝友。德洽鄉曲。簞瓢屢空。聊以自樂。人爵未至。在公何戚。百歲未滿。彼蒼難詰。曰余無似。猥蒙款接。承誨生平。幾多開發。言念往歲。拜謁^P門牆。神精依舊。筋力尙強。那知此日。便是永訣。繫官東隅。疾病沈瀆。喪未奔哭。葬未執紼。奠借人手。文瀝腸血。惟公精爽。庶幾昭格。

祭仲氏晚悟公文

嗚呼。天之降割于我家。何其偏且酷邪。往年既喪我伯姊。仲氏今又棄我而先。子余人世。白首何託。此余所以號天長慟。淚盡而繼血者也。粵我先考先妣。實有令德懿範。歸成于我公。而公之生也稟此純美。在齠而竭力孝友。式追先訓。稍長而專心經學。動遵繩墨。嘗謂士生斯世。抱^P負甚大。寧濟斯

世而未能。不可塊然以自守。宇宙間萬事萬物。靡不反復推究。思所以措諸事業。壬癸兵荒。饘粥不給。公能躬自負米。不憚險遠。使甘旨無闕。弟年九歲。脚弱不能行。公晝夜擔負。不知勞勤。惟恐其或相遺失。此雖細行疏節。亦可見孝友之彌篤。時丁尙武。士廢摛文。而公於顛沛。手不釋卷。聰明知思。日益超卓。而於洛建諸書。益肆力焉。發而爲文。汪洋滂沛。俯視科第。不啻拾芥。念家貧而親老。庶立揚而報德。柰之何昊天不弔。荐降酷罰。永抱風樹之大戚。 **P** 草土三年。哀毀踰禮。氣血俱耗。因成骨髓之疾。琴祥纔闕。而值世昏亂。杜門求志。不求聞達。迨夫聖作而物覩。應廷對而擢第一。立于朝者。舉笏而相慶。譬猶鵬背青天。而驥足白日。薄試殘郵。旋貳雄府。蘇殘興廢。眷眷於敦倫善俗。峩冠正笏。屹立臺端。幾多鳳鳴而鶻擊。語涉時政則相臣爲之引避。事關朝綱則勳貴爲之氣奪。力沮幸蜀之論。痛斥和議之非。而遇事敢言。言無不盡。綽有古諍臣之風節。以至生民之利病。邊圉之得失。有若燭照而龜卜。忠君愛國之 **P** 念。常切於中。憂時悶俗之語。不絕於口。茲蓋出於平素之蓄積。非以憤世而矯激。若夫以雄渾之識而養之以莊敬。以魁梧之器而持之以謙虛。學貫天人而自視猶欲然。行質神明而不自以爲足。光明俊偉。不肯貶道以苟容。難進易退之節。無讓於古人。迥出於流俗。搢紳擬之以柱石。士林望之以山斗。而天不憖遺。竟不得展布所蘊。官纔止於三品。壽又不滿六十。所謂神者誠難明。而天者誠難測矣。此豈徒衰門之寡祐。實是斯文之不幸。而生民之無祿。公之歿也。自 **P** 上震悼。別致賻命護喪。而公卿大夫士無不奔走來哭。公之哀榮。至此而極矣。嗚呼痛哉。余之生後公十四歲。公既成立。而余尙編髮。公常擊余之蒙。警余之惰。提而又撕。誘而且掖。薇山肥遯之日。蕭寺講論之夕。余未嘗頃刻而離側。立身行己之要。應事接物之方。以至天人性命文章體裁之類。無不得於公而略涉其糟粕。一則嚴師之指引。一則良友之偈切。顧余無似。縱未能少變狂疎之質。而其拊育成就之恩。固已銘心而浹骨。既分家室。又出世路。別日常多 **P** 而會日常少。每當臨歧。不覺悽然作惡。昔我萬里槎行。幸而生還故國。握手相對。悲喜兩至。連被對牀。達宵竟夕。公嘗厭薄浮榮。志在卷懷。謂我兄弟三人。自今共專一壑。收拾殘編。粗效晚間拙修之工。庶不歸悠汎曩棄之域。言猶在耳。宛其如昨。而公之棄我。何若是之促也。嗚呼痛哉。往在仲春。伯氏還自關東。千里睽離之餘。得成數日之樂。伯氏深以公漸敗爲憂。而我以公精力可恃爲慰。豈知我之所恃者歸虛。而伯氏之所憂者。驗於今日邪。豈草土積毀之疾。逾久 **P** 逾深。而遽至此不淑邪。公之寢疾也。奉丘嫂奔走入洛。一室團聚。而公已疾革。不得開顏而慰悅。方其易簣之夕。分司虞館。經宿而來診。已無及矣。天倫之間。死生之際。未承一言之託。而旅櫬之南也。邊虞尙棘。職務鞅掌。又未得護還千里。以酬生平恩義之萬一。嗚呼痛哉。瞻彼梧山。是公眞宅。永歸之期。迫在明晨。哀哀此生。永與公相隔矣。金玉之相。鸞鵠之姿。不可得以復見矣。正直之言。莊重之論。不可得以復聞矣。則我孔懷之痛。安得不呼天而隕絕邪。余自今年。毛 **P** 血日以凋。志氣日以摧。人間此別。亦能幾何闊邪。言可以盡。情不可縮。一聲長痛。萬古永訣。嗚呼痛哉。

祭淑人金氏文

惟靈。英睿之質。徽柔之德。粹如良金。溫如崑玉。生長名門。動遵禮義。列傳古訓。夙有聞知。我年十九。君年十六。言結其縞。同牢而食。琴瑟相和。墳簾偕樂。我勉子順。子勉我學。相勸以正。義存偈切。子之廟見。親疾方劇。日夜侍湯。不遑寢食。嘉子誠孝。令我歎服。歲在甲寅。荐遭大戚。同我 **P** 擗踊。日夜號泣。送終無憾。奉祭盡誠。至行如此。無愧神明。琴祥已闕。北覲于榮。因家以居。

樂且忘歸。曾未十載。子又逢罹。舅姑繼隕。余將疇依。挈君而南。返我桑鄉。新構茅屋。伯氏宅傍。契活蕭條。生計酸辛。梁氏自爨。孟光布裙。長年忍飢。猶不怨嗟。待我如賓。一心無違。宦遊以來。會少別多。每當分袂。有淚傾河。粵在丁卯。扈駕蒼黃。事會艱難。使君憂傷。逮至戊辰。聘于上邦。義重身輕。肯恤私情。鯨波萬里。一葉行李。惻惻相別。不忍正視。苦憶經年。摧心傷骨。旋旆之期。

○ 日祝夜卜。歸帆無恙。碧海利涉。生還故山。恍如夢中。相對何言。歡喜無窮。悶君憂悴。長伴枕牀。誓得殘縣。慰君糟糠。且莫違離。共保餘齡。去歲仲冬。離家赴洛。別懷之苦。有倍曩昔。戾洛數月。聯翩簡札。苦道別後。昔疾難醫。跼余天南。徒勞憂思。省中一夜。有夢驚疑。長鬢奔告。君疾漸危。跋涉雖勤。道途逾邈。纔到嶺底。凶耗遽及。倍道而還。望門而哭。去時生離。來時死別。但見銘旌。莫接儀形。幼穉滿室。泣血相迎。我入寢室。想君所歷。巾箱刀尺。宛有餘迹。如聞君音。如見君容。○ 悽悽黯黯。涕出無從。吾聞古語。仁者必壽。以君家世。積累之厚。以君淑德。稀世之行。景福宜膺。遐齡永享。胡不食報。年虧四十。天不可問。理固難測。豈君致此。緣我積惡。病未及診。歿未臨訣。飯含斂襲。亦未躬執。此生此恨。曷有其極。死生先後。只是一時。死而有知。其幾何離。日月奔駛。卽真在明。瞻彼鐵坡。鬱鬱佳城。卜云其吉。庶妥靈魄。攀輦酌觴。一痛腸絕。

祭亡子機文

嗚呼。明日是汝初暮邪。乃父還自朔方有日。鴉 ○ 啼斷壠。宿草披離。環繞號哭。有聲徹天。汝其知邪。其不知邪。嗚呼。汝賦性仁厚。喜慍不形。自少及長。無纖毫過。人以良子弟稱之。至於居憂而盡制。事亡而如存。至行醇正。無愧神明。余嘗期汝以遠到。孰謂汝遽棄余而先乎。嗚呼。余於上年。遠宦關塞。汝來京師。送我綠楊。臨歧住馬。不忍爲別。別未幾時。凶耗遽至。病而不知。歿而亦不知。天涯地角。遂成永訣。人間慘禍。寧有是邪。嗚呼。吾家貧甚。不免飢寒。自汝母氏下世。益無聊賴。余又遠宦。汝當其苦。提攜羣稚。艱楚萬狀。○ 逮汝去秋入洛。惟一襦衣掩骼。薄寒中人。受傷已深。而遭罹痘患於逆旅中。縱令愈扁在傍。其可爲邪。嗚呼。返櫬故山。喪無主者。經年淺土。再暮奄迫。人孰無死。而孰如汝冤。孰無喪敗。而孰如余酷。非汝仁孝而罹禍。實我積惡而致此。歸來故鄉。物是人非。幽明永隔。一痛腸絕。汝其知邪否邪。

祭亡子堪文

嗚呼。嗟余之生。賦命奇薄。年來喪禍之慘。有不忍言。而一兩月內。汝妹先折。汝又繼逝。天之降 ○ 禍我家。如其酷邪。非汝之罪。由余積惡。痛哭痛哭。天地茫茫。余在京師。聞汝病亟。馳還到家。汝已不省人事。但見面目。未接一話。而遽至於斯。嗚呼痛哉。念汝生而有疾。長在汝母氏背上。二歲而始學步。汝母氏每拊汝而言。此兒偏使我勤劬。我死當享此兒之祭。言猶在耳。而汝母已早世。汝今又至此。此非汝之遺恨。而吾之長痛也邪。汝有二男。又有遺腹。果皆養育而成就。則汝於是爲不亡。而汝母氏之言。亦不歸虛也邪。言有盡而情不可窮。單盃哭奠。五內如割。汝 ○ 其知邪否邪。

祭南格菴 師古 墓文

斗南人傑。海東康節。令名不朽。芳躅如昨。展拜墓下。敬薦菲薄。不昧者存。尚冀昭格。

祭朱孝子 景顏 墓文

嗚呼。公之下世。今幾歲月。而公之行。能使人起敬。豈古人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邪。夫世之人。誰非父母之子。而能盡子道者幾箇人哉。公之天性篤孝。凡所以事存事亡。一出於至誠。孝感之徵。至有春鳩之掛門。冬蚓之出井。雖古王黃^P之孝。豈足以加此。州里稱之。邦家旌之。至今人之稱公者。不曰某而稱孝子。噫可見維則之德。永久流芳。而秉彝好德之天。誠有不可誣者矣。悅道忝守茲邑。貴耳於君子之風。而身抱沈痾。不獲躬拜墓下。替奠菲薄。以寓景仰之忱。公必不昧。庶幾昭格。

墓表誌

先考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城隱府君墓表

府君諱侂字懼之。鵝洲人。自號城隱。高麗孝子^P。按廉使諱祐之後。曾祖諱俊禎承仕郎教授。祖諱壽累除寢郎不起。考諱元祿。以至孝篤學贈戶曹參議。旌表門閭。妣星山李氏。正言耕隱先生諱孟專曾孫秉節校尉諱智源之女。府君生於嘉靖庚戌九月九日。稟質醇厚。慈詳惻怛。孝友因心。式遵先訓。讀書爲文。不待程督而自底于成。爲儕流所推重。丙子丁參議公憂。廬墓終三年。壬辰倭亂。與伯氏監察公倡義師。遮截賊北來之路。傍郡多賴之。癸巳先祖妣下世。雖在干戈中。葬祭一於禮無憾。癸卯因朝令撰^P進亂中事蹟。窮搜博采。無毫毛爽失語。完平李相公深加歎服。辛亥爲道儒倡抗疏。論鄭仁弘秉國誣賢之罪。士論韙之。平生無疾言遽色。口不言人過失。然其好惡取舍。一斷以義。未嘗枉道苟合。教諸子必以義方。嘗書一絕以戒之曰持身如履薄。操心若奉盈。毋惰又毋荒。毋忝爾所生。又以取友必端。不妄交游爲戒。處於鄉黨。謙恭自牧。凡人有喪。莫不匍匐。癸甲兵荒之歲。饘粥不給。而親戚之飢餓者。竭力周恤。家甚貧窶。而安分自足。未嘗爲戚促趨營計。遂因俚語^P爲之歌曰皇天皆賦命。世人自不知。安危利其菑。營營無不爲。君子知天命。脩身順受之。少攻舉業而未嘗留意。中歲以後絕意進取。日以經史自娛。嘗除永嘉教授不赴。甲寅六月二十七日。以疾終於寢。享年六十五。先妣順天朴氏。平陽府院君天祥之後。曾祖諱璿義興縣監。祖諱季卿忠義衛副司果。考諱倫展力副尉。先妣端良仁孝。事君子訓子女。皆可爲壺範。與府君生於同年。歿亦同年。實四月十六日。是歲十二月二十八日丙午。合窆于義城縣南五土山兌向^P之原。崇禎己巳。贈府君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贈妣淑夫人。以仲男達道參寧社原從勳也。生三男三女。男長適道進士祥雲道察訪。次達道擢癸亥廷試壯元。弘文館修撰。次悅道擢甲子增廣。今爲宗簿寺正知製教。女適士人金有燁。奉事任乃重。僉正朴宗敬。內外孫曾男女總百餘人。嗚呼。不肖遺孤竊位于朝。祿不及養。墓木已拱。嗚呼痛哉。昊天罔極。

先妣贈淑夫人順天朴氏墓誌

先妣姓朴氏。系出順天。平陽府院君諱天祥之後。爲東韓望族。赫世冠冕。曾大父諱璿義興縣監。大父諱季卿忠義衛副司果。考諱倫展力副尉。妣南陽洪氏。龍宮縣監諱錫龜之孫從仕郎諱璿之女。先妣以嘉靖庚戌十一月七日生。稟性端良。仁孝慈詳。歲辛亥。母夫人遘癘危劇。時副尉公出避于外。二舅俱在齟齬。先妣獨日夜侍側。目不交睫。及喪出。攀號哭擗。絕而復甦。躬自斂襲。哀毀踰禮。翌年春。又遭副尉公喪。初終葬祭。必誠必信。勿之有憾。此則不肖子有聞於舅氏者也。及歸事君子順迪無違。先君子不以產業爲意。而營治勤劇。不至匱乏。其奉祭也。稱家有無。務極精潔。訓子女以勤謹和順爲主。不法之言。非義之事。戒飭不相干。二舅蚤失怙恃。撫育婚娶。情義俱盡。及壬癸兵凶。收置于家。饘粥必共。和於娣姒。睦於宗族。上下俱得其歡心。其他言行。皆可爲壺範。此則不肖子耳聞而目逮者也。嗚呼。以吾先妣之令德懿行。宜膺景福。永享遐齡。而旻天不弔。閔凶荐及。歲甲寅先妣與先君子隔一月而相繼棄養。降禍之酷。有如是邪。攀號莫及。昊天罔極。不肖遺孤不敢稱道先德。而刻誌幽堂。不可無文。故略敘世系行蹟之大槩如右。若夫子女及享年幾卒某日葬某日。已具於先君子誌文中。今不復錄。

仲氏晚悟公墓誌

公諱達道字亨甫號晚悟。鵝洲人。上世有版圖判書諱允濡。按廉使諱祐。以忠孝著稱。自是世有聞人。曾祖諱壽有隱德。前後徵辟皆不就。祖諱元祿。以至孝篤學贈戶部侍郎。世稱悔堂先生。考諱乞。有士林望。贈左承宣。妣順天朴氏。贈淑夫人。參判安命后。展力副尉倫女。公幼岐嶷嗜學。不待勸。嘗自述四十言以見志。十餘歲已通經傳子史。爲文辭蔚然有古作者口氣。及長歷拜月川趙先生。西厓柳先生。得聞陶山心學之訣。又從旅軒張先生講質理氣分合等說。萬曆庚戌陞上庠。甲寅荐遭內外艱。廬墓終制。服既闋見時象乖亂。攜家入黃鶴山中。一以讀書求志爲事。天啓癸亥聖上改玉。起應廷對。擢第一。卽補成均館典籍。冬有大臣言。出爲成歡郵丞。施罷得宜。人畜俱盛。明年賊适反。大駕南遷。公以差員立辨夫馬五百。捷應機會。人皆多之。冬拜全州判官。設鄉約立學規。慨然有挽回世道之志。未幾引疾棄歸。丙寅除刑禮曹正郎。冬拜司諫院正言。疏陳時弊十事。未復推言修省之實。上皆嘉納。丁卯春。又拜正言。時清兵猝至。上會臣僚議去邠。公請固守都城。進兵親征。上爲之改容。及扈駕入江都。力爭和議之非。仍陳酬怨雪恥之策累千言。計雖不用。識者韙之。時毛帥文龍守蝦島。以引賊襲島等語。構誣我國。公奉命入毛營。善辭應對。毛帥遂感悟。盡還本國人擄在島中者。既又歷陳兩西形勢。奴賊情狀。馳驛以聞。上嘉之。以持平召還。及登對又降別諭以獎之。時臺諫論勦宰驕橫之失。忤旨見罷。公卽詣臺自列。極陳其失。以語逼廟堂。左右揆一時引避。上大怒。特命拿推。於是直聲振朝野。世稱三學士。蓋指尹公煌趙公綱及公也。翌年春。拜禮曹正郎。往審德安二陵。既復命。仍疏進西路飢民流入關北狀。請依宋祖楊泗故事。發軍儲以賑之。仍拜侍講院文學兼知製教。秋移持平。尋還文學陞弼善。冬拜司憲府掌令不赴。己巳歷成均館直講司諫院獻納。復拜掌令。承召還朝。有一勦宰侵侮相臣於筵中。公以相臣不尊則朝廷不尊。上章彈之。人爲之竦然。冬又以掌令召還。因求言上疏。陳弭灾恤民之道。上優批答之。庚午又拜掌令。停大司憲鄭公蘊合啓。旋拜掌樂正。因疾還鄉。辛未復拜掌令。上章論追崇之失。言甚切直。未幾移軍資正。又拜弘文館修撰。以病辭。卒於京師。上聞之

悼歎。別致賻儀。且命沿路護喪。返葬于本 P 縣梧桐山西麓乙坐之原。公生於萬曆丙子。至卒之歲。崇禎辛未享年五十有六。娶宗室德信正鸞壽女。生三男二女。日在徵衛率。日圭文佐郎。日整未仕。女適士人尹以觀。參奉朴忠基。嗚呼公學可以牖後。德可以範俗。仁足以尊主庇民。而既靳其位。又戾其年。使有爲之志。萬不一施。天之所爲。謂之何哉。諸孤請余誌幽堂。余非其人。略記其世系子女履歷大槩如右。嗚呼。余尚忍誌公之墓邪。余之誌。曷足以不朽公邪。痛哉痛哉。

從兄處士公墓誌

從兄處士公歿之十有七年。孤岡袖公行蹟示曰。吾父事業。雖未顯揚於世。居家行誼。有足聽聞於人者。恐遂泯沒無傳。略記一二。而知吾父志行。宜莫如吾叔。得一言以傳後。是與吾不朽也。嗚呼。余其可以老病辭諸。公姓申。諱志道字汝遠。鵝洲人。高麗孝子按廉使諱祐之八世孫。曾大父諱壽屢除寢郎不仕。大父諱元祿號悔堂先生。贈戶曹參議。孝聞旌閭。考諱仙司憲府監察。妣牙山蔣氏。判書成吉之後。贈參 P 議崙之女。以萬曆壬午四月戊戌。生公于元興洞里第。公資稟明敏。孝友出天。性又好學。出入於旅軒張先生之門。爲諸友所推重。乙卯丁外艱。哀毀盡制。奉偏母七年。色養無違。及丁憂。戚易得中。無憾于前喪。服既闋。移卜于下川里。屏學業。一室圖書。玩而樂之。無一毫外物之累焉。鄉人高其行。齊薦于邑宰。再申于方伯。至陞禮部。而一命未及焉。茲豈非命也邪。崇禎壬午十二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享年纔一周甲。明年二月二十四日甲申。葬于縣東龜川之洞丙向原。 P 距先兆二里許。配金海金氏。縣監範之曾孫。處士紳之女。有一男岡。卽請誌於余者也。公不以晚得一子而弛其教導之方。卒能世其家。二女長適永嘉權以鏞。生一女一男。次適咸陽朴世綱。生一女。岡娶士人眞城李爾梅女。生四男一女。長曰承錫。餘皆齟齬。公雖沈淪於世。而胤嗣如是蕃衍。天之報施之道。其將有待於後日邪。嗚呼。公處兄弟極其友。遇宗族盡其力。視諸姪無間己出。處事接物。一出於誠敬。聞人之善。猶恐不及。見人之惡。不置牙頰。和氣每發於待人。 P 忿怒不施於僕隸。此雖公所性者然。而苟無平日所養能如是乎。先兄晚悟公之喪。公扶病來往。竭誠營窆。諸孤嘗感銘于心。爲言公不置。又以公所嘗言者屬余曰。形分一體。彼不令者何。不由先訓。或墜家聲。非孝也。嗚呼。公之可範於後者。寧獨此一言已乎。是爲誌。

淑人閔韶金氏墓誌

淑人金氏。系出義城。高麗太子詹事諱龍庇之後。曾祖諱璉生員。贈吏曹判書。祖諱誠一。卽鶴峯先生。德行事業。爲世眞儒。考諱法。從仕郎。 P 妣盈德朱氏。軍器寺奉事諱應邦之女。縣監諱贊之孫。淑人生於萬曆壬辰八月六日癸巳。資稟貞靜。容儀端莊。從仕公甚鍾愛之。丁未歸于我。爲寒士妻。酸苦難堪而處之裕如。辛亥先妣積病沈縣。淑人調嘗藥餌。晝宵遑遑。少無倦色。先妣深嘉之。甲寅夏。先考先妣相繼棄養。送終祭奠。一以誠信。服既闋。移家于榮。乙丑復還閔韶。生計益聊落。而營治劇劇。不至絕之。丁卯胡變。余扈駕江都。戊辰差冬至書狀。越海朝天。匝一暮而還。淑人居常憂悴。以致成疾。庚午 P 二月二十六日丙子捐世。得年纔三十有九。嗚呼。余時在京師。聞病勢轉訊。晚始奔還。已無及矣。此恨曷已。初葬于義城縣北鐵坡之原。後九年戊寅十月日。改葬於縣南五土山亭子洞庚向

之原。生五男二女。男長機。娶生員金鑿女。不幸服纒闕而夭。次坡娶察訪金昌祖女。生一男四女。次堪娶府使金宗一女。亦早夭。有二男一女。次塽先娶夏城曹承孝女。生一男。後娶永川李廷奭女。生一女。次埤娶贈執義李橋女。生一男。女長適士人金宗源生一男三女。次適士人權靈。又早夭無后。嗚呼。淑人自幼濡染家庭。動遵閨範。及歸事舅姑至誠。友於娣姒。睦於宗黨。一門無不悅服。以至女工中饋。咸致其精潔。凡有所爲。必問於余。不敢自專。賓敬盡道。終始如一。顧余剛柔無常。造次爽宜。隨事匡救。有如彊輔然。余之所以志學不惰。實內助居多。以若淑德懿行。宜膺景福享遐齡。而年未中身。遽至夭闕。既歿之後。子女喪禍。如是慘酷。福善之理。果如是邪。悲夫悲夫。

亡子機壙記

申機字止叔。鵝洲人。父曰悅道。司憲府掌令。祖諱乞。贈承政院左承旨號城隱。曾祖諱元祿贈戶曹參議。以孝旌門。號悔堂先生。母淑人閩韶金氏。從仕郎諱泓女。鶴峯先生諱誠一孫。乃父自閩韶移居榮川之葛山。以萬曆辛亥正月六日生機。幼而岐嶷。長而醇謹。庚午遭淑人憂。哀毀盡制。人謂善居喪。壬申服闕。乃父將赴任關北。爲覲入都。送我于楊州之綠楊。歸抵閩慶馬包院。遘痘疾。至十月十五日。竟不起。嗚呼痛矣。自閩慶返櫬故山。藁葬於鐵坡淑人墓下。癸酉乃父還自朔方。卜得八智先塋後辛坐之原。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乙酉。并遷其婦金氏。墓合葬焉。金氏籍宣城。生員諱鑿之女。吏曹參判諱功之孫。校理李光胤其外祖也。生于辛亥五月十日。歿於庚午六月二十六日。有一男甫三歲而夭。嗚呼。兒之純姿至行。宜享遐福。而緣我積惡。以致夭歿。又無嗣續。只自拊膺長慟而已。後十七年戊子四月日。父泣識。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行狀

敬亭李公行狀

公諱民成字寬南。自號敬亭。姓李氏。系出永陽。高麗典工判書永堅其顯祖也。曾祖諱世憲。成均進士。贈左承旨。祖諱汝諧。贈吏曹參判。考諱光俊。登文科。官至觀察使。贈禮曹參判。世以文學行誼聞。妣貞夫人平山申氏。壯節公崇謙之後。引儀權之女。以隆慶庚午十一月八日生公。自幼穎悟絕倫。八歲已曉文義。甫成童 **P** 聲譽藉蔚。壬辰從觀察公于江陵任所。倭寇猝至。公相機發慮。多所措畫。一境賴之。丁酉登廷試第四名。分隸承文陞著作。辛丑除承政院注書。壬寅除侍講院說書。尋移司書。以書狀赴京。清謹自持。及還行橐蕭然。癸卯除兵曹佐郎。是冬復設文臣月課。公文思川湧。製輒居魁。一時名士。無敢敵者。乙巳擬銓郎選。當路者素忌公。因差濟州點馬使。蓋藉極選之命而內實擠之也。知舊多來唁。公笑曰此行濯足南溟水中。振衣漢挈山上。亦一快事。死生有命。豈獨 **P** 嶺海之外能死人哉。無幾微見於顏面。耽羅海路險遠。自前奉使者候風發船。動經累朔。公辭朝四十餘日而復命。人皆神之。至是朝著已有不靖之漸。公無意進取。與弟參判公民奐。賃舟南還。親朋贈詩有全家沂月峽。去國失龍泉之句。戊申除持平。強起趨召。公以時望久蟄鄉第。及還朝。物議翕然。凡有論啓。就公裁正。時朝廷有鞫獄。誣引狼藉。被陷之人。多前忌公者。而公持論平正。多所救解。聞者咸服其雅量。未幾參弘文錄。仍選湖堂。爲一時推重如 **P** 此。己酉丁觀察公憂。喪葬祭奠。一於禮無憾。癸丑除禮曹正郎。遷弘文館校理。賊臣爾瞻因巫蠱獄謀廢母后。鄭造，尹訥等首發各處之啓。公挺身陳劄曰討逆之義。不可不嚴。而處變之道。亦不可不盡。二者有一毫未盡。則王法有所不行而人道亦幾乎熄矣。以殿下無間之孝。遭千古所無之變。豈不以古聖人至極之道。爲法於今日乎。頃者造訥等指斥慈殿。至日顯有當絕之惡。又曰爲今臣子者。不可以國母待之。又引遜邾遷后之語而結之以臣等之所見如 **P** 此。此豈人臣所可道之語哉。其得罪於倫紀甚矣。辭語截直。無所忌諱。中外爲之悚然。李惺等又以黨逆構誣漢陰李相國。欲發論劾之。公不從。因此見罷。乙卯復除修撰。完平李相國坐密筭切諫。按律之啓將發。公於公坐中正色折之。羣凶以此尤嫉公。遂摘箋文中魯國成風等語。彈劾削職。公卽日還鄉。惟以看書吟詩爲事。泊然無意於世。癸亥反正初。收用昏朝擯斥人。公以宗簿寺正還朝。仍差奏請使書狀官。是時冠蓋由海路。蛟窟龍戶。險阻萬狀。公嘯詠篷 **P** 底。神氣自若。既到京師。讒說罔極。至有查問指揮。公與上副使投呈辨誣。縷縷數百言。辨對甚晰。仍留歲餘。得竣事而還。蓋於是行。呈卞非一再。而多公手畢也。在途除成均館司成。既復命。陞資通政。又有田民賞賜之典。乙丑除刑曹參議。病不赴。冬除承政院同副承旨。丙寅春。陞左承旨。時有金浦因山之役。工役垂畢。而有術家歧論。上命公往審。公以術不可信之意。反復回啓。上意乃定。國家自反正後。與建虜絕。且未遑邊備。公患之。因虹貫之異陳 **P** 啓。以爲將有外寇之應。請備不虞。其深憂遠慮。若執左契。而人皆以爲迂。至翌年亂作。始服其先見之明。丁卯春。賊逼江都。公聞變卽發。自分朝馳詣行在所。扈駕還都。冬又拜承旨。戊辰夏遞歸。公在喉院數年。深得惟允之體。己巳春。除刑曹參議不赴。公累經海行。積勞成疾。八月十五日。遽啓手足。春秋未周甲一歲。以是歲十一月三日。祔葬于縣西霞峴觀察公墓下西坐之原。公風儀峻整。器度凝重。望之儼然。人皆畏敬。聰明絕人。一覽輒記。六經蘊奧。百家 **P** 汗漫。靡不精思力究。極其歸趣。發爲文章。宏博典雅。倣先秦兩漢之軌範。蓋公德足以鎮物。才足以經世。文足以華國。廊廟館閣。無處不當。而中值昏亂。不樂仕進。纔遇聖明。大限遽促。使公平日所蘊。不能展布其萬一。茲豈

非世道之不幸。而後人之所共嗟惜也邪。當羣凶秉國。彝倫斃絕之日。大臣元老相繼竄逐。雖素號剛勁者。莫不惴惴慄慄。縮首屏氣。而公能凜然特立。隨事駁正。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雖緣衆怒螭集。旋被削逐。而一脈綱常。賴公不墜。真可謂 P 砥柱中流矣。公於文無不能。而尤長於詞律。嘗題打麥詞。或傳示崔簡易。簡易驚問曰文力雅健。非今人口氣。古人集中亦未多見。或以公對。簡易曰不料此老文章至此。歎玩不已。公之再赴燕京也。水陸往還。累萬餘里。所過沿途。奇勝異躅。恣意探探。間與學士大夫迭相唱酬。格力蒼健。華人愛而敬之。至稱李謫仙。公之名蓋已聞於天下矣。一生製述甚夥。而多散佚。參判公收拾亂藁。得數千首。將繕寫付劊。以壽其傳。不朽之業。其在斯歟。公凡再娶。前夫人襄陽權 P 氏文淵女。後夫人宜寧南氏察訪以仁女。俱無嗣。以參判第三子廷機爲後。廷機登文科。今爲金泉道察訪。不佞出入門屏。猥蒙知遇。提撕誨諭。情義之篤。迥出尋常。今茲胤友察訪。以其家狀。要一言證正。不佞無狀。烏足以形容德媿之盛。而義不可以固辭。遂爲之敘次如右。以寓平昔慕悅之忱云爾。

伯祖靜隱公行狀

公諱元福字仲綏號靜隱。貫鵝洲。六代祖諱祐。仕高麗官至全羅道按廉使。處昏濁之世。廉潔 P 自勵。考版圖判書公卒。廬于墓側。朝夕號哭。有雙竹生于墓前。人以爲孝感。事聞旌閭。是生諱光富。以直道見忤於世。貶爵內府令。是生諱士廉官止彥陽縣監。於公間四世。曾祖諱錫命成均生員。祖諱俊禎從仕郎教授。考諱壽隱居高蹈。累除寢郎不起。世以處士稱之。配義興朴氏。父諱自儉主簿。祖諱惟昌郡守。曾祖諱良成均生員。以正德己巳正月二十九日。生公于義城縣南元興洞里第。自幼孝友篤至。天性然也。歲丙戌處士公寢疾危却。醫藥無效。時公 P 年十八。我王考悔堂府君纔十一歲。左右扶將。暫不離側。一日悔堂府君忽不知所往。公於晝宵憂惶之中。念禪弟不置。涕淚滲淫。未幾悔堂府君自八公山採藥而還。公抱而泣曰爾以弱齡。能涉遠覓藥如此。天必感爾誠矣。從良醫劑進。自是不交睫解帶者凡八年。癸巳遭大故。哀毀幾至滅性。遂營窆于八智乾向之原。山下多居民。公與悔堂府君遍詣村人。涕泣懇乞。村人感其誠意。遂徙居而許葬焉。既葬廬墓終制。仍構小齋。以寓永世之慕。奉偏慈極其誠。甘旨之 P 供。不以家貧而或闕。至於泮褻除穢等節。亦不假之人。堂前雜植奇花異草。要以慰悅親心。乙亥母夫人疾革。公兄弟日夜煎泣籲天。及遭變送終之節。極其情禮。遂合窆于處士公墓下。兄弟日三上墓。攀號悲痛。風雪不廢。時人以大小連稱之。癸卯悔堂府君從學慎齋周先生于白雲洞書院。還告于公曰豐川之有書院。實是士林盛事。吾鄉獨無藏修之所乎。公曰是吾志也。遂營建于長川之上。其規畫施設。蓋多公之力也。丙子悔堂府君以疾終于廬所。公摧痛若割。 P 念其平生至行。可質神明。而恐湮沒無傳。遂述其孝父母友兄弟之事。名之曰孝友錄。鶴峯金先生一見感歎。遂以小詩題其後。萬曆庚辰。薦孝友除獻陵參奉。公以祿不及養辭。就所居之東。築數間茅屋。扁之以靜隱。日吟哦自娛於其間。甲申五月二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六。以七月十六日。葬于八智處士公墓下。嗚呼。公事親以孝。終始無違。友于兄弟。至老彌篤。教子以義方。訓人以遜悌。常持堅固刻勵之志。而只從平易真實處用工。勉進後學。汲汲如不及。於 P 校塾藏修之所。無不致力焉。此公平日行蹟之大略也。配興陽李氏。清白吏堰之後崇年之女。生稟懿性。克協公德。生于正德己巳十月七日。沒于萬曆丙戌十月七日。合塋于八智山。生二子三女。男長儼生一子弘道。以文學名世。次憫生二子崇道，欽道。女長適張慶斗，次康景福，鄭希恭。弘道有二子。長埴文科縣監。次墳。崇道生二子圻，堦。欽道生四子塽，埒，堦，堦

。內外孫曾揔若干人。天將以是爲報也邪。竊念公之至行懿範。必多有可述者。而屢經兵燹之餘。家藏
 P 遺蹟。散佚無徵。存者殆不能十之一。且今先長老零落已盡。以悅道設聞。何能發揮其萬一哉。聊記
 家庭間平日所耳濡而目染者。俾雲仍略有所考据而追慕。因欲乞銘於世之直而不華者。以爲傳信不朽之
 資云。崇禎紀元後壬辰十月日。從孫通訓大夫前行司憲府掌令知製教悅道謹狀。

仲氏晚悟公行狀

公諱達道字亨甫。自號晚悟。鵝洲人。高麗時有版圖判書諱允濡。以直諫著稱。生諱祐全羅道 P 按廉
 使。廬墓泣血。有雙竹抽于墓前。事聞旌閭。生諱光富。仕本朝出入臺省。遇事敢言。忤權姦貶爵內府
 令。於公間七世。自是代有聞人。曾祖諱壽。隱居求志。前後徵辟皆不就。慎齋先生實銘其墓。祖諱元
 祿。出入諸先正之門。以孝友成德。世稱悔堂先生。贈戶部侍郎。又旌表門閭。考諱乞號城隱。嘗抗疏
 論鄭仁弘誣賢之罪。以公參寧社勳贈左承宣。妣順天朴氏。贈淑夫人。展力副尉倫之女。參判安命之後
 。實有令德。克配君子。以萬曆四年丙子八月二 P 十日庚辰。生公于縣東陶巖里第。自幼岐嶷異凡兒。
 五歲從從祖兄鼎峯公弘道始受句讀。坐立有常處。鼎峯心偉之。七八歲通孝經四子。不待強教。日漸開
 益。嘗自述四十言曰皇天賦予。初無賢不肖之異。雖聖賢亦非兩口而四目。彼丈夫我丈夫。有爲者亦若
 是。期追前脩之徽躅。又手書程子四勿箴。揭之座壁。出入觀省。蓋其發軔之初。立志之分已如此。壬
 辰島夷發難。公年纔十七。躬自負米於數百里之外。以資菽水。有時出入死生。相機發慮。一門百餘口
 。賴而獲 P 濟。丁酉賊再獠。舉家奔避。弟悅道年纔九歲。脚弱不能行。公晝夜擔負。越涉險阻。猶恐
 其或相遺失。行路爲之感歎。時南土割於兵。饑疫仍之。人皆救死不暇。不知讀書之爲何事。公能發奮
 自厲。雖行商逆旅間。輒以書籍自隨。未嘗暫刻放過。自經傳子史。以至洛建諸書。無不淹貫而有自得
 之妙。發而爲文。汪洋自肆。無敢御者。嘗赴宣城。聞月川趙先生講學于陶院。負笈從之。趙先生嘉其
 年少篤志。告以溪門心學之訣。因爲詩勸之。公自是慨然有求道之志。往來質疑。 P 殆無虛歲。又嘗出
 入於西厓柳先生之門。及二先生歿。贊拜旅軒張先生于南山。講論四七理氣分合等說。張先生深敬重之
 。庚戌陞上庠。甲寅夏荐丁內外艱。哀毀幾至滅性。居喪節度。悉用文公家禮。服既闋。見時象乖亂。
 攜家入黃鶴山中。構數間矮屋。杜門却掃。一以讀書求志爲事。有時疏糲不繼。曠然不以爲意。天啓癸
 亥。聖主龍興。公於是起應廷對擢第一。卽補成均館典籍。是冬成歡郵丞缺。大臣欲先歷試公才。白遣
 之。歡當兩湖要衝。凋弊甚。至則校講利 P 害。廢置得宜。上下責應有緒。不數月而郵卒大蘇。明年正
 月。李适反。直逼京師。上夜出崇禮門。南幸公州。變生倉卒。百官多徒步從之。公以差員。指顧之間
 。聚得夫馬五百。以備儀衛。人以是益知有應卒之才。及上還都。投印南歸。冬除全州判官。州大而劇
 。素號難治。公才長於治繁。性又公廉平恕。不繩而吏戢。不怒而民戒。不規規於簿書期會之末。而事
 自辦集。一境晏然。至是歎曰有國一日。不可一日無教化。而今之爲守宰者。漫不加之意。何怪乎民俗
 之日壞。士 P 趨之日渝乎。於是就藍田呂氏鄉約朱子白鹿洞規而酌古參今。諭告鄉井。使之次第舉行。
 每月朔詣覺堂。與諸生講論小學家禮等書。行之半年。庶幾有風動之漸。旋有不樂于心。引疾棄歸。州
 民大小遮道掩泣。或有追至數百里者。丙寅除刑曹正郎。遷禮曹。冬拜司諫院正言。上疏陳時務十條。
 日用賢良。日擇守令。日收人心。日厚風俗。日開諫諍。日決壅蔽。日慎庶獄。日省冗官。日均貢賦。
 日修軍政。又以修省之說。申告于終日殿下爰自初潛。以至爲君。仁孝恭儉之 P 德。聞於四方。奮發乾
 剛。迓續大命。扶彝倫於旣斁。存廟社於垂亡。則殿下之立志。不可謂不篤矣。昧爽丕顯。對越上帝。

內無聲色之娛。外絕遊田之樂。則殿下之居敬。不可謂不密矣。引接臣僚。講論經義。不以盛暑而或廢。不以微恙而暫輟。則殿下之好學。不可謂不勤矣。夫以我殿下仁孝之姿。篤實之志。居敬勤學之工又如此。則庶幾聖德日隆。至治可興。而自古人君常患有始而無終者。其病皆在於心不能純一。不審淵淵蠖濩之中。體天謹獨之工。果 **P** 能真實而無虛偽之雜。悠久而無間斷之時乎。此則殿下之所獨知而非臣愚昧疎迷所以妄測者也。然竊自退省於施爲運用之際。則求治之意雖切。而端本之工漸弛。善惡邪正之幾。未盡判焉。是非得失之辨。未盡精焉。因循荏苒。苟度歲月。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者。此臣愚所以爲殿下惜之。而以殿下平日嚮道之心。亦必慨然長吁。不勝其憂懼者矣。伏願殿下先就六經之文。以究其事理之當。旁及歷代之史。以驗其得失之迹。且 **P** 將洛建諸君子之書。朝夕遮眼。細心紬繹。以盡其旨義歸趣之所極。要使吾之心地開明。義理昭著。而清閒燕逸之中。必存戒懼之心。思慮應接之際。益加省察之工。剛健而不已。誠實而無間。則自然行解相資。動靜交養。大本立而達道行。體用合而物我一。此中和位育之極功。體信達順之成效。而臣之所陳十條。特其舉措之具耳。何患乎難行哉。疏入上答曰條陳十事。無非至論。末端所言。尤爲切實。予當體念而議處焉。既遞特旨還授。丁卯正月。奴賊陷義州。都 **P** 城洶懼。上引二品以上及三司多官會議。有一勳宰首唱幸蜀之策。公進言曰大駕離都城一步則民皆散矣。無可爲矣。亟選精銳。分據江津。親御六轡。進駐坡州。以示先人有奪人之氣。不宜自先摧縮以示弱也。上爲之改容。徐曰當與廟堂議處焉。未幾扈駕入江都。時胡差劉海到平山。貽書督和。以拒絕天朝爲辭。廷議欲許之。公挺身力爭曰君臣大義。天之經地之緯人之彝也。況我國之於天朝。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死生存亡。不敢有貳。雖此窮蹙 **P** 靡聘之日。君臣上下。斷當憤不顧身。拒守江津。克壯天塹之勢。斥絕虜使。堅定誓死之志。則彼雖天下莫強之敵。豈能提不萬之師。乘不習之艦。輕犯我島中乎。設或衆寡異形。強弱殊勢。危逼之禍。百倍今日。吾於君臣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以我殿下之英武明睿。豈不瞭然於安危之分得失之機。而但爲兇鋒所迫。妖言所惑。其於攻戰守禦之策。無一事措畫。日與羣臣從事於往復文字之間。惟恐片言隻辭之觸犯彼怒。不知如此委靡。將 **P** 欲稅駕何地。此臣所以失聲長慟不覺肝膽之墜地也。又與司諫尹煌極言完城君崔鳴吉主和誤國之罪。朝著爲之悚然。及賊退。以不能自強。乞憐於犬羊。爲極天之憤。遂陳經國撥亂之策累千言。其略曰兇醜匪茹。敢抗大邦。吞噬全遼。假氣自大。我雖危急存亡之日。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況以我國積累之勢。君臣上下。苟能同心戮力。以死自誓。則縱不能奮揚威武。蕩滅醜類。猶足以堅壘高壁。遏窮寇隳突之勢。而計不出此。乃反墮其術中。賂以金繒。質以王弟。束 **P** 手乞憐。苟冀朝夕之不亡。從古講和。皆是無遠慮者姑息一時之計。而其軟巽苟且。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方其與賊議和也。大小羣情。且喜且懼。喜者幸其無事。懼者慮有後患。而虜使纔退。憂者少喜者多。舒緩寬縱。略與平日無異。如此者未必不以羈縻爲一毫可恃之道。然以臣策之。賊之敗盟再動。近則數年。遠不過五年。但未必今冬與明春耳。苟不於此時。孜孜矻矻。不遑寢食。以爲自強之策。則廟社必至丘墟。民庶必至魚肉。臣妾必至奴虜。地坼天崩之慘。有 **P** 不忍言。思之及此。寧不凜然寒心也哉。伏願殿下罷黜和議。獎率臣隣。積誠意以導之。立紀綱以振之。使中外士庶。曉然皆知聖上之心惟在於酬怨刷恥。而了無遷延前却之態。則凡有血氣者。孰不懽欣踴躍作心殫誠。爲殿下致死力乎。奴賊聞之。未必不爲之氣挫。而目前侵陵之禍。異日摧陷之患。或可以少緩矣。夫如是則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姑恃必不可成之虛計而坐而待亡。不可同年而語也決矣。又陳急務五事。一回鑿輿。二擇帥臣。三謹防守。 **P** 四節財用。五收人心。其末畧曰殿下勿以賊至而驚動。勿以賊退而苟安。勿以國小而自危。勿以勢屈而自沮。究觀前史興復之主所以處患者如何。所以自修者如何。何以使羣策畢集。何以使衆材畢進。燕閒之所深思。朝晝之所猷爲。惟在於湔羞雪憤。而不以宴安玩愒之心。參錯於其間。則

內外之臣。亦各自勵。舉措施爲。漸有條理。何患國耻之未雪也。朱子曰沮國家恢復之大計。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若恃一和字。而志不先立。計不素定。因循頹墮。不能自強。則義理漸晦。人心益壞。無以存天下之大防。而治兵理財之政。皆如畫脂鏤冰。無著手處。其於酬怨刷耻之機。不浸近而愈遠矣。豈不大可懼哉。公之前後疏語。切中時務。而一未見施。識者恨之。時椴島帥毛文龍構誣我國。至以交通北虜。合勢襲島等語。播告軍門。事將不測。朝廷議遣使諭之。月沙李相國以公啓差。蓋極一時之選也。公承命入椴島。毛帥就見本國咨文。發怒曰僞國反咎我不援乎。僞國人欲甘心於我。無故引賊。賊纔犯境。卽與之誠心講和。忘恩悖理。莫此之甚。孰謂僞鮮禮義之邦。公進言曰小邦之從事大鎮。今幾年矣。憑藉威靈。殫竭心力。誓滅此奴而後已。老爺不能無動於往來流言。不卽馳報賊情。使自爲計。又不沮遏凶鋒。少紓其急。平日倚恃之意。果安在哉。小邦之臣事天朝餘二百年。太祖皇帝始定封號。神宗皇帝再造邦域。式至于今。回已殄之倫。延幾絕之祚。父父子子。世世安業。皆聖天子賜也。卽使小邦君臣。舉族而殉白刃。犁庭掃穴。馘奴大社。猶不足以報其萬一。忍反滅絕天常。潛與虜通謀。害我堂堂天朝之帥臣乎。方賊之再三脅和也。淪亡之禍。非朝伊暮。寡君猶守正不撓。峻斥虜使。至其遜辭請謝而後。姑許羈縻。以緩目前之急。此固老爺之所明知也。以是而謂之誠心講和。有若納款之爲。則小邦情事。不亦冤甚矣乎。天地神明。實所監臨。非可誣也。都督乃笑曰忠信之國。豈真有此。講和之爲羈縻。我亦知之。但不可以此聞於中朝。以貽天下之譏也。公對曰君臣父子也。子不容有隱於父。臣不容有隱於君。小邦既迫於事勢。有此不得已之舉。則斷當畢露情愫。備陳委折。以俟聖天子處分而已。安敢爲一時耳目。回互迷藏。自陷於欺天罔日之科哉。先是毛帥以退賊自爲己功。聞于天朝。故牢諱講和之說。及奏聞使至。必欲改構奏草。公與奏使力辨不置。辭嚴義正。毛帥知不可強。遣人稱謝。辭退時。呈文陳本國人民被虜入島狀。辭甚惻惻。毛帥感悟。盡還男女老弱七百餘人。公於是搜取餘餉。計口分賑。所過諸島飢民之願乞出陸者。并使之登船。朝夕設粥。一體救恤。如是者五六日。既到甌山。使本縣供之。太守不肯。公正色曰此獨非我聖上赤子耶。公爲朝家命吏。忍使數千生靈。纔脫虎狼之口。又爲烏鳶之食邪。卽日馳見都事黃瀨。請得使行儲米十斛以賑之。時賊尙留溟西。戰骨盈城。餓莩相枕。公念國事至此。爲之慷慨流涕。其對邊鎮守領。輒以設保障置屯田數事。力言不已。嘗見鄭鳳壽。金礪器於島中大奇之。爲之語曰將軍冒死守孤城。屢有斬獲之功。苟非忠憤積中。何以至此。惟願益自激勵。亟樹奇勳。因解所帶弓矢以給之。又悶其兵匱食乏。思所以措畫。而力不可及。則痛詆備邊諸宰之不能及時建策。坐待必至之禍。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公於是行。歷盡兩西備審山川形勢奴賊情狀。遂以逐日所見聞者。別具啓聞。所言皆固邦保民勸亂刷耻之策。上嘉之。以持平召還。既復命。又降別諭以獎之。公自是愈益感激傾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論張晚。李復匡。金縉。朴惟建事及諸宮家魚塩船稅蘆田之弊。皆是時所陳啓者也。會尹煌。趙綱等論勳宰驕橫之失。上怒有臺官嚴治之教。公卽詣臺自列曰臺諫是非。常隨公議。公議所在。臺諫安得不言。尹煌之啓趙綱之疏。皆因公議而出於忠憤。非構捏陷人之論也。殿下詆斥之折辱之如此。臣恐直氣摧折。公議泯滅。危亡之禍。將不旋踵矣。且廟堂臺閣歧而爲二。言必矛盾。計必柄鑿。不知協和朝廷而只要和好胡虜。不知攻擊胡虜而惟務排擊臺諫。夷狄侵凌。甲兵不多。非今日之憂也。朝廷不和。腹心受病。將至於不可救藥。此誠今日之所大憂也。臣既參於尹煌論勳臣之啓。又參於趙綱請罷四大將軍官之章。則臣之罪戾。有甚於尹煌。趙綱。請命先斥臣職。於是左相申欽。右相吳允謙。以啓辭中廟堂臺閣歧二語。一時引避。上大怒。特命先罷後推。大臣兩司請收成命而不允。玉堂進劄然後。還收奪告身之命。公嘗與尹趙二公。共斥和議之非。至是又交章力諍。言甚截直。世以三學士稱焉。七月引疾南還。作歸去來曲以見志。崇禎戊辰。拜禮曹正郎。承命赴咸興。奉審德安二陵。還朝之日。疏陳西路飢氓流入

關北慘不 P 忍見之狀。其畧曰西土之民。新經大亂。瘡痍未起。而顛壑之憂。一至於此。朝廷若不及時拯濟。則涸轍餘氓。決無保命之望。令廟堂亟發列邑軍實以賑之。固無不可也。或者曰軍餉所以備不虞。不可輕施。臣以爲不然。國家之所恃者民。有事則民盡兵也。無事則兵皆民也。何可以兵民異視而爲軍兵日後備。使斯民盡劉於目前。而莫之恤也。宋建隆中楊泗大饑。沈淪使吳越。歸請貸軍儲百餘萬斛以賑民。宋祖卽命發廩貸之。此可謂深知兵民一體之義。而今日 P 荒政之所當師法也。又曰西北之地。素稱肥饒。而兵凶之餘。田功全廢。沿路所起墾。殆不能十之一。雖當豐年穰歲。便同無麩之不托。其有呼庚之歎一也。宜命道臣知委列邑。貧民之不能資業者。隨便助力。無至失農。流民之無所依賴者。別於閒曠之地。大備田具。分界勸農。如曹操許下屯田之法。使之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實爲安集拯濟之良策。而異日足兵足食之道。未必不肇於此矣。上嘉之。令廟堂議處議。竟不行。未幾拜世子侍講院文學兼春秋館記注 P 官知製教。秋移拜持平。以兩司通避遞免。還拜文學。因陞弼善。兼三字緘如故。以病辭免。冬拜司憲府掌令。病未赴召。己巳春拜成均館直講。又拜司諫院獻納。尋移掌令。公以恩數重沓。黽勉趨召。嘗入侍。有一勳宰侵侮大臣於筵中辭甚倨。公以爲大臣見侮則朝廷不尊。朝廷不尊則國非其國。發論覈之。同僚莫不縮頸汗下。遂引疾遞歸。冬又以掌令還朝。上疏陳沿路飢荒之狀。遇灾修省之道。其畧曰人主一心。與天地流通。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 P 而今日灾異之酷。饑饉之慘。至於如此。臣有以窺殿下端本之工。猶有所未臻其極而然也。願殿下裁決庶務之暇。不廢講學之工。主敬以立其基。窮理以致其知。一念之發也。必先察之曰此果出於天理之公乎。一事之應也。必先思之曰此果合於義理之正乎。勿爲私欲所汨蕩。勿爲外誘所撓奪。俛焉孳孳。至於積真之久。則方寸之地。廓然大公。儼然至正。無有私邪之蔽。而措之事業。無所爲而不如其志。何畏乎天灾。何有乎民怨哉。又曰經筵人君講學之所。 P 接賢士大夫之地。則固不可一日廢也。而近因玉候違豫。不接臣僚。凡幾日矣。臣固知聖德天成。無藉乎諸臣薰陶之力。而深宮獨處之地。親愛狎昵之際。安知無天理漸消。人欲漸長之慮乎。方今聖體尙欠康復。風氣漸迫寒冷。雖不能開筵進講。一如平日。而時於靜攝之暇。引入侍從喉舌之臣。未須講書。只要從容相對。或討論經旨。或商確機務。則不惟於涵養本原之工。大有裨益。其於導宣壹鬱。開納陽明之道。亦未必無補矣。上賜批優納焉。庚午春。以掌 P 令被召還朝。夏參弘文館錄。時前大司憲鄭公蘊因求言請復仁城官爵。三司交章彈劾。重臣或有請施重律者。公以爲因求言抗疏。實無可論之罪。通于同僚。遂爲停啓。公論謹之。嘗論內需寺公私賤投屬之弊。自上有所安之教。公遂陳自劾之章曰殿下非不知內寺濫觴之弊。而既不能痛絕其根本。又曲爲之發難回護。以爲拒諫之資。無非臣等愚戇固滯。言不知裁。以致殿下蔽於私意。摧折言者之失。請命遞斥。臺諫處置請出仕。未幾移掌樂院正。公 P 知世之不可有爲。引疾南還。溫理舊業。悠然有終老之意。然每聞擊虜驕橫。廟謨顛倒。輒爲之深憂永歎。或至當食廢飭也。辛未又拜掌令。有旨促召公。強疾趨朝。時玉堂陳筭請寢追崇。上震怒并命拿鞠定罪。公陳疏曰殿下逢天之怒而莫之懼。遇民之怨而莫之省。反加嚴譴於論思之臣。夫殿下之欲爲追崇。發乎尊親之至情。而公議之以爲不可者。欲殿下之止乎禮也。人臣事君。貴乎以禮。如使言無可否。事無是非。而惟殿下之從。則將安用玉 P 堂爲哉。臣聞之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親親恩也。尊尊義也。義之所在。恩有所屈。今茲之舉。其於親親之道。固可謂至矣。而第未知一毫不背於尊尊之大經大法乎。昔曹魏之制法也。有日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朱子於綱目。特書與之。蓋恐以恩掩義也。聖上既以支孫入奉宣祖之統。所生之當爲私親。其義皦然。而誠孝所蔽。不自知其爲過。必欲行曹魏所不爲之事。臣竊傷之。遂遞爲軍資監正。未幾拜弘文館修撰。以病滿三十日辭。至是證勢 P 日篤。卿宰踵相來問。公力疾微視曰北憂孔棘。願諸公同心夾輔。弘濟艱難。則某雖死。與有榮矣。金尙書時讓退語人曰傳云忠臣死不忘君。其申君之謂乎。六月十四日丙辰。考終于城

西客館。享年五十六。嗚呼哀哉。公器度宏遠。拔出等夷。操履謹嚴。動遵繩墨。雖倉卒擾攘之際。未嘗爲疾言遽色。雖燕居閒處之中。亦未有惰容戲言。光明俊偉。屹如喬嶽。一見可知其爲碩德君子也。蚤有大志。不肯隨俗取功名。從事乎古人近裏著己之學。每雞鳴而起。盥櫛衣冠。省兩^P親訖。退處一室。危坐讀書。日有課程。嘗曰學問之道無他。只在日用彝倫之間。就其大者言之。忠與孝是也。凡係事親之道。靡不用極。及居憂。終三年日再省墓。哭必隕絕。不以風雨凍暑或廢。晚年嘔血之疾。實媒於此。每值諱辰。先期齊沐。雖滌濯烹飪之節。親自看檢。不委之人。將事之際。哀慕號痛。如始喪之日。先考嘗有詩誡。公泣語兄弟曰吾等不孝無狀。蚤失庭訓。顧今所當自勉者。其不在於茲詩乎。終身佩服而謹守之。伯氏長於公二歲。事之如父。每從外還。先省^P然後始就私室。伯氏嘗任冰溪洞主。見方伯鄭造題名院錄。既去卽墨削之。造大怒。移因將竊治。公涕泣奔走。請以身代。辭甚慄慄。造亦感動。不能加害。人謂伯氏嫉惡之風。仲氏急難之義。可謂兩得之矣。弟悅道少愚駘。公諄諄誨誘。先近小以及遠大。嘗曰做事須先立志。志苟不立。小事不可做。况大事乎。又曰居敬窮理。不可偏廢。若徒知講學。而無居敬工夫。則所講終非己有矣。教諸子重晨昏定省之禮。謹男女內外之別。以至飲食衣服步趨唯諾之際。亦必使之恪^P謹有矩度。而尤以立志向學。求古聖賢爲事。居鄉接物。謙厚信順。不以親疎有間。恤人之窮。急人之困。惟恐不及。然見其有邪佞鄙瑣之態者。心非而面斥之。以故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亦憚畏焉。平居沈默自持。不露主角。至其論大事決大疑。高著眼目。剖辨如流。聽之者不覺斂衽推服。性廉介。於勢利一切斂避。及贅德信公子之門。左右姻戚。多貴顯長者。無不傾心推翹。而公絕不交遊。彼若有問。裁謝而已。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篤信朱子書。非甚病未嘗一日去^P手。一生所受用。蓋多朱書之力也。自少留心經濟之業。講學明理之暇。喜看歷代史志。上下數千年間。政教風俗。理亂興喪之蹟。兵民財用。強弱虛實之勢。靡不淹貫揣摩。參驗考據。要以發之事業。施之當今而後已。及夫聖明革蠱。首霑科第。則尤以經畧自負。其在州郵。以革弊善俗爲務。其在臺閣。以格非繩違爲主。建策於危急之日則當寧爲之動色。專對於憂疑之際則妖帥爲之愧屈。謂大義不可不明。而忠憤堂堂於斥和之章。謂民生不可不卹。而誠意慄慄^P於賑饑之疏。至其論勳宰驕橫之失。斥宮家折受之弊。則不爲威惕。不爲利屈。謇謇諤諤。堅執不撓。或章數十上而不已。公可謂隨遇盡職而毋負臣人之義矣。夫以公雄偉之識。正大之學。亢棘之操。匪躬之誠。上可以佐明主致太平。下足以範末俗牖後學。而纔通清顯。衆怒叢集。未及卷懷。大限旋促。使公平日大有爲之志。曾不能少試其萬一。時邪命邪。將安所歸咎哉。仍竊念公自丁卯以來。慨然有爲國家酬怨雪耻之意。前後獻言。無慮數十餘篇。率皆明白剴切。有以^P質幽鬼而暴天下。且其規畫施設。密而不踈。信而有徵。政合折衝樽俎之規。而當時宰相狃於和議。無一人白用公策。如魏相之於趙營平者。馴致丙丁城下之變。豈不哀哉。今讀一二遺疏。其至言格論。直與唐之陸敬輿。宋之李伯紀。異世而同符。後之尙論之士。必有掩卷流涕者。而亦可因此而識公德業經術之大畧矣。公之歿也。上下教曰修撰申某正直方剛。有古諍臣之風。未克大施。凶問遽至。曷勝驚悼。特命該曹別致賻儀。仍給沿路擔軍。洛中大夫士無論^P識與不識。皆曰正士亡矣。奔走出力以斂之。及柩還。江頭護送者三百餘人。公娶宗室女爲夫人。世祖大王玄孫德信正諱鸞壽之女。生三男二女。長姪後改名曰在。以薦授司憲府監察。次圭文科禮曹佐郎。次整未仕。女長適士人尹以觀。次適參奉朴忠基。諸孤遵公之志。克紹家聲。俱以文學知名當世。意者天之福善之道。其有待於後日也。以歿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義城縣南梧桐山兌向之原。後以公嘗錄寧社功。追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知製^P教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尙瑞院正。嗚呼。余之生後公十四歲。公不以不肖。常加提獎。雖頑愚無所成就。而所以濡染鞭策。不迷於所向者。皆公之賜也。今則公不在世。余亦老白首。追念昔日填篋之樂。未嘗不漉焉出涕也。迺者諸孤請以紀德之狀。顧此昏

敝。何足以形容得盡。但朝夕審識之餘。實有他人所未及知者。且恐因此遷就。遂成長逝之恨。聊記平日耳目所及出處行業之梗槩如此。以俟夫立言君子之採擇云。

紫巖李公行狀

公諱民寘字而壯。自號紫巖。系出永川。高麗領同正磚之後。高祖諱宗林贈通禮院左通禮。曾祖諱世憲贈承政院左承旨。祖諱汝諧贈吏曹參判。考諱光俊江原道觀察使。朝廷以公陞二品。推恩贈禮曹參判。妣平山申氏。贈貞夫人宣務郎權之女。公生於萬曆癸酉。八歲始讀書。不待訶督。十歲觀察公試使公讀春秋一大傳。公貫通大義。若曾讀者然。人莫不奇之。己丑丁母夫人憂。居廬終制。壬辰觀察公^P拜江陵府使。時倭寇充斥。列郡瓦解。公與仲氏承旨公。侍觀察公。招集軍兵。爲遮截備禦之計。襄陽官奴與倭差。持賊將檄文而來。公告觀察公卽驅出斬之。未幾賊兵數百猝至。公奮身獨出。射倒數賊。賊遂遁去。不敢更肆搶掠。闔境賴以獲全。方伯具由馳啓。卽陞觀察公通政階。癸巳觀察公移授中和。經亂板蕩之餘。天兵絡繹。策應如毛。殆不支堪。而公未嘗離側。多所規畫。猶且篤志學業。手不釋卷。庚子登別試丙科。被選槐院。卽薦入翰苑。時承旨公亦薦堂后。^P一時榮之。辛丑陞待教奉教。壬寅觀察公拜江原監司。公與承旨公乞暇歸觀。陪遊楓嶽。杆城守崔岵。歙谷令韓濩同遊。崔記韓書。以傳盛事。癸卯宣祖大王接待唐將。公以史官入侍。上問唐將所居。對曰居金華府。上顧謂入侍諸臣曰此乃白雲居士所居之地而忘其名。卿等或有知者否。皆莫能對。公跪伏曰許謙乃其名也。人皆服其博。甲辰拜司書正言騎省郎。乙巳以平安道暗行御史兼巡撫。黜陟公正。人莫敢干以私。時王子宮奴橫行道內。作挈民間。^P罔有紀極。岳牧以下不能禁。公到界。卽令拿杖致斃。人皆快之。戊申拜永川郡守。時觀察公致仕鄉居。公爲養而出。己酉丁外艱。居廬終制。癸丑拜忠原縣監。地廣物衆。號爲難治。公聽斷嚴明。處之恢恢。權貴請囑。少不饒貸。衆怨構誣。未久罷歸。戊午天朝徵兵於我國。公以元帥從事。萬里赴敵。人皆危之。公曰不擇夷險。死生以之。臣子之職也。促裝西行。己未二月。隨元帥渡江。會天兵於東葛嶺時。運糧未到。士卒凍餒。而天將責我逗遛。元帥不得已催趨。行軍三^P月。到馬家寨。管餉軍官空手始來。公請梟示各營。以慰饑卒之心。元帥不從。公貽書責管餉使語甚峻截。其懷憾始此。四月到富車地遇賊兵。中營陣於小阜。左右營陣於平原。纔得成列。鐵騎蹂躪。瞬息間兩營皆沒。公與諸將巡行陣上。激厲士卒。諭以決一死戰。則累日饑卒。莫不喪魄。勢將崩潰。時公以督戰在陣東一角。晚間有議和之舉。知其終不能脫。欲拔劍自裁。爲姪子所抱持。不得遽決。敵人遣通事要和。請見元帥。往復之際。胡將一人曰滿住在城中。不可不往^P見。卽以鐵騎圍迫而去。時喬遊擊一琦以監我軍在陣中。謂我國將士曰貴國與彼無怨。和事若成。庶或解兵全歸。俺則必不免。作一書付我國軍官。使傳其子。卽墮厓而之死。其書曰文臣武將。盡以社稷爲戲。一味徇私貪鄙。致屬國喪師。萬計存留無幾。困圍孤厓。糧斷水盡。其人馬朝夕且不保。吾不忍見。而又奉委監督其軍。不敢離。謹於三月初四日。西向叩謝皇恩。自裁於家哈嶺上。兒可傳與諸相知。并親以意奏知聖明。其家口在京。可求赤城薛道尊。分處還^P鄉。汝昨差去催南來家下。而今遇此變。是亦吾一件心安事。若再來不必出關矣。父筆與桓兒云。公聞敵人之待兩帥頗有敬意。至於指天爲誓。仍念約成則庶有出送之路。若終脅辱則死亦未晚。遂隱忍而行。至建州。敵人誘脅萬端。終不少屈。一日蕃胡之解我語者。指示一書帖曰。前日漢人李將官。降後陞爲駙馬。爾等若降。豈下於彼哉。公答曰俺等以約和事到此。反被拘留。豈當初指天爲誓之意乎。俺等該死之人。勿以李將官爲言。蕃胡變色而去。自是更不侵辱。^P蓋此時敵人欲通好我國。以

被擄將士爲質。要得國書後出送。而平安監司朴燁以運糧不繼。曾被公之督過。幸其陷敗。肆意構誣。朝廷不卽修送通好之書。敵人旣憤其不屈。又恨國書之不至。聚兵圍住。將有廝殺之舉。賴當初陣上約誓之將。極力救解而止。所帶軍官及奴子。猶不免屠殺。因被拘留。移置山城。圍植木柵。晝夜守直。威恟困殫十七箇月。而公處之泰然。印信馬牌。秘藏佩持不離于身。偶得性理羣書二程全書名臣言行錄散帙。日夜誦讀。遂筭其格言 P 至論。彙爲三卷。名之曰朝聞錄。以寓必死之意焉。翌年庚申七月。敵人使蕃胡來謂柵中曰貴國雖不答書。我則不可不通書。仍出示。其畧曰逃夷刷送。大國所爲。信如四時。不可不答厚意。被拘將官三人出送云。時我國褊裨在柵中者五員。胡將以五箇木牌。書五員姓名。使其卒胡頂戴祝天。拈出三牌則公與焉。遂離發建州。回到滿浦。朴於陣上事。恣行誣捏。欺瞞朝廷。故恐其還朝而有引見親問之舉。圖於掖庭。置之徐當發落公事。公留關西待命者二年。將 P 帶去印信馬牌。付監營還納于朝。癸亥反正。卽蒙叙命。甲子適變扈從。丁卯之亂。旅軒張先生以號召使辟公爲從事。癸酉拜大同察訪。乙亥拜洪原縣監。丙子大駕移御南漢。將赴行在。道梗不得通。與道內士大夫。會嶺底贊成義兵。戊寅拜成均典籍。移軍資正。秋備局薦陞通政。拜東萊府使。府專管接倭。嶺南一路歲贈米布雜物之需。極其浩大。吏緣爲奸。積弊已痼。公之爲治。廉簡嚴明。行之以誠信。列郡賴以蘇息。島夷悅服。荒裔人民。不知有學。公聚境 P 內士子。擇其中聰敏者二十餘人。試授小學。官給廩料。月試所業。文書堆案。而必親訓誨。日以爲常。未暮多開蒙學。至有鄉舉之人。萊民至今稱頌。逾年遞歸。辛巳拜掌隸院判決事。本院積久弊習。無不釐正。功臣奴婢數外濫冒。多至千餘名。盡皆查出。啓還本役。勳戚大臣莫不側目而不敢直斥。乃以受由過限論劾。上終不允。公三度呈辭。聖批有秉心公正。不憚權貴之教。癸未受由還鄉。陳疏乞遞。聖批有日從速上來。以副予意。特除戶曹參議。還朝陳 P 控辭。批曰爲國盡忠。不憚權貴。故嘉其赤心。除此重任。宜勿控辭。從速察職。甲申特命超拜刑曹參判。陳疏乞遞。批曰今此擢用。嘉其不染時習。卿勿控辭。安心察職。乙酉拜慶州府尹州。劇地牒訴雲委。左右酬應。不終日而罷。人皆歎服。公年齡已高。精力不衰。每月朔望。行謁聖望闕禮。雖隆寒盛暑亦不廢。學校風化之事。儒生勸課之方。尤留意終始不替。公在隸院。慣知本州寺奴婢隱漏之弊。到官後嚴查拈出。多至數千人。仍以本州官屬尠少難支之狀。報 P 于方伯。轉聞於朝。特賜刷出奴婢十口。至今賴成模樣焉。時值荒歉。人民饑餓。公別辦穀斛塩藿甚夥。盡心賑救。多所濟活。方伯褒啓。自上特命賞馬。公謂子弟曰吾年已老。殊非牧民之時。而世受國恩。寵眷異常。黽勉至此者。專爲賑濟。今幸垂畢。便當賦歸。以終餘年。卽投絨還鄉。己丑二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正寢。春秋七十七。遠近震悼。訃聞上命禮官弔祭致賻。是年四月。葬于義城縣南山雲里青路驛後甲坐庚向之原。公初娶廣州李氏。未數月而 P 夭。後娶郡守南陽洪龜祥女。生五男四女。女長適李禱大君師傅。次適朴玃衢大君師傅。次適申弘望文科蔚山府使。男廷相登戊寅廷試。今爲金川郡守。次廷楠業儒。女適宋世彬業儒。男廷機登戊子文科。今爲金泉道察訪。次廷材業儒早夭。次廷彬業儒。內外曾玄男女總若干人。公天資豪邁。局量宏偉。淹貫經籍。博通今古。妙臘筮仕。聲名甚重。不幸陷沒異域。兩年囚繫。以死自誓。其於古人握節。可以無愧。而構誣之說。出於不悅者之口。乘時挾憾。必欲擠陷。多見其 P 不自量也。惟其印牌之還納。朝聞之有錄。亦足以暴白。而其後使臣之回自北京也。傳說遼廣一路。皆言公敗沒被拘終始不屈。人莫不欽歎。至於呼爺而不斥名。前後赴京之行。無不聞知云。則公之大節。至此而益著矣。晚年遭遇。位躋卿月。前後聖批。極其褒獎。賜祭文有人或有言。予實知卿之語。豈非公之忠貞。有以契合宸衷。而榮耀一世也邪。公稟性剛方。持身莊重。望其風儀。雖若難犯。而及其應事接物。論說是非。若河決海流。明白快活。足以感動人心。而 P 鄙吝自消。好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惡。如蹈湯火。門庭肅然。塵穢掃絕。待親戚曲加恩禮。接鄉閭必盡誠懃。以是虧行者知畏。慕德者致敬。尤存心

나재집(懶齋集) 신열도(申悅道)

於古先聖賢之書。專精講究。至老不懈。嘗哀集顏子問答言行及後來聖賢論說。名以博約。首之以克己復禮。中之以四代禮樂。終之以禹稷同道。編輯有序。融會易得。其好學積工有如是也。居家奉先之儀。一遵古禮。嘗著祭禮品式以貽後。又有鄉射節目。刊板付壁。至今鄉人之知所以勸善懲惡之道者賴此。其有補於 P 風化亦大矣。中雖蹇滯。晚復亨泰。子孫衆盛。科甲相繼。公之福德至此而隆焉。蓋未艾也。不佞自少受知於公。情義甚篤。今者金川諸公以其家狀求正於不佞。老病昏塞。固知不堪。而顧念平昔知公之行蹟。宜莫如不佞。義不可以辭。遂爲之序次如左云。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附錄

行狀[鄭宗魯]

先生諱悅道字晉甫。懶齋其號也。鵝洲之申。祖於高麗版圖判書允濡。是生祐。以至孝旌。事載輿地誌。吾先祖文莊公表其墓。於先生爲八世。高祖諱俊禎教授。曾祖諱壽。祖諱元祿贈戶曹參議。以至行旌。號悔堂。考諱乞贈左承旨。妣贈淑夫人順天朴氏。副尉倫之女。縣監璿之曾孫也。萬曆己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生^P于義城鄉校里第。天姿端潔如玉。沉重異凡兒。旅軒張先生見而異之。教幼儀。既就學聰明日有進。十餘歲已通經史百家語。有姊夫以新恩來設倡優百戲。觀者如堵。先生閉戶讀不輟。訶齋崔公奇其志不在小也。甫成童卽就張先生學。先生以儒門得人稱之。丙午中進士遊泮。大爲泮長所敬重。又執贄遊寒岡鄭先生及吾先祖之門。益知爲學之方。甲寅連遭內外艱。先是淑夫人病在牀數年。先生手藥躬爨以護者如一日。及是毀甚。與二兄廬墓終制。禮無遺憾。^P天啓辛酉。朝廷遣體察使試取三道士。先生被選居魁。甲子秋許直赴殿試。登乙科選補槐院。乙丑陞著作。丙寅自博士陞成均典籍兼春秋館記事官。丁卯當西聳扈駕入江都。與仲氏修撰公抗疏爭和議之非。訶齋公時按關東。啓公爲從事官。兵罷還朝。崇禎戊辰拜刑曹佐郎。俄充聖節使書狀官。時朝京由海路。風濤險惡。人咸危之。先生晏然無惧色。既到賀畢。皇朝以我進貢路迫近奴酋。疑或有觀望意。將移海路。險惡倍。且責我人曾潛買硝黃^P事。先生呈書軍門及禮部。辨甚力得止。乃以本國飢荒。乞罷故事上下馬宴。至明年夏復命。是行天朝以皇子生而難於別遣使頒勅。令我使賫歸。先生與上价據舊例爭之不能得。臺官以是劾罷。上不允。只命推考。蓋察先生有執而不自由也。俄連拜禮刑戶曹佐郎兼史館職。庚午又兼知製教。辛未還兵郎。壬申復禮郎。尋通判鏡城。邑俗素號難治。先生撫馭得宜。吏民悅服。明年秋病遞。邑人立石頌之。丙子轉成均直講。俄移兵正郎。冬拜司諫院正言。^P未幾西兵大搶。先生扈駕入南漢。復還兵正郎。及和議成。與同志上疏力爭之。以死自誓。常以幅巾帶自隨。作家書以處後事。明年大駕出城。先生卽病還鄉里。戊寅令蔚珍縣。因求言上章。極言民瘼軍弊。又以多難興邦。燕昭越句賤之事。三致意焉。上皆嘉納之。東溟金公世濂謂人曰此山城後第一議論也。縣古有南斯文師古以學術著稱。先生爲立祠祀之。凡境內有慈孝貞烈之行者。無存亡皆表獎而優恤之。或爲文以祭其墓。每月朔會邑中秀子弟。勅誨^P不倦。又講行鄉約法。皆所以爲勸民也。及歸邑人又立石以思之。乙酉以工正郎差關北京試官不赴。秋兼春秋館記注官。俄遷兵正郎。屬有二子喪。呈告還鄉。丁亥拜司憲府掌令。被召還朝。疏論加意本原天地交泰之義。上優答焉。冬遞付西樞。戊子還掌令者再。己丑拜司禦寺正。尋出守醴泉。革弊蘓殘。猶恐不及。又應旨陳章。言寬民力減兵籍。追古先哲王宮府一體之意。又請以李文純公所進宣廟聖學十圖作屏幃。以爲宥坐之具。庚寅冬以事忤方伯。^P卽移病歸。壬辰秋還拜掌令。又對言時政得失。冬牧綾州。俗素號強悍。先生撫馭有道。均賦役薄稅斂。闔境孚感。未幾遞還。民又立石思之。乙未拜司諫。丙申遷成均司成。又遷宗簿寺正。皆不就。自是不復有當世念。杜門養疾者數年。己亥四月十九日。考終于家。壽七十一。訃聞上命本道伯別致賻。八月壬子。葬于縣南飛亭負子之原。先生以篤厚純實之資。蘊沉靜明達之識。又被諸大賢薰陶誘掖之教。其造詣成就。尤有所不可及者。而若其平生所講習服膺。以爲^P德行之本。則如大學中庸及聖賢切己之訓。居常反復吟諷。尤喜讀朱子書。未嘗一日去手。謂能進修之極其至。惟在用力不怠。遂以懶名其齋以自警。惟其素養之深如此。故其行義之孚於家。忠愛之盡乎上。與夫聲績之著乎外。皆章章有可紀者。蓋孝友先生家法也。而先生又克世之。在親側

常怡聲婉色。務悅其心。及孤以祿不逮養爲至痛。每當祭祀。必齋沐以致如在之誠。或在外不得將事。則必設位哭奠。以寓追慕。推而至於奉先之節。亦無所不憚心也。奉姊氏 **P** 如母。雖自喫苦淡。而不使厨珍或匱。周恤宗族。敦睦之風。著聞鄉黨。其急人亦如之。凡遇國諱。必食素惟謹。不以病篤而廢。當仁廟昇遐之日。致哀如喪。日一進糜粥者凡六日。既成服。飲食居處之變。亦有加焉。立朝四十年。一切棲遲下僚。而毫無怨尤意。每聞朝政得失。輒爲之喜憂不已。莅民一惟愜悞而無華。然前後勤懇於章奏之間。憂勞於剴理之際者。無不鑿鑿可行也。至其當沁漢講和之日。明大義以斥之。誓一死以處焉者。尤卓然有辭於百世。盖先生謙 **P** 恭自牧。和氣薰人。凡有論議。虚心咨訪。隱惡揚善。略無圭角。而至臨患難處義理。則確乎其不自失如此。是雖得之於天分者爲多。然非其學問之力有過人者而能之乎。平日親炙。尤在於玉山門下。凡其一動一靜。無不熟察詳記而爲效法地。及其歿也。又爲之倡率多士。建院而俎豆之。以盡崇報之義。而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焉。家素貧寒。環堵蕭然。所居不蔽風雨。而處之晏如。冰孽之操以之益著。治家嚴整。內外斬斬。而教子弟有方。常諄諄以讀書修身爲急務焉。爲 **P** 文詞不事雕琢。而溫雅有體裁。其奉使上國也。大小文字。皆爲華人所稱。有朝天錄，仙槎誌，聞韶誌，拜門錄及遺文若干卷藏于家。配聞韶金氏。鶴峯先生諱誠一之孫。從仕郎法之女。端淑孝義。壺範甚備。生壬辰歿庚午。葬縣南五土山負甲原。有五男二女。男長機無后。次圾次堪次塹次埤。女金宗源，權靈進士。塹娶察訪金昌祖女。生三男五女。男應錫興錫祉錫。女適鄭惟興，曹壽昌，金命賢，金道平，李圭進士。塹娶校理金宗一女。生二男一女。男仁錫，義錫。女張宇樞。塹 **P** 先娶夏城曹承孝女。生一男斗錫。再娶永川李廷奭女。生三男三女。男萬錫，重錫，■錫。女南亨夏。塹娶贈執義李橋女。生四男一女。男徽錫，徵錫，鼎錫，舜錫。女文道亨。金宗源生一男五女。男東秀。女鄭其興，趙德胤，宋道三。權靈無后。側出有二子增，壁。曾玄以下不能盡錄。先生之六世孫致教。以家狀示曰吾先祖行蹟。鶴沙金先生所撰碣銘。固備述之。然不可闕者又狀也。敢以請。余惟先生亦爲吾先祖門人。平日景仰不淺。則義不容以不文辭。故謹叙次如右云 **P** 爾。後學持平晉陽鄭宗魯謹狀。

墓誌[金應祖]

公姓申諱悅道字晉甫。自號懶齋。鵝洲人。高麗時有諱允濡版圖判書。生諱祐全羅道按廉使。以孝旌閭。曾祖諱壽。祖諱元祿贈通政戶曹參議。又以孝旌閭。考諱侂贈通政承政院左承旨。妣贈淑夫人順天朴氏。縣監諱璿之曾孫。展力副尉諱倫之女。以萬曆己丑十二月二十一日申午酉時。生公于義城鄉校前里第。天質澄然如玉。九歲拜旅軒張先生。先生奇愛之。 **P** 教以正坐。十餘歲已通經史善屬文。崔訥齋暉常稱其才。不止於小成。十七被選一道都會。十八中進士。方名藉甚。甲寅遭內外艱。哀慕踰禮。辛酉朝廷遣體察使李慶全于下三道取士。公又被選居魁。甲子許直赴殿試。登乙科。立朝三十年。剔歷中外。在內則由承文院副正字正字，著作，博士，陞典籍。既遞而復爲典籍。轉直講常佐郎戶禮兵刑工五曹。正郎禮兵工三曹。入諫院憲府。爲正言者一。爲掌令者四。司諫者一。前拜司禦寺正。後拜司禦，宗簿正。成均司成 **P** 則不赴。其兼帶則春秋館記事官，記注官。至於知製教則凡除拜常例兼焉。在外則鏡城判官，蔚珍縣令，醴泉郡守，綾州牧使。其出使則江原道巡營從事官。赴京書狀官。至於咸鏡道京試官則不赴焉。公神觀清羸。素多病。至是益痼。己亥四月卒。訃聞命本道別致賻。八月葬于縣南飛亭山午向原。嗚呼。公資稟粹然。無一點滯吝意思。無一毫粗厲氣象。立雪玉山門下。感發深矣。其居家孝友篤至。奉祀極其誠敬。其居鄉恂恂畀讓。信順著於上下。其立朝恬靜自守。 **P** 不肯苟同而詭隨。以至

治州邑。以教化爲要。興學爲先。陳疏章輒眷眷端本典學之說。其在南漢園中。人皆恆恟。苟冀和好。公以死自許。製巾帶以備自處。修家信以付蒼頭。從容自得如平日。非信道篤而自知明。能然乎。其四爲掌令也。上因事囚諫官。公獨啓極言其失。忤旨而遞。所歷州邑。皆有治績。士民追思立碑以頌德。觀民可以觀我生矣。好讀書。如朱書節要聖學十圖等書。手不釋卷。爲文纖悉典雅。應製多見推。應對大國。一行爲之閣筆焉。臨終神志不亂。P處置身後事。無一語及於家業。其平生所守之正又可見。配淑人間韶金氏。鶴峯先生之孫。從仕郎諱法之女。窈窕靜淑。人謂兩美必合。生壬辰歿庚午。葬于縣南五土山庚向之原。生五男。長機早夭無后。次坂男三。長應錫二幼。女五。適鄭惟興，曹壽昌，金命賢。餘幼。次堪男仁錫，義錫。女一幼。次塽男四。長斗錫。三幼。女二幼。次埜男四。長徽錫。餘幼。女一幼。二女。長適金宗源。男一幼。女六。適鄭其興，趙德胤。餘幼。次適生員權靈早夭無后。側室有二男。日增日壁。銘曰。

P鵝洲之申。孝子家世。傳芳趾美。澤流後裔。公稟淑氣。玉質潒然。立雪師門。懲窒功專。鶴唳聞天。平步青雲。簡重自晦。迹絕權門。厥施未普。專于一州。卷懷林泉。不怨不尤。天胡不慙。地不埋名。悼道無徵。我銘以貞。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金應祖謹誌。

[주-] 贈 : 贈
[주-] 贈 : 贈